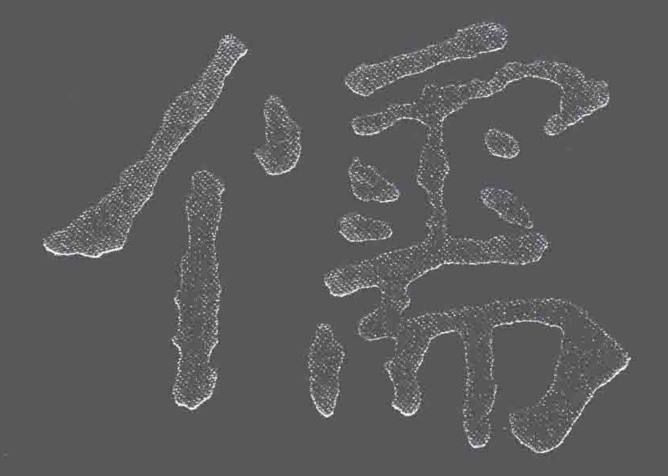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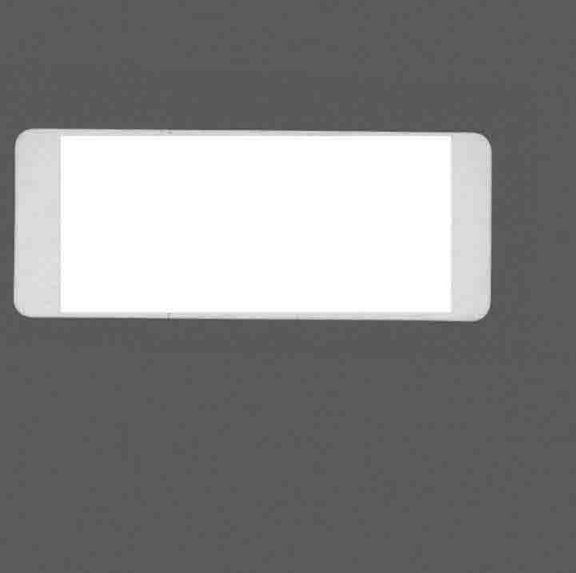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二〇六册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〇六/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4

ISBN 978-7-301-11924-2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060274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〇六）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武　芳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24-2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46.5印張　474千字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儒藏》精華編第二〇六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陳俊民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許慶江

本册責任編委　谷　建

#《儒藏》精華編二〇六册

集部

歐陽脩全集

〔北宋〕歐陽脩　撰
李逸安　校點

目録

二〇六册

歐陽脩全集卷七　居士集卷第七

歐陽脩全集卷八　居士集卷第八……九二

歐陽脩全集卷十二　居士集卷第十二……一四一

歐陽脩全集卷十三　居士集卷第十三……一五七

歐陽脩全集卷十四　居士集卷第十四……一七〇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一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二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三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九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五六二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　居士集卷第五十……五七三

二〇七册

外集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一　外集卷第一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三　外集卷第三……六〇九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四　外集卷第四……六二三

古詩四……六二三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五　外集卷第五……六三七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六　外集卷第六……六五〇

歐陽脩全集卷六十四　外集卷第十四……七八一

歐陽脩全集卷六十五　外集卷第十五……七九三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一　外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二　外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三　外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四　外集卷第二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五　外集卷第二

外制集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　外制集卷第二……九六八

內制集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二　內制集卷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四　内制集卷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五　内制集卷第四……一〇四七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六　内制集卷第五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七　内制集卷第六……一〇七一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八　内制集卷
第七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九　内制集卷第八……一一〇一

表奏書啓四六集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　表奏書啓四六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一　表奏書啓四六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二　表奏書啓四六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三　表奏書啓四六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四　表奏書啓四六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五　表奏書啓四六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六　表奏書啓四六

奏議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十一　奏議卷第十五……一四三一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十二　奏議卷第十六……一四四五

二〇八册

河東奉使奏草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十六　河東奉使

河北奉使奏草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十七　河北奉使

奏事録

濮議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二十三　濮議卷

崇文總目敘釋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二十四　崇文總目

于役志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二十五　于役志……一六二八

歸田録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二十六　歸田録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二十七　歸田録

詩話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二十八　詩話

筆説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二十九　筆説

試筆

近體樂府

集古録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三十四　集古録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三十五　集古録跋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三十六　集古録跋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三十七　集古録跋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三十八　集古録跋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三十九　集古録跋尾卷第六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四十　集古録跋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四十一　集古録跋尾卷第八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四十二　集古録跋

書簡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四十四　書簡卷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四十六　書簡卷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四十七　書簡卷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四十八　書簡卷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四十九　書簡卷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五十　書簡卷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五十一　書簡卷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五十二　書簡卷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五十三　書簡卷

附録

校點說明

歐陽脩（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江西永豐）人，祖籍廬陵（今江西吉安）。幼孤力學，宋仁宗天聖七年（一〇二九）國子監試、國學解試雙獲第一，次年中進士甲科，初仕西京留守推官。景祐元年（一〇三四）召試學士院，充館閣校勘。景祐三年，因范仲淹事切責諫官高若訥，貶謫峽州夷陵（今湖北宜昌）令。次年移光化軍乾德（今湖北老河口）令。寶元二年（一〇三九）復舊官，權武成軍（今河南滑縣）節度判官。康定元年（一〇四〇）召還京師，復充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一〇四三）以太常丞知諫院，再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四年，出使河東。還京，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五年，「慶曆新政」失敗，主持新政的范仲淹、杜衍、富弼、韓琦接連罷官。歐陽脩挺身爲之力辯，以故獲罪，貶知滁州（今屬安徽）。八年，徙知揚州（今屬江蘇）。皇祐元年（一〇四九），改知潁州（今安徽阜陽）。至和元年（一〇五四）回朝，權判流内銓，不久授翰林學士，詔修《唐書》。二年，改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知通進銀臺司。二年，權知禮部貢舉，對以艱澀難解之「太學體」四六時文應試者痛加排抑，黜落幾盡；擅長古文的蘇軾、蘇轍、曾鞏等人，均擢升高第。由是場屋之習遂改，一代文風頓變。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四年，轉給事中，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充御試進士詳定官，攝太尉行事，兼充群牧使。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進封開國公，躍升爲執掌軍政樞要的朝廷重臣。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因遭御史彈劾，堅辭請外，除觀文殿學士，轉刑部尚書、知亳州（今屬安徽）。神宗熙寧元年

（一〇六八），轉兵部尚書，改知青州（今屬山東），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因議青苗法與宰相王安石異，熙寧三年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是歲更號六一居士，以明告老歸田之意。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歸潁之夢終成現實。五年，疾病縈身、詩文爲伴的歐陽脩，長逝於潁州西湖之濱，享年六十六歲。贈太子太師，謚文忠。

歐陽脩是北宋傑出的文學家、史學家和政治家。一生經歷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參與了許多重大的政治活動及歷史事件，文學創作大多與此緊密相連。散文成就尤其卓著，詩、詞、文學理論批評亦享有盛名，史學、經學、金石學、目録學、譜牒學也多有建樹。著作主要收入《歐陽文忠公集》，另有《五代史記》七十四卷，《新唐書》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詩本義》十五卷，并主持編纂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歐陽脩的傑出貢獻，不僅在於個人創作上的豐碩成果，更在其能卓然特立於群星爭曜的北宋士林，挾政壇、文壇雙重領袖的聲威地位，提出和推行了一系列富於革新的文學主張，最終改變了宋代文壇格局，爲古文運動的徹底勝利譜寫了輝煌的一頁，對宋代及其後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影響深遠。

歐陽脩著作編集，以其晚年親自編定的《居士集》五十卷爲最早。熙寧五年閏七月歐陽脩去世後，其子歐陽發又增編了《易童子問》、《詩本義》、《五代史記》、《歸榮集》、雜著述等十部一百五十七卷，合計二百零七卷，是爲家本。之後，各地爭相裒輯傳刻，或全集合集，或分集選集，一時競爲風氣。南宋周必大有感歐陽脩著作流傳中別本尤多而無善本之弊，遍搜公私上下刊布收藏的各種本子，會同孫謙益、丁朝佐、曾三異等，自紹熙二年（一一九一）至慶元二年（一一九六），歷時五載，精心編校了《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後附行狀、墓誌、傳文等五卷，總計一百五十八卷，前附胡柯整理編定的《年譜》一卷，是爲周必大本。藏書

家均以是本爲珍，之前流布之綿（州）、韶（州）、衢（州）、吉（州）諸刻陸續散佚。元代諸刻，大多以周必大本爲宗，校刻精審，不乏善本。因距宋較近，尚可得見一些宋刊别本，卷後續添校補的文字要多於周必大本。尤值一提的是曾魯考異本《歐陽文忠公集》（即《居士集》）五十卷，此本原係周必大所藏歐陽恕寫本《居士集》，後爲曾天麟收藏，元末至正（一三四一——一三七〇）時，其孫曾魯校以當時尚可一見的吉、蘇、家、宣等本，明確注出異文所自，保存了今已散佚不見的宋刻别本的不少異文資料，甚具校勘價值。明初歐集以重刻曾魯考異本爲主，其餘大多翻刻周本，質量一般。另有郭雲鵬寶善堂刻《歐陽先生文粹》二十卷、《遺粹》十卷，以及未署編刻人的《歐陽文忠公文抄》三十二卷。清代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歐陽脩二十七代孫歐陽衡以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歐陽安世刻本爲底本，重新編校了《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録五卷。此本刊刻精美，错訛較少，是清代諸刻中的善本。

《儒藏》精華編《歐陽脩全集》的校點整理，以國家圖書館藏宋慶元二年周必大編刻《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録五卷。其中卷三至六、卷三十八至四十四、卷六十一至六十三、卷九十、卷九十五、卷一百三十四至一百四十三配明抄）爲底本。主要校本爲：一、《四部叢刊》影印元代刻本《歐陽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録五卷），簡稱影元本。二、清嘉慶二十四年歐陽衡編刻《歐陽文忠公全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録五卷），簡稱衡本。主要參校本有：一、宋衢州刻《居士集》五十卷本（今存卷三至十五、卷二十九至三十三、卷三十七至四十七。藏國家圖書館），簡稱衢本。此本原係藏書家傅增湘之「秘籍孤本」，周必大本中校録的不少異文就源於衢本，因而極具校勘價值。二、宋刻《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今國家圖書館藏有兩本，一本僅存《居士集》五十卷，其中卷三十至三十四配清抄；一本存卷一、卷二、卷五十一

至六十五、卷七十一至八十九、卷一百零二至一百一十八、卷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三十四。均闕刊刻者姓名年月),兩本對校,文字相同,故皆簡稱宋刻本。與周必大本之差異主要是續校部分,不僅校補增添了數篇詩文與數十首詞作,而且補正了周必大本異文校記的不少闕失。據此推斷,宋刻本應是周必大本的續校本。三、元曾魯考異《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五十卷,明正統間重刻本(藏國家圖書館),簡稱曾本。此外還參校了:明嘉靖二十二年李冕刻《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五十卷,簡稱李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歐陽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録五卷,簡稱四庫本;《四部叢刊》影印宋本《皇朝文鑑》,簡稱《宋文鑑》;明刻本《六一詞》;清初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篇》;清光緒七年浙江書局本《續資治通鑑長編》,簡稱《通鑑長編》。國家圖書館藏有近人傅增湘據宋刻本校讀過的歐陽衡刻本一部,校勘出的異文儘管不多,但個別的與諸本不同,酌情採用,簡稱傅校。傅校曾據「石本」校勘《居士集》卷二十四《龍武將軍薛君墓表》,校語偶有疏漏,據石刻本《薛睦墓表》(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十三)補正。據《日藏漢籍善本書録》著録,今日本國天理圖書館藏有宋慶元、嘉泰年間刊刻的周必大本《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録五卷。這是我們所知的除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善本之外,又一部現存周必大續刻本。

《儒藏》精華編《歐陽脩全集》篇章次序、目録及正文題下繫年、卷首與卷尾原有序跋,皆依底本《居士集》、《外集》目録題下繫年等文字,逐一移入正文題下,並出校説明)。標題名稱,除人名、地名、稱謂顯誤者外,亦皆依底本。原題下、文内注釋以及校勘文字,均予保留,屬於孫謙益、丁朝佐等原編校者所加者,一律加「原校」、「原注」字樣,以與歐陽脩自注文字相區分。卷末續添補刻的詩文,皆移入正文,並出校説明;續刻的校記,亦以「原卷後校」名義補入正文校記。而卷後所附考

證、校跋之類文字，除個別移入相應的校記中，其餘一仍底本留置卷後。原卷後有卷次、編刻校定者題名及歲月等内容，均予保留，偶有與鄰卷體例不盡一致者，則儘量予以統一。今次校點整理輯得的底本集外詩、文、詞、句，另編《補佚》一卷，附於全集之後。底本原僅刻有《居士集》與《居士外集》凡七十五卷篇章目録，自《易童子問》至《附録》其餘八十三卷以及《補佚》一卷的目録，係校點者依據正文篇題所補。

校點者　李逸安

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

真宗景德四年丁未

是歲，皇考鄭國公觀爲綿州軍事推官。六月二十一日寅時，公生。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是歲，鄭公終於泰州軍事判官。公叔父曄，時任隨州推官，因卜居焉。公母夫人鄭氏，年方二十九，携公往依之，遂家于隨。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公書字。稍長，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爲詩。叔父後歷閬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仕至二千石，終都官員外郎。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是歲，葬鄭公于吉州吉水縣瀧岡。其後至和元年，析吉水縣之報恩鎮，置永豐縣，遂隸永豐。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

公年十歲，在隨。家益貧，借書抄誦。州南大姓李氏子好學，公多遊其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爲詩賦，下筆如成人。都官曰：「奇童也，它日必有重名。」

天禧元年丁巳

天禧二年戊午

天禧三年己未

天禧四年庚申

天禧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二月，仁宗即位。

天聖元年癸亥

是歲，公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其略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鬬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人已傳誦。坐賦逸官韻黜。

天聖二年甲子

天聖三年乙丑

天聖四年丙寅

公年二十，自隨州薦名禮部。

天聖五年丁卯

是春試禮部，不中。

天聖六年戊辰

是歲，公攜文謁胥學士偃於漢陽。胥公大奇之，留置門下。冬，攜公泛江，如京師。

天聖七年己巳

是春，公從胥公在京師。試國子監爲第一，補廣文館生。秋，赴國學解試，又第一。

天聖八年庚午

正月，試禮部，翰林學士晏公殊知貢舉，公復爲第一。三月，御試崇政殿，公甲科第十四名。五月，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制詞〕前鄉貢進士歐陽某：右可特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替仲簡。來年二月滿闕，候見任官月限滿日，即得赴任。敕前鄉貢進士邵景先等：咸以鄉舉，踐于貢闈。屬親校於藝文，俾各升於科級。特假讎書之秩，式增結綬之榮。郡縣佐僚，各分其任。宜思勗勵，無曠乃官。可依前件。〔知制誥陳從易行〕

天聖九年辛未

三月，公至西京。錢文僖公惟演爲留守，幕府多名士。與尹洙師魯、梅堯臣聖俞尤

善，日爲古文歌詩，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初，胥公許以女妻公，是歲，親迎于東武。

明道元年壬申

是春及秋，兩遊嵩嶽。秋，蓋從通判謝絳奉御香告廟也，禮畢同遊五人，皆見峭壁大書神清之洞。詳見《附録》後謝希深與梅聖俞書。公又嘗行縣，視旱蝗。

明道二年癸酉

正月，以吏事如京師，因省叔父于漢東。三月，還洛，夫人胥氏卒，時生子未踰月。九月，莊獻劉后、莊懿李后祔葬定陵，公至鞏縣陪祭。十二月，進階承奉郎。

景祐元年甲戌

三月，西京秩滿，歸襄城。五月，如京師，會前留守王文康公曙入樞府，薦召試學士院。閏六月乙酉，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制詞〕敕前西京留守推官、承奉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歐陽某：辭擅菁英，性推醇茂。早登名於仕版，遂從辟於賓筵。而懋學逾惇，參籌有裕。眷吾樞近，嘗以薦論。逮課試之爰來，固辯麗之可獎。宜預屬書之列，仍遷管記之資。往服清階，善持素履。可特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李淑行〕 三館祕閣所藏書多脱謬，七月甲辰，詔委官編定倣開元四部，著爲總目，公預焉。是歲，再娶諫議大夫楊公大雅女。

景祐二年乙亥

是歲七月，公同産妹之夫張龜正死于襄城，謁告視之。九月，夫人楊氏卒。

景祐三年丙子

公年三十。是歲，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言事忤宰相，落職，知饒州。公切責司諫高若訥，若訥以其書聞，五月戊

戊，降爲峽州夷陵縣令。〔制詞〕敕鎮南軍節度掌書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館閣校勘歐陽某：曩以藝文，擢參讎校，固當宿業，以荷育材。近者范仲淹樹黨背公，鼓讒疑衆，自干典憲，爰示降黜。爾託附有初，詆欺罔畏，妄形書牘，移責諫臣。恣陳訕上之言，顯露朋姦之迹，致其奏述，備見狂邪。合寘嚴科，用警媮俗。尚軫包荒之念，秖從貶秩之文。往字吾民，無重前悔。可降授守峽州夷陵縣令，替劉光裔，今年七月成資闕，散官如故，仍放謝辭。〔柳植行〕公自京師沿汴絶淮，泝江，奉母夫人赴貶所，十月至夷陵。

景祐四年丁丑

三月，謁告至許昌，娶薛簡肅公奎女。是夏，叔父都官卒。九月，還夷陵。十二月壬辰，移光化軍乾德縣令。〔制詞〕敕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某：以懿辭決科，以敏智從事。荐承俊選，參校祕文。偶弗慎於言階，迺自貽於官譴。遽沿遐牒，亦既逾年，宜遷通邑之良，且寄字人之劇。余方甄録，爾尚勉勤。可特授守光化軍乾德縣令，替張宗尹，來年三月成資闕，散官如故。仍放謝辭。〔王堯臣行〕

寶元元年戊寅十一月改元

三月，赴乾德。是歲，胥夫人所生子夭。

寶元二年己卯

二月，知制誥謝希深絳出守鄧州，梅聖俞將宰襄城，與希深偕行。五月，公謁告往會，留旬日而還。六月甲申，復舊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詞〕降授宣德郎、守光化軍乾德縣令歐陽某：右可特授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替節度推官趙咸寧，來年二月滿闕，散官如故。仍放謝辭。勑前降授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務、朝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尹洙等：嚮者咸以儒才，籍于文館。旋坐朋游之累，自罹降謫之科。載軫淹沉，特推甄敘。或朝閏復秩，分寄於縣章；或府幕參謀，差冠於賓序。往虔予命，彌慎爾爲。可依前件。

〔王舉正行〕　公自乾德奉母夫人，待次於南陽。冬，暫如襄城。

康定元年庚辰二月改元

是春，赴滑州，時范文正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辛亥，召還，復充館閣校勘，仍修《崇文總目》。十月，轉太子中允。〔制詞〕勑鎮南軍節度掌書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館閣校勘歐陽某：朕意尚儒雅，博考辭藝，使優游並進，以光我太平之業，恩亦厚矣。爾往參典校，屬以事讁，會從薦引，復敘官榮，方思拔拭而用，寧限陞遷之次。宮坊美秩，册府清塗，嘉乃雋才，尚勗來譽。可特授守太子中允，依舊館閣校勘，散官如故。〔聶冠卿行〕　癸巳，同修《禮書》。是歲，子發生。

慶曆元年辛巳

五月庚戌，權同知太常禮院，以見修《崇文總目》辭，許之。八月乙酉，許州對公事回，依舊供職。曾孫建世編年，載此未詳。十一月丙寅，祀南郊，攝太常博士，引終獻。十二月，加騎都尉。〔制詞〕勑：夫三靈之交，莫盛乎太旅；四海以職，畢奉于嚴禋。還御端闈，均慶縣寓。矧待時髦之地，素清儒館之游。宜被徽章，以甄英綴。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歐陽某：雅材毓秀，吉履敦方。副妙簡於石渠，紬祕文於天禄。列于俊藪，光是珍群。屬此推恩，遞增勳級。益厲夙秉，庸對寵嘉。可加騎都尉，餘如故。〔吴育行〕　己丑，《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

慶曆二年壬午

正月丁巳，考試別頭舉人。三月丙辰，御試進士《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公擬進一首，賜敕書獎諭。四月丙子，復差同知禮院。契丹遣泛使求關南地，宰相吕夷簡薦富弼報聘，人皆危之。公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五月，復

應詔上書，極陳弊事。八月，請外。九月，通判滑州，十月上。❶

慶曆三年癸未

是歲，仁宗廣言路，修政事，人多薦公宜爲臺諫。三月，召還。癸巳，轉太常丞、知諫院。〔制詞〕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騎都尉歐陽某：右可特授守太常丞、依舊充集賢校理、知諫院事，散官、勳如故。勑：國家廣闢言路，崇設諫垣，擇方嚴之藎臣，登諍議之清列。責任尤重，眷懷亦深。向非練達民彝，精詳國體，利權不能易所守，貴勢無以摇其心，則安可劭厥清芬，補予闕政。以爾朝奉郎、侍御史、判三司都理欠司、輕車都尉、賜緋魚袋魚周詢等：風猷鯁亮，器範沖深。並繇博古之文，皆擢烝髦之選。清心莅局，交負幹才；議事飛章，第揚風采。僉詢朝論，亟簡朕心。宜進官聯，往參諫列。爾其勤乃節行，厲于忠誠。姑務謇諤諤之辭，敷陳而亡撓；豈宜持庸庸之計，畏避以自安。勉膺寵光，式遲明効。可依前件。〔孫抃行〕 四月，至京。九月戊辰，賜緋衣銀魚。己巳，同詳定國朝勳臣名次。丙戌，同修三朝典故。十月戊申，擢同修起居注。十二月己亥，召試知制誥，公辭。辛丑，有旨不試，直以右正言知制誥，仍供諫職。〔制詞〕勑：夫出納朕命，裁成典誥，號令風采，布爲法度，所以炳焕皇業，羽儀近著。匪我俊乂，曷膺是選。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知諫院事、騎都尉、賜緋魚袋歐陽某：高才敏識，照於當世，特立不倚，拔乎其倫，秉心粹中，履道夷坦。學探系象之表，文窮述作之源。而自抱槧書林，簪筆螭陛，詞皆體遠，慮不及私。俾之代言，必能復古。用進七人之列，遂參四禁之嚴，豈惟序陞，斷自余志？其於發揮藻潤之業，坦明深厚之體，皆汝素藴，不煩訓詞。可特授右正言、知制誥，依舊修起居注、知諫院事，散官、勳、賜如故。〔李宥行〕 丁未，同詳定編勑。是月立春，祭西太一宮，爲獻官，尋

❶「上」，衡本作「至」。

例賜紫章服。

慶曆四年甲申

三月庚午，兼判登聞檢院。四月乙未，押伴契丹賀生辰人使御筵於都亭驛。己亥，命公使河東，計度廢麟州及盜鑄鐵錢并礬課虧額利害。七月，還京師。八月甲午，保州軍叛。契丹聲言討西夏。癸卯，除公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制詞〕宣德郎、行右正言、知制誥、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右可特授依前行右正言、充龍圖閣直學士、河北諸州水陸計度都轉運按察使，兼西路營田都大制置屯田、本路勸農使，替張昷之，散官、勳、賜如故。勑朝奉郎、守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知兗州、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梁適等：四方有事，才者當爲國家馳騖矣。自夏人之不賓于廷，而王師外戍，天下共其勞。夫侍從近列，得無同我此憂者歟？爾等並以才名器略，爲時英俊。凡予所以擢爾清切之禁，延閣憲臺，蓋備艱虞以爲用也。三城，西路之津會；中山，北道之吭喉。河朔委輸，事任尤重。靈昌，河上，至于平陽，皆方面之要害，朝廷所屬意處也。各遷近職，于蕃于宣，王室之勤，以慰予望。可依前件。〔張方平行〕　九月，《三朝典故》成書，以公嘗預編纂，賜詔奬諭。十一月，南郊恩，進階朝散大夫，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制詞〕勑：三年而郊，所以答天地，尊祖考，懷柔于百神，福惠于庶邦，使生生之類罔不滋殖。則吾左右近著，宜乎首被凱澤者矣。以爾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宣德郎、行右正言、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學有師法，言無畏避。輟辭翰於西掖，董賦輿於北道。而能計國用，詳邊謀，擿吏姦，舒民困。才識參用，搢紳所推。今嚴禋成，百禮具，有司其申講舊典，導宣明命，峻之階品，增之封邑。以均禧祉，以對勤藎，以永朝家之休。可特授朝散大夫，依前行右正言、充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特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勳、賜如故。仍放朝謝。〔孫抃行〕

慶曆五年乙酉

是春，真定帥田況移秦州，公權府事者三

月。時二府杜正獻、范文正、韓忠獻、富文忠公，以黨論相繼去，公上書辨之。小人素已憾公，會公孤甥張氏犯法，諫官錢明逸因以財産事及公，下開封鞫治。府尹楊日嚴觀望傅會，上命户部判官蘇安世、入内供奉官王昭明監勘，得無他。八月甲戌，猶落龍圖閣直學士，罷都轉運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制詞〕勑：夫賞不遺功，罰不阿近，有邦之彝典也。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右正言、騎都尉、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博學通贍，衆所見稱；言事感激，朕嘗寵用。而乃不能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有室歸，而納之群從。嚮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貲，券既弗明，辨無所驗。朕以其久參近侍，免致深文，止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前咎。可落龍圖閣直學士，特授依前行右正言、知制誥，散官、勳、封賜如故。仍就差知滁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使，替趙良規。及放謝辭。〔楊察行〕　十月甲戌，至郡。是歲，子奕生。

慶曆六年丙戌

公年四十，[1]自號醉翁。

慶曆七年丁亥

十二月，以南郊恩，如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户。〔制詞〕勑：朕禮天事神，以祈生民之佑；尊祖親考，以席鴻基之隆。爰罄齋明，仰膺顧諟；乃眷近侍，宜均恩典。朝散大夫、行右正言、知制誥、騎都尉、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詞藻敏麗，風韻俊豪。參列諫垣，蔚有敢言之節；褒陞詞禁，茂昭華國之文。委任素煩，安静攸處。屬修大祀，俾洽蕃休。特疏勳爵之儀，並厚邑封之數。中外之寄，待遇無殊，深體柬求，勉敦業履。可特授依前行右正言、知制誥，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

[1]「公年四十」，衡本此四字綴於「慶曆六年丙戌」紀年之下，而「自」上，有「公在滁」三字。

食邑三百户,散官、賜如故。仍放朝謝。〔嵇潁行〕

是歲,子棐生。

慶曆八年戊子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制詞〕敕:勤求治道,優延近著。粤惟詞禁之彦,久布外邦之政,特推渥洽,蓋示眷懷。朝散大夫、行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智慮淹通,文藻敏麗,善談當世之務,旋登近侍之班。向直内閣之嚴,寔分北道之寄。爰司方郡,屢易周星,軫予意而良深,俾官儀而敘進。記言動者,良史之筆,授之以清階;督淮海者,廣陵之區,委之以會府。仍司雅誥,尚遠瀍垣。當欽待遇之榮,益務端莊之節。遲聞美績,用對寵靈。可特授行起居舍人、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内堤堰橋道勸農使,替張奎,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謝辭。〔嵇潁行〕　二月庚寅,至郡。

皇祐元年己丑

正月丙午,移知潁州。二月丙子,至郡,樂西湖之勝,將卜居焉。四月丙戌,轉禮部郎中。〔制詞〕敕:群臣有常以善道益吾者,今雖在外,吾不忘也。事任有期,既未得即還左右,且進升其官秩,亦足表待遇之意焉。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知制誥、知潁州、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頃用文詞登朝,居諫諍之任,屢以謇諤之言陳闕失。朝奉郎、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亳州、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王洙:往由經藝入侍,備顧問之職,嘗以博洽之學裨見聞。間緣薄疵,並領外寄。嚴助守藩,久去承明之直;望之懷闕,應有本朝之思。吾嘉才猷,寔用矜爾,爰各遷於品秩,俾仍頒於教條。行將召生,無曰留滯。《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其務淑慎,體兹睠懷。脩可特授尚書禮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知潁州,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洙可特授尚書刑部員外郎,依前直龍圖閣、知許州軍州,兼管内堤堰橋道勸農事,及管勾開治溝洫河道事,替宋祁,散官、勳、賜如故。仍放謝辭。〔李絢行〕

八月辛未,復龍圖閣直學士。〔制詞〕敕:思文先朝,游心往籍。因層構之建,設近職之華。所以

寵名儒，訪治道。我圖俊舊之望，時惟鯁亮之姿。差進禁聯，胥協公議。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揚州、騎都尉、岐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楊察：精明博洽，端粹正方。擢在禁林，復典謨而歸厚；寘之憲席，處論議而不阿。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知潁州、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識遠才長，文高行潔。篤於信道，不讀非聖之書；忠於本朝，屢條當世之務。並膺左右之選，歷宣内外之勞。峻節弗渝，公議彌勝。用進祕圖之拜，且光舊物之還。旌乃名臣，敷于茂典。爾身在外，朕心弗忘。嘉迺來忠，勿懲前事。察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依舊知揚州，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脩可特授依前尚書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依舊知潁州，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胡宿行〕 是歲，子辯生。

皇祐二年庚寅

七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己酉，至府。十月己未，明堂覃恩，轉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制詞〕勑：朕聞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故推而上於祖。朕奉若斯義，乃以季秋之選，肇禋于大寢。禮備法物，樂和八音。三后上帝，亦既顧饗；六服群辟，罔不蒙氣。眷言祕近之列，方殿股肱之郡，天地之福，其可不均？以爾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田況：懷誠秉彝，博見彊志。以爾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議論據古，忠正無私。並爲當世之宗，精究百家之術。施之政事，罔干譽而從欲；立於朝廷，不阿尊而事貴。風動全蜀，潤流京師。古者因禘以發爵禄，所以尊廟而貴命，況合宫之事哉？左省瑣闥之嚴，中臺宰屬之重。懋爾述職，推吾新書。往哉生生，承此褒愛。況可特授給事中，依前充樞密直學士，加輕車都尉，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脩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加輕車都尉，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吕溱行〕 是歲，約梅聖俞買田於潁。

皇祐三年辛卯

皇祐四年壬辰

三月壬戌，丁母夫人憂，歸潁州。四月，起復舊官，公固辭。八月，許之。

皇祐五年癸巳

八月，自潁州護母喪歸葬吉州之瀧岡，胥，楊二夫人祔焉。是冬，復至潁。

至和元年甲午三月改元

五月，服闋，除舊官職，赴闕。〔制詞〕敕：人臣之大節，曰忠與孝。然處之者，或過不及。故先王設禮以爲之制，喪者不呼其門，盡爲子之志也。外除而從政，即爲臣之道也。前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以文章直亮，擢居近侍；以才略器幹，屢更劇任。自罹家難，歸伏閭里。今祥禫甫畢，賁然斯來。文昌清曹，淵圖秘職，皆爾舊秩，往服新命，唯是移孝資忠之義，爾其懋哉。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蔡襄行〕　六月癸巳，朝京師，乞郡，不許。七月甲戌，權判流内銓。會小人詐爲公奏請汰内侍，其徒怨怒，以胡宗堯不當改官事中公。戊子，出知同州。判吏部南曹吴充，爲公辨明，不報。知諫院范鎮一再極言，而參知政事劉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留公修書。八月丙午，沆拜相。戊申，詔公修《唐書》。九月辛酉，遷翰林學士。〔制詞〕敕：帝王之制，坦然明白，發號出令，一日萬微。其代予言，必資才哲。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言忠信，行篤恭，文參典謨，心固金石。頃在諫列，以直誠盡規，彌縫袞闕；遷登禁省，以深詔大冊，振起國風。出按朔垂，罷守列郡。免喪還次，即蘄外補。朕嘉其難進易退，有賢者之節，又文學舊老，宜居禁中。是用延登玉堂，典司翰墨。僉謀四及，咸曰得人。當使炳焉之風，弗獨漢邇三代也。可特授依前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

〔王洙行〕　壬戌，兼史館修撰。〔制詞〕勑：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得失形於一朝，榮辱見於千載。今而墨筆操牘，總二職之美者，不在吾儒雅之臣乎？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刊修《唐書》、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學概道真，文得天粹；凜然風節，足爲世範。休有議論，實惟王體。更中外之衆務，在夷險而一心。益知汝賢，擢司内命，豈特屬文章以煩爾，蓋將咨謀慮以弼予。復此兼榮，亦非貳事。夫一家之法，傳信於方來；萬世有辭，垂裕於不朽。尚賴良直，以永休明。往服茂恩，奚假多訓。可特授依前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仍舊翰林學士、刊修《唐書》，散官、勳、封賜如故。〔韓絳行〕　又差勾當三班院。十月乙巳，朝饗景靈宮天興殿，攝侍中，捧盤取水。十二月庚戌，臘饗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廟，攝太尉行事。

至和二年乙未

三月，同孫抃考試諸司寺監人吏。六月己丑，上書論宰相陳執中，已而乞外，改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出知蔡州。侍御史趙抃、知制誥劉敞上疏留公。七月戊午，復領舊職。八月辛丑，假右諫議大夫充賀契丹國母生辰使，將持送仁宗御容，會虜主殂。癸丑，改充賀登位國信使。十二月庚戌，宿虜界松山。

嘉祐元年丙申九月改元

公年五十。二月甲辰，使還，進《北使語録》。閏三月丁亥，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孟夏薦饗，攝太尉行事。五月癸未，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乙未，免勾當三班院。六月甲子，奉勑祈晴醴泉觀。八月壬戌，知益州張方平除三司使，甲子，詔公權發遣三司公事，以俟其至，而命李淑代知銀臺司。乙亥，車駕詣景靈宮，朝拜天興殿，充贊導禮儀使，又朝謁

真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太常卿。九月辛卯，大慶殿行恭謝禮，爲贊引太常卿。禮成，加上輕車都尉，進封樂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户。〔制詞〕勑：施厚而報豐，維人之常；誠至而禮簡，事天之宜。朕承先烈之丕基，祇畏勤紹，弗敢荒寧。亶勞維疚，於昭降康。四海萬靈，莫不底豫。念所以報，必竭其誠。迺即太寢之嚴，躬尚質之享，欽翼虔共，陶匏以薦。合祛大神示，格于祖考，明靈降監，休應顯孚。膺受福釐，均自近始。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信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文字復于古雅，正直邁于倫類。辨論堅確，救時爲心。在涅不淄，湜湜自信。倚其演潤，故置諸内署；藉其才識，故付之史筆；賴其謀用，故試之大計。沛有餘地，左右咸宜。熙事思成，相儀克允。峻其勳等，埤厥賦封，尚體予衷，以孚邦家于休。可特授依前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加上輕車都尉，進封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户，散官、勳、賜如故。差遣依舊。〔吴奎行〕　十二月，被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二年丁酉

正月癸未，權知禮部貢舉，賜御書「文儒」二字。乙巳，磨勘轉右諫議大夫。〔制詞〕勑：禁密之重，朝廷所優。率從四歲之常，俾進兩官之次。示異等於疏品，表殊恩於邇臣。推意之明，在予則至；顯忠之報，惟汝爲深。授受之間，善美良盡。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風誼醇篤，謀猷浚明。憂天下之心，物議許其懇到；徇國家之急，朕志知其勇爲。矧夫統體之文，綽有雅健之氣。特立于世，能同於人。姑用歲勞，升爲諫長。未厭搢紳之望，徒收翰墨之長。亦爲顯承，當益章大。可特授右諫議大夫，依前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如故。差遣依舊。仍放朝謝。〔吴奎行〕　三月癸卯，爲狄青發哀苑中，攝太常卿。六月丙寅，福

康公主進封兗國公主，七月壬午，命公攝禮部侍郎，以印授册使。乙未，兼判尚書禮部。九月己卯，兼判祕閣祕書省。十一月辛巳，權判史館。丙申，權知審刑院，俟胡宿回依舊，辛丑免。十二月辛亥，權判三班院。癸亥，權奉安明德、元德、章穆三后御容於啓聖院，車駕行酌獻禮，充禮儀使。是月，被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三年戊戌

正月壬午，上幸興國寺及啓聖院，朝謁太祖、太宗神御殿，攝太常卿。二月癸卯，契丹遣使告其國母哀，差公館伴。三月辛未，兼侍讀學士，以員多，固辭不拜。癸未，充宗正寺同修玉牒官。甲午，同陳旭考試在京百司等人。六月庚戌，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制詞〕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商頌》之明訓也。朕念夫神皋奥區，大衆所聚，俗有五方之異，吏有百司之繁。貴近豪并，輕犯法禁，迫蹙則已苛細，寬縱則有放紛。尹正之才，不止乎決事無留，當官有守而已。維其明智足以照物，厚重足以鎮浮，先事以銷其萌牙，臨文以破其機械，俾夫下國有以依放，則庶幾乎古之治矣。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兼判尚書禮部、兼判祕閣祕書省、上輕車都尉、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道德仁義，固其深藴；文學政事，矧乃兼長。老於詞禁之中，未愜搢紳之望。今詳試以煩劇，命允釐于浩穰，寵以延閣之拜，優以京輔之授。爾其念古訓而用乂，毋曰時異，稍艱乎施設也。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兼畿内勸農使，仍舊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散官、勳、封賜如故。〔吴奎行〕

嘉祐四年己亥

二月戊辰，免開封，轉給事中，同提舉在

京諸司庫務。〔制詞〕敕：漢制，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近世所職雖異，而其親近左右，爲最要密，非得端士不以付焉。以爾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上輕車都尉、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性資純良，識用明果。直道自奮，至忠不回。向自禁林，尹正京邑，摧抑權幸，崇獎善良，獄訟簡稀，幾至無事。方此眷賴，以圖靖嘉。而迺屢形奏封，求請便郡。朕惟亮正之益，不可使遠外；而煩劇之任，宜有以均勞。延登瑣闥，以備顧問。爾其祗服，體朕意焉。可特授給事中，依前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仍舊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散官、勳、封賜如故。〔范鎮行〕　是月，充御試進士詳定官，賜御書「善經」二字。四月丁卯，奏告今冬太廟親行祫饗之禮。癸酉孟夏薦饗，並攝太尉行事。丙子，兼充群牧使。六月甲申，刪定《景祐廣樂記》。九月丁酉，奉敕祈晴相國寺。十月壬申，車駕朝饗景靈宮；癸酉，祫饗太廟，並攝侍中行事。丁丑，加護軍，食實封二百户。〔制詞〕敕：王道之最盛者，莫如宗廟；宗廟之至重者，莫如大祫。朕祗率舊禮，親執祀事。神人以和，祖考來格。此皆辟公卿士肅雍顯相之効也。福祉之流，朕安敢專？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兼充群牧使、上輕車都尉、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清識谹議，搢紳之表；醇文懿行，名世之選。此所以增朝廷之光，參瑚璉之器。《詩》不云乎：「左右奉璋，髦士攸宜。」夫熙事休成，惠澤廣被，則賢者宜先矣。敘升書勳之籍，真食加田之賦，於以均七廟之慶，慰萬夫之望，其庶幾乎。可特授依前給事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加護軍、食實封二百户，散官、封賜、差遣如故。〔劉敞行〕

嘉祐五年庚子

四月丁卯孟夏，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

七月戊戌，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

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制詞〕勑：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悔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兼充群牧使、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知鄭州、上柱國、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體。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兼權判尚書工部、充宗正寺修玉牒官、騎都尉、高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范鎮，朝奉郎、守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王疇，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編修《唐書》官、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敏求，罔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讎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爲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覩焉。脩可特授守尚書禮部侍郎，依前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故。祁可特授守尚書左丞，依前集賢殿修撰、充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故。仍放朝謝。鎮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依前知制誥、充集賢殿修撰，散官、差遣、勳、封賜如故。疇可特授守尚書右司郎中，依前知制誥，散官、勳、賜、差遣如故。敏求可特授尚書工部員外郎，依前集賢校理、充三司度支判官，散官、勳、賜如故。〔劉敞行〕

九月丁亥，兼翰林侍讀學士。〔制詞〕勑：夫堯舜稱治之至，莫重於稽古，蓋順考前綍，以施有政。故其聖功大烈，後世無以逾焉。朕睎風於既往，求理於當世，留神典册，用資聰明，務延道德之老，以爲勸講之益，進讀左右，尤任賢碩。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祕閣祕書省、兼充群牧使、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實封二百户、

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業履夷直，懷負忠亮，雄辭奧學，高視前哲，讜議精識，推爲國器。方且擢處禁近，以襄大猷，登預經閣，庶幾自輔。夫維善言古，必驗于今，援史傳經，爾其無讓。可特授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故。〔王疇行〕 十月庚午，下元節，車駕朝拜景靈宮天興殿，朝謁真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侍中。十一月辛丑，拜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制詞〕勑：夫《詩》美吉甫，以有文武。故賢特之士，無施不可。朕惟天下之重，兵本之寄，委于廊廟之臣，責其講畫之用。則待遇之意，付畀之際，敢不慎乎！苟非材英，豈易圖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學通古今之宜，性符履道之直，議論明正，懷負高爽。久居禁近之從，屢更中外之事，選所踐試，悉著聲實。今樞筦之地，籌勝是經，擢貳大猷，適竚休績，惟公忠可以成務，惟寅亮可以就功。往其慎哉，無廢朕命。可特授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散官、勳、賜如故。〔王疇行〕 甲寅，同修《樞密院時政記》。十二月，被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六年辛丑

三月戊申，侍上幸後苑，賞花華景亭，釣魚涵曦亭，遂宴太清樓。閏八月辛丑，轉户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公辭轉官，許之。〔制詞〕勑：夫萬務之理，命令之出，謀謨於堂上，風行於天下，使來者可觀而興言無譏者，非吾二三相輔乎？本兵之所，號爲樞機，布政之方，寔繫原祇，更踐大府，參持衡柄，向匪全德，疇副毗倚？樞密副使、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四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識鑒明遠，才猷通劭，議論貫前儒之學，文章擅獨步之名。遍歷清華，迭居中外，自居重任，已試異能，忠言不私，直

道無屈。是用易地，且俾遷官，讓節逾高，誠心可諒。若夫禮樂未具，制度未立，基業未固，賦用未節，昔人有作，後世奚艱？俾我有宋之治，如三代盛時者，亦惟吾相輔而已。力行王道，今也其時，無謂吾不能行，其同心以濟，勉之哉！可特授依前守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散官、勳、賜如故。〔張瓌行〕 九月庚申，同修《中書時政記》。十二月丙戌，臘享太廟，攝太尉行事。

嘉祐七年壬寅

正月己酉朔，大慶殿朝賀，攝侍中，承旨宣制。三月乙卯，祈雨南郊，攝太尉行事。辛酉，提舉三館祕閣寫校書籍，同譯經潤文。四月壬午，上《嘉祐編勑》。七月庚戌，差充明堂鹵簿使。九月戊申，文德殿奏請致齋，攝侍中，奏中嚴外辦。己酉，朝饗景靈宮。庚戌，朝饗太廟，並攝司徒。辛亥，大饗明堂。己未，進階正奉大夫，加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制詞〕勑：合宫大饗，明靈居歆，嘏告神釐，蒙所勞矣。二相事之老，宜均乃休。朝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護軍、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文章瑞時，議辯華國，進陪大政，時欲倚平。會資闕儀，贊成孝志，撤俎而命，宜先近班。功號崇階，副之勳等，往膺異數，是惟典常。可特授正奉大夫，依前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加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封、食實封、賜如故。〔張瓌行〕

十二月丙申，上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至待制、三司副使以上、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觀三聖御書。又幸寶文閣，親飛白書，分賜群臣。公得雙幅大書「歲」字，下有御押，加以御寶。王珪夾題八字云「嘉祐御札賜歐陽脩」，仍於絹尾書「翰林學士臣王珪奉聖旨題賜名」。又出御製《觀書詩》一首，令群臣屬和。公和篇在《外集》。遂宴群玉殿。庚子，

再召近臣及三館臣僚赴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太宗真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公金花牋字。復燕群玉殿。後數日，公以狀進詩謝。狀在《四六集》，詩在《居士集》。

按：兩宴皆有賜書，而《實録》及范蜀公《東齋記事》止載丙申有賜，當時王岐公親奉詔爲序，亦不及庚子再賜。而《實録》及序又不及館職預召，惟《東齋記事》言之。公記陸子履家藏飛白字，明言群玉殿所賜，時子履任集賢校理，與《東齋記事》合。但不知是日公得何字，其爲金花牋則無疑。然陳無已《六一堂圖書詩》乃云黄絹兩大字，又何也？韓忠獻公謝詩云「鸞拂宮綃舞」，胡文恭公亦有《謝御飛白扇子詩》，得非預坐者衆，所賜或不同耶？《實録》二十三日丙申、二十七日庚子，而岐公序乃作戊申、壬子，不應差誤如此，殆傳寫訛耳。岐公《再觀書詩》「黄金塗紙看揮毫」，又司馬温公《涑水記聞》亦載兩賜飛白。

是月，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八年癸卯

二月乙亥，奉勑充沈貴妃册禮使。不及行禮。四月壬申，英宗即位。甲戌，奉勑書大行皇帝哀册謚寶。甲申，覃恩轉户部侍郎，進階金紫光禄大夫，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制詞〕勑：朕受命先帝，傳畀大寶。始初踐阼，居士民之上，與二三丞輔講求天下之理，恩意之及，宜先老成。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氣清神深，學足以飾經

治。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趙槩：性和識遠，言足以濟成謀。皆杞梓良材，廟堂重器，久弼亮於大本，方倚平於至公。尚書地官，機政所出，往踐厥服，思所以致君堯舜之任，無俾專美於前人，朕所望焉。脩可特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户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勳、封如故。概可特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户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勳、封如故。〔張瓌行〕 乙酉，奉勅篆受命寶，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五月戊辰，爲皇帝祈福於南郊，攝太尉行事。七月戊申，押伴契丹祭弔人使御筵於都亭驛。八月癸巳，奉勅篆大行皇帝謚寶，其文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寶」。十月乙酉，增修太廟成，命告七室。十二月庚午，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元年甲辰

四月甲午，奉勅祈雨社稷。閏五月戊辰，特轉吏部侍郎。〔制詞〕勅：先皇帝遺大投艱于朕躬，俾守宗廟，朞年于兹。惟是一二政事之臣，輔朕不逮，以底于治。嘉乃勞止，是用疇庸。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户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八百户歐陽某：精識照於古今，高名起於日月。文之以禮樂，濟之以公忠。頃在先朝，預聞大政。逮予嗣訓之始，緊爾定策之先。屬哀毀之過差，感疾疹之甚美。醫禱備至，氣體訖康。苟非與在之良，曷見仰成之懿。宜峻天臺之秩，庸昭國棟之隆。褒德懋功，於是乎在。爾其夙夜茂勉，左右弼諧，用乂我王家。爾亦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可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祖無擇行〕 八月辛丑，奉勅祈晴太社。十二月壬子，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二年乙巳

是春，上表乞外，不允。四月辛丑，景靈宮奉安仁宗御容，車駕行酌獻之禮，攝侍中。八月，以大雨水，再乞避位，不允。九月辛酉，提舉編纂太常禮書百卷成，詔名《太常因革禮》，賜銀、絹。十一月庚午，車駕朝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南郊，攝司空行事。進階光禄大夫，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户。〔制詞〕勑：朕薦鬯清廟，懷祖宗之威神；升煙紫壇，致天地之明察。靈心顧享，熙事休成。臨端闈而肆霈中區，奉徽號而推尊文母。眷言賦政之重，宜首均釐之隆。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八百户歐陽某：道合誠明，學窮元本。被遇仁考，駇休禁塗。以經緯之文，施於典册；以直亮之節，顯於巖廊。荐更四近之聯，罙暢萬機之會。邦禋肇講，朝務益繁。備公衮之華章，承祭除之盛禮。乃順神福，以甄爾勞。進文散之崇階，衍采田之多邑。仍推勳級，庸異弼臣。顧褒嘉而載優，當國報而毋廢。我有明命，其懋承之。可特授光禄大夫，依前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户，功臣、封、食實封如故。〔宋敏求行〕

治平三年丙午

公年六十。三月三日，賜上巳宴。時初頒《明天曆》，適值丁巳。是月，以言者指濮議爲邪説，力求去，不允。七月癸酉，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十二月癸未，奉敕篆皇帝尊號寶，其文曰「體乾膺曆文武廣孝皇帝之寶」。乙巳，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四年丁未

正月丁巳，神宗即位。戊辰，覃恩轉尚書左丞，進階特進，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仍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制詞〕勑：在昔成王有審訓，以屬於六卿。惟我先帝命沖人，寔託於四輔。眷言涖阼之始，宜首懋官之恩。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户、食實封八百户歐陽某：鯁亮發中，誠明瀑外。文蔚典謨之體，學通治亂之原。弼翼兩朝，燮熙萬務。肆朕纂服，載深仰成。爰升肅於臺機，示疇庸於台佐。衍封增幹，賜號進階。祇式舊章，併推異數。噫，荷祖宗之垂佑，既嗣無疆之休；賴臣鄰而協恭，方求小毖之助。益宣賢業，茂對寵徽。可特授特進、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仍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勳、封如故。〔宋敏求行〕　二月，第三子棐登進士第。是月，御史彭思永、蔣之奇以飛語污公。上察其誣，斥之。公力求去。三月壬申，除觀文殿學士，轉刑部尚書、知亳州，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制詞〕勑：朕惟國之大臣，毗倚於内，猶同體之股肱；凌雲之羽翼，莫之重也。至於辭隆自潔，則必徇其雅志而尊顯之，蓋所以均其勞逸也。方朕守文之初，而一德舊老，以病自乞，章數上矣，其可留以佐我而軌進退之節乎？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特進、行尚書左丞、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實封一千户歐陽某：學通本元，邦之讜直；名重當世，士林師法。繇樞機之柄任，贊廊廟之全謨。兩受仍几之託，益堅事上之誠。踐更三朝，出入八載。濡頭瀝懇，守麾是蘄。雖詔批不可，而其請愈確。是用進職書殿，增秩秋官，授符于价藩，分憂於閫寄，褒渥備矣。《書》不云乎：「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勉勤所報，詎假予訓。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軍州事、兼管内河堤勸農使及管勾開治溝洫河道事，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吕夏卿行〕　閏三月辛巳，宣簽書駐泊公事，陛辭，乞便道過潁少留，許之。五月甲辰，至亳。六月戊申，視事。

熙寧元年戊申

是歲，連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乙巳，轉兵部尚書，改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制詞〕勑：朕惟北海，九州之古郡，而東人之都也。近世兩府出入，爲均逸之地，非耆德峻望，不爲倚

毗。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刑部尚書、知亳州、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實封一千户歐陽某：以文學自進，以器能自任，早領樞務，旋參大政。奏封屢上，誠請益堅。俾守藩方，已逾歲律。乃進夏官之秩，往臨海岱之區。一道兵農，惠綏是賴。肅予近服，無假訓言。可特授行兵部尚書，依前充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仍放謝辭。〔李大臨行〕

九月丙申，至青。十一月丁亥，郊祀恩，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

〔制詞〕勑：朕嗣位之初，祗見上帝祖考，九州四海，莫不來祭。惟二三元老，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推恩行爵，必先及之。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實封一千户歐陽某：文章宿望，左右三朝。艱難之時，寔賴其力。進退之節，不累於位。股肱近鎮，玉帛勤王。兹朕所以推神休而疏朝寵也。乃眷舊德，奚煩訓辭。可特授依前行兵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功臣、散官、勳、封如故。〔吴充行〕

是歲，築第於潁。

熙寧二年己酉

三月，内侍王延慶便道傳宣撫問，仍賜香藥一銀合，又遞賜新校定《前漢書》，以公嘗預刊定也。冬，乞壽州便私計，不允。

熙寧三年庚戌

四月壬申，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

〔制詞〕勑：國家規恢裔邊，並建帥領。惟河汾之一道，搤玁狁之二垂，爰咨衮路之賢，往付并門之筦。仍還近府，用壯奥藩。具官某：道德文章，爲時矜式。謀猷忠亮，預政累朝。自獲解於台司，已再更於郡寄。委遠時柄，爾雖樂於燕安；尊任賢能，朕豈忘於鑒寐？眷言大鹵，方擇守臣，俾從表海之邦，就改近胡之鎮。班通四貴，所以褒寵於舊勳；節制諸戎，所以倚成於外閫。惟爾同寅之德，體予注意之隆，亟即新州，毋辭遠略。

可特授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功臣、散官、勳、封如故。〔蘇頌行〕　公堅辭不受。七月辛卯，改知蔡州。九月甲寅，至蔡，是歲更號六一居士。

熙寧四年辛亥

公在蔡，累章告老。六月甲子，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制詞〕勑：朕惟左右輔弼之臣，以道德自任者，其去就進退，莫不有義與命。而朝廷優寵遇待，不使之蚤告老以去者，非獨朕之恩典爲然，亦先王之禮意故也。以爾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歐陽某：文章學問，遠足以知先王；德義謀猷，近足以宜當世。陟降祕近，踐揚兹多。嚮繇樞庭，參決大政，乃能熙天之命，克勤王家。均休外藩，年德方茂，而乃安于義命，以禮請去，至於勤懇。雖朕之睠遇有加，亦終不能易爾志。重以先帝顧命，輔朕眇躬，勳勞問望，顧可以無報稱哉？是用度越常典，以榮爾歸，俾進東宫之師，仍兼祕殿之職。尚惟率身善俗，以助成王德，惟良顯哉！可特授太子少師，依前充觀文殿學士致仕，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仍放朝謝。〔張琥行〕　七月，歸潁。八月，將祀明堂，詔赴闕陪位。公上章乞免，從之。禮成，賜衣帶、器幣、牲餼。

熙寧五年壬子

閏七月庚午，公薨。年六十六。八月丁亥，贈太子太師。〔制詞〕勑：大臣還官告老，以高秩尊爵歸第，固朝廷所禮異也，矧嘗參弼大政，有兩朝定策援立之勳。德甚盛而弗居，年未至而辭位，遽兹長逝，宜厚追褒。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歐陽某：以文章革浮靡之風，以道德鎮流競之俗，挺節强毅而不撓，當官明辯而莫奪，三世寵榮，一德端亮。朕方將圖任舊老，疇咨肅乂。而雅志沖邈，必期退休，未閱數歲，章踰十上。在大義難盡其力，兹勤請所以不違，謂其脱去人間之

累，當饗期頤之壽。天遽殲奪，曾靡憖遺，覽奏之日，爲之不能臨朝。儲坊六傅，師惟長首，舉以爲贈，用紓予哀。尚其有知，享此嘉命。可特贈太子太師。〔王益柔行〕

熙寧七年八月諡文忠。諡議見附録。

熙寧八年九月乙酉葬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

元豐三年十二月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太尉。〔制詞〕勑：朕齋明以祀，得歆于神，維顯及幽，並受多祉。奉議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歐陽發：父皇任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某，以高文典策，冠絶譽髦；以重德令名，進參機要。踐更事任，奮發猷爲。諒直公忠，簡於朕志。逝日逾遠，賢聲不忘。垂裕後昆，序朝通籍。丁時慶賚，愍錫有加。尚其營魂，膺此明命。可特贈太尉。〔王安禮行〕

元豐八年十一月贈太師，追封康國公。

紹聖三年五月追封兗國公。〔制詞〕勑：宗祀之澤，充塞穹壤，國之故老，褒敘有章。朝請郎、充祕閣校理、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歐陽棐，弟通直郎、飛騎尉辯：故父任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師、追封康國公某：名世之才，出應期運。明於輔弼事業，而以風節始終。餘慶嗣人，追命成國。亶惟不没，尚克享兹。可特贈太師，追封兗國公。〔中書舍人盛陶行〕

崇寧三年追封秦國公。**政和三年**追封楚國公。皆以子棐遇郊恩。

文忠公年譜不一，惟桐川薛齊誼、廬陵孫謙益、曾三異三家爲詳。雖用舊例，每歲列其著述，考文力之先後，然篇章不容盡載，次序寧免疑混。如公曾孫建世以告勑、宣劄爲編年，尚多差互，況餘人乎。今參稽衆譜，傍採史籍，而取正於公之文。凡《居士集》、《外集》，各於目録題所撰歲月，而闕其不可知者。奏議、表章之類，則隨篇注之。定

爲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居士集》五十卷，公所定也，故寘于首。《外集》二十五卷次之。《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別行於世。《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奏議》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古録跋尾》十卷，又次之。《書簡》十卷終焉。考公行狀，惟闕《歸榮集》一卷，往往散在《外集》，更俟博求。別有《附録》五卷，紀公德業。此譜專敘出處，詞簡而事粗備，覽者當自得之。慶元二年二月十五日，郡人登仕郎胡柯謹記。

居士集序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原校：二字一作「是爲」。固然而不知其功。❶ 孟子既没，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

❶「不知其功」，原卷後校：「一作『不可知其功』。」

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❶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説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顔納説爲忠。❷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歐陽子没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敍。原校：綿本作「三年十二月」。是時任翰林學士。

❶「二百」，原作「三百」，今據《宋文鑑》改。案韓愈卒於公元八二五年，《宋文鑑》是。

❷「納説」，原卷後校：「一作『納諫』。」

歐陽脩全集卷一　居士集卷第一

古詩三十八首

顔　跖

顔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盗跖猒人肝，九州恣横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所得，豺犬飽臭腥。顔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原校：一作「輝光」。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量誰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猛虎景祐三年❶

猛虎白日行，心閑貌揚揚。當路擇人肉，羆原校：一作「熊」。豬不形相。頭垂尾不掉，百獸自然降。暗禍發所忽，有機埋路傍。徐行自踏之，機翻矢穿腸。怒吼震林丘，瓦落兒墮床。已死不敢近，目睛射餘光。虎勇原校：一作「猛」。恃其外，爪牙利鉤鋩。人形雖羸弱，智巧原校：一作「巧智」。乃中藏。恃外可摧折，藏中難測量。英心多決

❶ 此題下注，原無，今據原《居士集目録》補。以下各題下所注繫年均同此，不一一出校。

烈，自信不猜防。老狐足姦計，安居原校：一作「身安」。穴垣墻。窮冬聽冰渡，思慮豈不長。引身入扱中，將死猶跳踉。狐姦固堪笑，虎猛誠可傷。

仙草

世説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況無文。嗟爾得從誰，不辨僞與真。持行入都市，自謂術通神。白日攫黃金，磊落揀奇珍。旁人掩口笑，縱汝暫懽忻。汝方矜所得，謂世盡盲昏。非人不見汝，乃汝不見人。

游龍門分題十五首 明道元年

上山

躡蹻上高山，探險慕幽賞。初驚澗芳早，忽望巖扉敞。林窮路已迷，但逐樵歌響。

下山

行歌翠微裏，共下山前路。千峰返照外，一鳥投巖去。渡口晚無人，繫舸芳洲樹。

石樓

高灘復下灘，風急刺舟難。不及樓中客，徘徊川上山。❶原校：一作「山上看」，一作「山上山」。夕陽洲渚遠，唯見白鷗翻。

上方閣

聞鍾渡原校：一作「動」。寒水，共步尋雲嶂。還隨孤鳥下，却望層林上。清梵遠猶聞，日暮空原校：一作「千」。山響。

伊川泛舟

春谿漸生溜，演漾迴舟小。沙禽獨避人，飛去青林杪。

宿廣化寺

橫槎渡深澗，披露採香薇。樵歌雜梵響，共向松林歸。日落寒山慘，浮雲隨客衣。

自菩提步月歸廣化寺

春巖瀑泉響，夜久山已寂。明月净松林，千峰同一色。

八節灘

亂石瀉溪流，跳波濺如雪。往來川上

❶「川上山」，曾本校：「宣和本作『川上看』。」

人,原校:一作「寒川上」。朝暮愁灘闊。更待浮雲散,孤舟弄明月。

白傅墳

芳荃奠蘭酌,共弔松林裏。溪口望山椒,但見浮雲起。

晚登菩提上方

野色混晴嵐,蒼茫辨煙樹。行人下山道,猶向都門去。

山槎

古木卧山腰,危根老盤石。山中苦霜霰,歲久無春色。不如嵓下桂,開花獨留客。

石笋

巨石何亭亭,孤生此巖側。白雲與翠霧,誰見琅玕色。惟應山鳥飛,百轉時來息。

鴛鴦

畫舷原校:一作「船」。鳴兩槳,❶日暮芳洲路。泛泛風波鳥,雙雙弄紋羽。愛之欲移舟,漸近還飛去。

❶「舷」,曾本校:「蘇本作『船』。」

魚原校：一作「漁」。罾

春水弄春沙，蕩漾流不極。笭箵苦難滿，終日沙頭客。向暮卷空罾，棹歌菱浦北。❶

魚　鷹

日色弄晴原校：一作「清」。川，❷時時錦鱗躍。輕飛若下鞲，豈畏風灘惡。人歸晚渚靜，獨傍漁舟落。

伊川獨遊明道元年

東郊漸微緑，驅馬忻獨往。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響。身閑愛物外，趣遠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

三遊洞原校：一本作「夷陵九詠」：一「三遊洞」，二「下牢溪」，三「蝦蟇碚」，四「勞停驛」，五「龍溪」，六「黄溪夜泊」，七「黄牛峽祠」，八「松門」，九「下牢津」。《居士集》本古律各從其類，今從之。景祐四年。

漾檝泝清川，❸捨舟緣翠嶺。探奇冒層嶮，因以窮人境。弄舟原校：一作「川」。終日愛雲山，徒見青蒼杳靄間。誰知一室煙霞裏，乳竇雲腴凝石髓。蒼崖一徑横查渡，翠壁千尋當户起。昔人心賞爲誰留，人去山阿跡更幽。青蘿緑桂何岑寂，山鳥嚶嚶不

❶「菱」，原卷後校：「一作『凌』。」曾本校：「家本、宣和本作『凌』」，蘇本亦作『凌』。」

❷「晴」，曾本校：「家本作『清』」，宣和本同。」

❸「泝」，原卷後校：「一作『泛』。」

驚客。❶松鳴澗底自生風，月出林間來照席。仙境難尋復易迷，山回路轉幾人知。惟應洞口春花落，流出巖前百丈谿。即下牢溪也。

下牢溪景祐四年

隔谷聞溪聲，尋溪度横嶺。清流涵白石，静見千峰影。❷巖花無時歇，翠栢鬱何整。安能戀潺湲，俯仰弄雲景。

蝦蟇碚今土人寫作「背」字，音「佩」。景祐四年。

石溜吐陰崖，泉聲滿空谷。能邀弄泉客，繫舸留巖腹。陰精分月窟，水味標茶録。❸共約試春芽，槍旗幾時緑。

黄牛峽原校：一本無「峽」字。祠景祐四年。

大川雖有神，原校：一作「固神靈」。淫祀亦其原校：一作「本風」。俗。石馬繫祠門，山鴉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黄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絶無由上。黄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原校：一作「行行終日」。見黄牛，徒使行原校：一作「誰使人」。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黄牛原校：一作「灘中」。滯客舟。語曰：「朝見黄牛，暮見黄牛，一朝一暮，黄牛如故。」言江惡難行，久不能過也。

❶「嘐嘐」，原卷後校：「夷陵石本作『膠膠』。」

❷「静」，原卷後校：「石本作『净』。」

❸「録」，原卷後校：「一作『籙』。」

千葉紅梨花

峽州署中舊有此花，前無賞者。知郡朱郎中始加欄檻，命坐客賦之。景祐四年。

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折，一日千匝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節異。愁煙苦霧少芳菲，野卉蠻花鬬紅紫。可憐此樹生此處，高枝絶原校：一作「紅」。豔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真賞今纔遇使君。風輕絳雪鐏前舞，日暖繁香露下聞。從來奇物産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張騫爲漢使，❶辛勤西域徙榴花。

金雞五言十四韻

景祐四年

蠻荆鮮人秀，厥美爲物怪。禽鳥得之多，山雞稟其粹。衆綵爛成文，真色不可繪。仙衣霓紛披，女錦花綷綵。輝華日光亂，眩轉目睛僨。高田啄秋粟，下澗飲寒瀨。清唳或相呼，舞影還自愛。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掛。及禍誠有媒，求友反遭賣。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不群世所驚，甚美衆之害。稻粱雖云厚，❷樊縶豈爲泰。山林歸無期，羽翮日已鎩。用晦有前言，書之可爲誡。

❶「猶勝」，原卷後校：「石本作『共笑』。」
❷「厚」，原卷後校：「石本作『享』。」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寺在臨江一山上，與縣廨相對。景祐四年。

江上孤峰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叢林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寺有清泉一泓，俗傳爲姜詩泉，亦有姜詩祠。案：詩，廣漢人，疑泉不在此。空餘一派寒巖側，澄碧泓渟涵玉色。野僧豈解惜清泉，蠻俗那知爲勝迹。西陵老原校：一作「縣」。令好尋幽，時共登臨向此遊。欹危一逕穿林樾，盤石蒼苔留客歇。山深雲日變陰晴，澗栢巖松度歲青。谷裏花開知地暖，林間鳥語作春聲。依依渡口夕陽時，却望層巒在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原校：一作「孤舟」。弄月歸。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寶元元年

太華之松千歲青，嘗聞其下多茯苓。神仙地靈山秀草木異，往往變化爲人形。神仙不欲世人採，覆以雲氣常冥冥。臺郎何年原校：一作「處」。得真訣，服餌既久毛骨清。汝陽昔見今十載，丹顏益少方瞳明。郡齋政成罇俎樂，高談日接無俗情。詔書忽下褒美績，使車朝出行屬城。職清事簡稱雅原校：一作「高」。意，蠹書古篋原校：一作「靈丸滿笥」。晨裝輕。洛陽花色笑春日，錦衣晝歸閭里驚。自云就欲原校：一作「欲就」。謝官去，烏紗白髮西臺卿。他年我原校：一作「終」。亦老嵩少，願乞仙粒分餘馨。

贈杜默 原校：一本注云「默師太學先生石守道介」。

康定元年。

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杜默東土秀，能吟鳳凰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攜之入京邑，欲使衆耳驚。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先生頷首遺，教以勿驕矜。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杜子來訪我，欲求相和鳴。顧我文字卑，未足當豪英。豈如子之辭，鏗鍠間鏞笙。淫哇俗所樂，百鳥徒原校：一作「方」。嚶嚶。杜子卷舌去，歸衫翩以輕。京東聚群盜，河北點新兵。饑荒與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發聲通下情。上聞天子聰，次使宰相聽。何必九包禽，始能瑞原校：一作「鳴」。堯庭。子詩何時作，我耳久已傾。願以白玉琴，寫之朱絲繩。

送吕夏卿 夏卿父造，字公初，有名進士也。原校：一本云「送吕先輩赴端州高要尉」。慶曆二年。

始吾尚幼學弄筆，群兒争誦公初文。嗟我今年已白髮，公初相見猶埃塵。傳家尚喜有二子，始知靈珠出淮濱。原校：一作「海蠙」，一作「淮蠙」。去年束書來上國，欲以文字驚衆人。❶駑駘群馬斂足避，天衢讓路原校：一作「騰踏」。先騏驎。尚書禮部奏高弟，斂衣襆硯趨嚴宸。曈曈春日轉黄傘，藹藹賦筆摛青雲。我時寓直殿廬外，衆中迎子笑以忻。明朝原校：一作「晨」。失意落人後，我爲沮氣羞出門。得官高要幾千里，猶幸

❶「字」，原卷後校：「一作『學』。」

海遠原校：一作「遠海」。無惡氛。英英帝圃多鸞凰，原校：一作「鳳」。上下羽翼何繽紛。期子當呼丹山鳳，爲瑞相與來及群。

憶山示聖俞 慶曆元年

吾思夷陵山，山亂不可究。東城一堠餘，高下漸岡阜。群峰迤邐接，四顧無前後。憶嘗祗吏役，鉅細悉經覯。是時秋卉紅，嶺谷堆纈繡。林枯松鱗皴，山老石脊瘦。斷徑履頽崖，孤泉聽清溜。深行得平川，古俗見耕耨。澗荒驚麏奔，日出飛雉雊。盤石屢欹眠，緑巖堪解綬。❶幽尋歎獨往，清興思誰侑。其西乃三峽，嶮怪愈奇富。江如自天傾，原校：一作「瀉」。岸立兩崖鬭。黔巫望西屬，越嶺通南奏。❷時時縣樓對，雲霧昏白晝。荒煙下牢戍，百仞寒溪漱。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黄牛，❸泊舟聽猿狖。巉巉起絶壁，蒼翠非刻鏤。陰嵓下攢叢，❹岫穴忽空透。❺遥岑聳孤出，可愛欣欲就。惟思得君詩，古健寫奇秀。今來會京師，車馬逐塵瞀。頽冠各白髮，舉酒無蒨袖。繁華不可慕，幽賞亦難遘。徒爲憶山吟，耳熱助嘲詬。

送唐生 原校：一本作「送唐秀才歸永州」。

京師英豪域，車馬日紛紛。唐生萬里客，一影隨一身。出無車與馬，但踏車馬

❶「緑巖」，原卷後校：「石本作『緑蘿』。」
❷「奏」，原卷後校：「石本作『走』。」
❸「到」，曾本作「對」。
❹「陰嵓」，原卷後校：「石本作『陰崖』。」
❺「岫穴」，原卷後校：「一作『蚢穴』。」

塵。日食不自飽，讀書依主人。夜夜客枕夢，原校：一作「冷」。北風吹孤雲。翩然動歸思，旦夕來叩原校：一作「叩我」。門。終年少人識，逆旅原校：一作「旅意」。惟我親。來學媿道瞶，原校：一作「昧」。贈歸慚原校：一作「嗟」。橐貧。勉之期不止，多穫由力耘。指家大嶺北，重湖浩無垠。飛鴈不可到，書來安得原校：一作「能」。頻。

送任處士歸太原 時天兵方討趙元昊。康定元年。

一虜動邊陲，用兵三十萬。天威豈不嚴，賊首猶未獻。自古王者師，有征而不原校：一作「無」。戰。勝敗繫人謀，得失由廟算。是以天子明，咨詢務周偏。直欲採奇謀，❶不爲人品限。公車百千輩，下不遺僕賤。況於儒學者，延納宜無間。如何任生來，三月不得見。方茲急士時，論擇豈宜慢！❷任生居太原，白首勤著撰。閉户不求聞，忽來誰所薦。人賢固當用，舉繆不加譴。原校：一作「賢固當用舉，繆亦不加譴」。賞罰兩無文，是非奚以辨？遂令拂衣歸，安使來者勸？原校：一本有「其餘苟盡然，所責胡由辨」兩句。嗟吾筆與舌，非職不敢諫。

聖俞會飲 時聖俞赴湖州。原校：一本作「送梅堯臣赴湖州」。慶曆元年。

傾壺豈徒彊君飲，解帶且欲留君談。洛陽舊友一時散，十年會合無二三。京師旱久塵土熱，忽值晚雨涼纖纖。原校：一作「[illegible]

❶ 「採奇」，原卷後校：「一作『探奇』」。

❷ 「論擇」，衡本作「論策」。

靉」。滑公井泉釀最美，赤泥印酒新開緘。更吟君句勝啖蚶，杏花妍媚春酣酣。君詩有「春風酣酣杏正妍」之句。吾交豪俊天下選，誰原校：一作「難」。得衆美如君兼。原校：一本有「鏗鏘文律金玉寫，森羅武庫戈戟銛」兩句。詩工鑱刻露天骨，將論縱横輕玉鈐。遺編最愛孫武説，往往曹杜遭夷芟。關西幕府原校：一作「下」。不能辟，隴山原校：一作「西」。敗原校：一作「大」。將死可慚。嗟余身賤不敢薦，四十白髮猶青衫。吴興太守詩亦好，往原校：一作「助」。奏玉琯和英咸。盃行到手莫辭醉，明日原校：一作「發」。舉棹天東南。

送胡學士知湖州原校：一本云「送胡宿武平學士」。慶曆元年。

武平天下才，四十滯鉛槧。忽乘使君舟，歸榜原校：一作「艕」。不可纜。都門春漸動，柳色緑將暗。掛帆千里風，水闊江灩灩。吴興水精宫，樓閣在寒鑑。橘柚秋苞繁，烏程春瓮釅。清談越客醉，屢舞吴娘豔。寄詩毋憚頻，原校：一作「煩」。以慰離居念。

哭原校：一作「弔石」。**曼卿**慶曆元年

嗟我識君晚，君時猶壯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軒昂懼驚俗，自原校：一作「似」。隱酒之徒。一飲不計斗，傾河竭崑墟。作詩幾百篇，錦組聯瓊琚。時時出險語，意外研精麤。窮奇變雲煙，搜怪蟠蛟魚。詩成多自寫，筆法顏與虞。旋棄不復惜，所存今幾餘。往往落人間，藏之比明珠。又好原校：一作「愛」。題屋壁，虹蜺隨卷

舒。遺蹤處處在，餘墨潤不枯。朐山頃歲出，我亦斥江湖。乖離原校：一作「睽」。四五載，人事忽焉原校：一作「有」。殊。歸來見京師，心老貌已癯。但驚何其衰，豈意今也無。才高不少下，闊若與世疏。驊騮當少時，其志萬里塗。一旦老伏櫪，猶思玉山芻。天兵宿西北，狂兒尚稽誅。而令壯士死，痛惜無賢愚。歸魂渦上田，露草荒春蕪。

送曇穎歸廬山❶慶曆元年

吾聞廬山久，欲往世俗拘。昔歲貶夷陵，扁舟下江湖。八月到湓口，停帆望香爐。香爐雲霧間，杳靄疑有無。忽值秋日明，彩翠浮空虛。信哉奇且秀，不與灊霍俱。偶病不時往，❷中流但踟躕。今思尚髣髴，恨不傳畫圖。曇穎十年舊，風塵客京都。一旦不辭訣，飄然卷衣原校：一作「長」。裾。山林往不返，古亦有吾儒。西北苦兵戰，江南仍旱枯。新秦又攻寇，京陝募兵夫。聖君念蒼生，賢相思良謨。嗟我無一説，朝紳拖舒舒。未能膏鼎鑊，又不老菰蒲。羨子識所止，雙林歸結廬。

送孔秀才遊河北慶曆元年

吾始未識子，但聞楊公賢。及子來叩門，手持贈子篇。賢愚視所與，不待交子原校：一作「得交一」。言。子文諧律吕，子行潔琅玕。行矣慎所遊，惡草能敗蘭。

❶「送曇穎」，原卷後校：「一作『送僧曇穎』。」
❷「時」，衡本作「得」。

送黎生下第還蜀 慶曆二年

黍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扶王貶吳楚，大法加諸侯。妄儒泥於魯，甚者云黜周。大旨既已矣，❶安能討原校：一作「計」。源流。遂令學者迷，異說相交鉤。黎生西南秀，挾策來東遊。原校：一作「州」。有司不見採，春霜滑歸輈。自云喜三傳，力原校：一作「方」。欲探微幽。凡學患不彊，苟至將焉廋。聖言簡且直，慎勿迂其求。經通道自明，下筆如戈矛。一敗不足衄，後功掩前羞。

居士集卷第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猛虎》詩「引身入扱中」，朝佐攷字書，「扱」音插，取也、獲也、舉也、引也、收也，義與詩不類。按韓文公《城南聯句》云：「鞁妖藤索絣。」時景通云：「布活套於狐徑而掎其足，謂之鞁。」「鞁」、「扱」聲相近，公用「扱」字，義或取此。

《蝦蟆碚》詩，諸本皆作「碚」。朝佐攷字書無此字。按《東坡集·決囚經歷》詩「忽憶尋蟆培」，其字從土。又《南行集》，二蘇皆有《蝦蟇培》詩，《欒城》作「培」，《東坡》作「背」。今秘書正字項安世嘗自蜀來，云土人寫作「背」字，音「佩」。

❶「矣」，原卷後校：「一作『失』。」曾本校：「家本作『失』。」

歐陽脩全集卷二　居士集卷第二

古詩二十首

送楊闢秀才慶曆三年

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鶚。既又得楊生，群獸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識慚未博。楊生初誰師，仁義而禮樂。天姿樸且茂，美不待追琢。始來讀其文，如渴飲醴原校：一作「湩」。酪。❶既坐即之談，稍稍吐鋒鍔。非唯富春秋，固已厚天爵。有司選群材，繩墨困量度。胡爲謹毫分，而使遺磊落。至寶異常珍，夜光驚把握。駭者棄諸塗，竊拾充吾橐。其於獲二生，厥價玉一轂。嗟吾雖得之，氣力獨何弱。帝閽啓巖巖，原校：一作「嚴嚴」。欲獻前復却。遽令扁舟下，飄若吹霜籜。世好競辛鹹，古味殊淡泊。原校：一作「薄」。否泰理有時，惟窮見其確。

送孔生原校：一本「生」作「監簿」。再遊河北慶曆二年

志士惜白日，高車無停輪。孔生東魯儒，年少勇且仁。大軸獻理匭，長裾弊街塵。門無黃金聘，家有白髮親。寒風八九月，北渡大河津。玉塞積精甲，金戈耀秋

❶「醴」，曾本作「湩」，校云：「吉本作『醴』」。

雲。孔生力數斗，其智兼千人。短褐不自暖，高談吐陽春。北州多賢侯，待原校：一作「得」。士誰最勤。一見贈雙璧，再見延上賓。丈夫患不遇，豈患長賤貧。

送慧勤歸餘杭慶曆三年

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墻。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原校：一作「乃」。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原校：一作「箘」。筍鄙羔羊。❶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❷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飢腸。東南地秀絶，山水澄清原校：一作「鮮」。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原校：一作「兮」。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奔走不自遑。始知仁義力，可以治膏肓。有志誠可樂，原校：一作「嘉」。及時宜自彊。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檣。歸兮能來否，❸送子以短章。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原校：一本作「謝張續李常寄」。先生，石介也。慶曆三年。

先生二十年東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間張續與李常，剖琢珉石原校：一作「如剖珉

❶「菌」，宋刻本校：「恕本從竹。」
❷「飯」，原卷後校：「一作『供』。」
❸「歸兮」，原卷後校：「一作『歸去』。」

石」，一作「如剖衆石」。得天璞。❶大圭雖不假雕琢，原校：一作「鐫」。但未磨礲出圭角。二生固是天下寶，豈與先生私褚橐。先生示我何矜誇，手携文編謂新作。得之數日未暇讀，意欲百事先原校：一作「前」。屏却。夜歸獨坐南窗下，寒燭青熒如熠爚。病眸昏澁乍開緘，燦若月原校：一作「日」。星明錯落。辭嚴意正質非俚，原校：一作「高且簡」。古味雖淡醇不薄。千年佛老原校：一作「老佛」。賊中國，禍福依憑群黨惡。拔根掘窟期必盡，有勇無前力何犖。乃知二子果可用，非獨詞原校：一作「特言」。堅由志確。朝廷清明天子聖，陽德彙進群陰剥。大烹養賢有列原校：一作「味別」。鼎，豈久師門共藜藋。原校：一本有「先生在魯魯皆化，苟用於朝其利博」兩句。又一本「在」作「居」，「朝」作「時」。予原校：一作「我」。慚職諫未能薦，有酒且慰先生酌。

絳守居園池原校：一本上有「留題」字。慶曆四年。

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原校：一作「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原校：一作「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原校：一本有「《方言》《爾雅》不訓詁，幾欲古譯從象胥」兩句。荒煙古木蔚遺墟，我來嗟秖原校：一作「止」。得其餘。栢槐端莊偉丈夫，❷蒼顔鬱鬱老不枯。靚容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鬅虎搏豈足道，❸記録細碎何區區。虙氏八卦畫河圖，禹湯

❶「剖瑑珉石」，曾本校：「蘇本作『如剖珉石』」。
❷「槐」，宋刻本校：「一作『檜』。」
❸「鬅」，曾本作「人」。又「足」，宋刻本校：「一作『知』。」

臯虺原校：一作「陶」。暨唐虞。豈不古奥萬世模，嫉世姣巧原校：一作「好」。習卑汙。以奇矯薄駭群愚，❶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爲躊躇，作詩聊謔爲坐娛。

晉祠原校：一本作「過并州晉祠泉」。慶曆四年。

古原校：一作「故」。城南出十里間，鳴渠夾路原校：一作「石渠夾道」。何潺潺。行人望祠下馬謁，退即祠下窺水源。❷地靈草木得餘潤，鬱鬱古原校：一作「松」。栢含蒼煙。并兒自古事原校：一作「重」。豪俠，❸戰爭五代幾百年。天開地闢真主出，猶須再駕方凱旋。頑民盡遷高壘削，❹秋草自緑埋空垣。原校：一作「自緣空塞垣」。并人昔遊晉水上，清鏡照耀涵朱顔。晉水今入并州裏，稻花漠漠澆平田。廢興髣髴無舊原校：一作「故」。老，氣象寂寞餘山川。惟存祖宗聖功業，干戈象舞被管絃。我來覽登原校：一作「登覽」。爲歎息，暫照白髮臨清泉。鳥啼人去廟門闔，還有山月來娟娟。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慶曆四年

群峰擁軒檻，竹樹陰漠漠。公胡苦思山，規構自心作。惟予原校：一作「予亦」。愛山者，初仕即京洛。嵩峰三十六，終日對高閣。陰晴無朝暮，❺紫氣常浮泊。雄然九州中，氣象壓寥廓。亦嘗步其巔，培塿視原校：

❶「駭群」，原卷後續校：「一作『駮群』。」
❷「窺」，原卷後校：「一作『觀』。」
❸「豪俠」，原卷後校：「一作『游俠』。」
❹「高壘」，原卷後校：「一作『孤壘』。」
❺「朝暮」，原卷後校：「石本作『昏朝』。」

一作「觀」。四岳。其後竄荊蠻，始識峽山惡。長江瀉天來，巨石忽開拓。始疑茫昧初，渾沌死鐫鑿。神功夜催就，萬仞成原校：一作「或」。一削。尤奇十二峰，隱見入冥邈。人蹤斷攀緣，異物宜所託。顧瞻但徘徊，想像逢綽約。❶嵩山近可愛，泉石吾已諾。終期友幽人，❷白首老雲壑。荊巫惜遐荒，詭怪杳難貌。至今清夜思，魂夢輒飛愕。偶來玩茲亭，塵眼刮昏膜。況逢秋雨霽，濃翠新染濯。峰端上明月，且可留幽酌。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原校：一本題上有「補成」字。慶曆四年。

寒原校：一作「晨」。雞號荒林，山壁月倒掛。披衣起視夜，攬轡念行原校：一作「遐」。邁。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屆。高河瀉長空，勢落九州外。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❸原校：一作「色清餘曖」。緬懷京師友，文原校：一作「有」。酒邈原校：一作「邀」。高會。❹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磨原校：一作「摩」。蓋。❺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霧霈。譬原校：一作「勢」。如千里馬，原校：一作「足」。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柬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原校：一作「後猶無」。輩。文詞愈清新，心意

❶「綽約」，原卷後校：「京本作『婥約』，《莊子》作『淖約』。」

❷「期」，曾本作「朝」。又「友」，曾本校：「蘇本作『有』。」

❸「氣清餘睡」，《宋文鑑》作「氣清餘曖」。曾本校：「宣和本作『色清餘曖』。」

❹「邈」，曾本校：「宣和本作『邀』。」

❺「磨」，曾本校：「吉本作『摩』。」

雖原校：一作「難」。老大。譬如妖韶女，❶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原校：一作「淡」。咀嚼苦難嘬。初如食橄欖，❷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❸原校：一作「爍」。舉世徒原校：一作「盡」。驚駭。梅窮獨我知，原校：一作「我獨奇」。古貨今難賣。原校：一作「物今誰買」。二子雙鳳凰，百鳥之嘉瑞。雲煙一翱翔，羽翮一摧鎩。安得相從遊，終日鳴噦噦。問胡原校：一作「相問」。苦思之，對酒把原校：一作「把酒對」。新蟹。

病中代書奉寄聖俞二十五兄原校：一本無「奉」及下四字。慶曆五年。

憶君去年來自越，值我傳車催去闕。是時新秋蟹正肥，恨不一醉與君別。今年得疾原校：一作「別病」。因酒作，一春不飲氣彌劣。飢腸未慣飽甘脆，原校：一作「平生乍得飽甘肥」。九蟲寸白原校：一作「腹蟲不慣」。爭爲孽。一飽猶能致身患，寵禄豈無神所罰。乃知賦予分有涯，適分自然無夭閼。昔在洛陽年少時，春思每先花亂發。萌芽不待楊柳動，探春馬蹄常踏雪。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顔侵塞下風霜色，病過鎮陽桃李月。兵閑事簡居可樂，心意自衰非屑屑。日長天暖惟欲睡，原校：一作「眠」。睡美尤厭春鳩聒。北潭去城無百步，渌水冰銷魚撥刺。❹經時曾未著脚到，好景但聽遊人説。官榮雖厚世味薄，始信衣纓乃羈紲。故人有幾獨思君，安得見君憂暫豁。公厨

❶「譬如」，《六一詩話》作「有如」。
❷「初」，《六一詩話》作「又」。
❸「轢」，原卷後校：「一作『鑠』。」
❹「冰銷」，原卷後校：「一作『涓涓』。」

酒美遠莫致，念君貫原校：一作「慣」。飲衣屢脱。郭生書來猶未到，想見新詩甚飢渴。少年事事今已去，惟有愛詩心未歇。君閑可能爲我作，莫辭自書藤紙滑。少低筆力容原校：一作「留」。我和，無使難追韻高絶。

鎮陽殘杏原校：一本有「寄聖俞」字。慶曆五年。

鎮陽二月春苦寒，東風力弱冰雪頑。北潭跬步病不到，即常山宫後池也，州之勝游惟此。何暇騎馬尋郊原。鵾原校：一作「雕」。丘新晴暖已動，砌下流水來潺潺。鵾丘水在州西十五里，以長渠引走城中。但聞簷間鳥語變，不覺桃杏開已闌。人生一世浪自苦，盛衰桃杏開落間。西亭昨日偶獨到，原校：一作「往」。猶有一樹當南軒。殘芳爛漫看更好，皓若春雪團枝繁。無風已恐自零落，長條可愛不可攀。猶堪携酒醉其下，誰肯伴我頹巾冠。

班班林間鳩寄内慶曆五年

班班林間鳩，穀穀命其匹。迨天之未雨，與汝勿相失。春原洗新霽，緑葉暗朝日。鳴聲相呼和，原校：一作「呼相諧」。應答如吹原校：一作「若吕應嘉」。律。深棲柔桑暖，下啄高田實。人皆笑汝拙，無巢以家室。易安由寡求，吾羡拙之佚。吾雖有室家，出處曾不一。原校：一本有「豈如鳴鳩樂，天性免乖咈」兩句。荆蠻昔竄逐，奔走若鞭抶。山川瘴霧深，江海波濤颶。跬步子所同，淪棄甘共没。投身去人眼，已廢誰復嫉。山花與野草，我醉子鳴瑟。但知貧賤安，不覺歲月

忽。還朝今幾年，官禄霑兒姪。❶身榮責愈重，器小憂常溢。今年來鎮陽，留滯見春物。北潭新漲渌，魚鳥相聱耴魚乙切。原校：一作「懽聲逸」。我意不在春，所憂空自咄。一官誠易了，報國何時畢。高堂母老矣，衰髮不滿櫛。昨日寄書言，新陽發舊疾。藥食原校：一作「石」。子雖勤，豈若我在膝。又云子亦病，蓬首不加髴。書來本慰我，使我煩憂鬱。思家春夢亂，妄意占凶吉。却思夷陵囚，其樂何可述。前年辭諫署，朝議不容乞。孤忠一許國，家事豈復原校：一作「暇」。卹。横身當衆怒，見者旁可慄。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輔弼。君恩優大臣，進退禮有秩。小人妄希旨，論議争操筆。又聞説朋黨，次第推甲乙。而我豈敢逃，不若先自劾。上賴天子聖，必未原校：一作「未必」。加斧鑕。一身但得貶，群口息啾唧。公朝賢彦衆，避路原校：一本作「讓」。當揣質。苟能因謫去，引分思藏密。還爾禽鳥性，樊籠免驚怵。子意其謂何，吾謀今已必。原校：一本有「試思憂與樂，便可齊升黜」兩句。子能原校：一作「如」。甘藜藿，我易解簪紱。嵩峰三十六，蒼翠争聳出。安得携子去，耕桑老蓬蓽。

暮春有感 慶曆五年

幽憂無以銷，春日静愈長。薰風入花骨，花枝午低昂。往來採花蜂，清蜜未滿房。春事已爛漫，落英漸飄揚。蛺蝶無所爲，飛飛助其忙。啼鳥亦屢變，新音巧調簧。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天工施造化，萬物感春陽。我獨不知春，久病卧空

❶「官禄」，原卷後校：「一作『宦禄』」。

堂。時節去莫挽，浩歌自成傷。

洛陽牡丹圖 慶曆二年

洛陽地脉花最宜，牡丹尤爲天下奇。我昔所記數十種，於今十年半忘之。開圖若見故人面，其間數種昔未窺。客言原校：一作「云」。近歲花特異，往往變出呈新枝。洛人驚誇立名字，買種不復論家貲。比新較舊難原校：一作「莫」。優劣，爭先擅價各一時。當時絶品可數者，魏紅窃窕姚黄妃。壽安細葉開尚少，原校：一作「早」。朱砂玉版人原校：一作「猶」。未知。傳聞千葉昔未有，只從左紫名初馳。四十年間花百變，最後最好潛溪緋。今花雖新我未識，未信與舊誰妍媸。當時原校：一作「年」。所見已云絶，豈有更好原校：一作「妍」。此可疑。古稱天下無正色，但恐世好隨時移。鞓紅鶴翎豈不美，斂色如避新來姬。何況遠説蘇與賀，有類異世誇嫱施。造化無情宜一概，偏此著意何其私。又疑人心愈巧僞，天原校：一作「各」。欲鬭巧窮精微。不然元化朴散久，豈特近歲尤澆漓。爭新原校：一作「先」。鬭麗若不已，更後百載知何爲。但應新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年衰。

鎮陽讀書 慶曆五年

春深夜苦短，燈冷焰不長。塵蠹文字細，病眸澁無光。坐久百骸倦，中遭群慮戕。尋前顧後失，得一念原校：一作「而」。十忘。乃知學在少，老大不可彊。廢書誰與語，歎息自悲傷。因憶石夫子，徂徠有茅堂。前年來京師，講學居上庠。青衫綴朝

士，面有原校：一作「乃棄」。數畝桑。❶不耐群兒嗤，束書歸故鄉。却尋茅堂在，高臥泰山傍。聖經日陳前，弟子羅兩厢。大論叱佛老，高聲原校：一作「言」。誦虞唐。賓朋足棗栗，兒女飽糟糠。雖云待官闕，便欲解朝裳。有似蠶作繭，縮身思自藏。嗟我一何愚，貪得不自量。平生事筆硯，自可娱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争煌煌。退之嘗有云，名聲暫羶香。誤蒙天子知，侍從列班行。官榮日已寵，❷事業闇不彰。器小以原校：一作「而」。任大，躋顛理之常。❸聖君雖不誅，在汝原校：一作「尔」。豈自遑。不能雖欲止，怳原校：一作「恍」。若失其方。却欲尋舊學，舊學已榛荒。有類邯鄲步，兩失皆茫茫。便欲乞身去，君恩厚須償。又欲求一州，俸錢買歸裝。譬如歸巢鳥，將棲少徊翔。自覺誠未晚，收愚老縑緗。

留題鎮陽潭園 慶曆五年

官雖鎮陽居，身是鎮陽客。北園潭上花，安問誰所植。春風無先後，爛漫争紅白。一花聊一醉，盡醉猶須百。而我病不飲，對花空歎息。朝來不能歸，暮看不忍摘。謂言花縱落，滿地猶可席。不來纔幾時，人事已非昔。芳枝結青杏，翠葉新奕奕。落絮風卷盡，春歸不留迹。空餘緑潭水，尚帶餘春色。疑原校：一作「思」。春竟何之，意謂追可得。東西遶潭行，蜂鳥已寂寂。惘然無所依，歸駕不停軛。寓興誠可

❶「面有」，曾本作「乃棄」，校云：「吉本作『面有』，今從蘇本。」

❷「官榮」，原卷後校：「一作『宦榮』。」

❸「躋顛」，原卷後續校：「一作『顛躋』。」

樂，留情豈非惑。至今清夜夢，猶遶北潭北。

讀原校：一本有「聖俞」字。蟠桃詩寄子美❶慶曆五年

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原校：一本有「偶以怪自戲，作詩驚有唐」兩句。篇章綴談笑，雷電擊幽荒。衆鳥誰原校：一作「不」。敢和，鳴鳳呼其皇。孟窮苦纍纍，韓富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發生一爲宮，揫斂一爲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鏘鏘。天之產奇怪，希世不可常。寂寥二百年，❷至寶埋無光。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原校：一作「夜號清」。霜。霜寒入毛骨，清響哀原校：一作「乃」。愈長。玉山禾難熟，終歲苦飢腸。我不能飽之，更欲不自量。引吭和其音，力盡猶勉彊。原校：一本有「嗟我於韓徒，足未及其墻。而子得孟骨，英靈空北邙」四句。誠知非所敵，但欲繼前芳。近者蟠桃詩，有傳來北方。發我衰病思，藹如得春陽。忻然便欲和，洗硯坐中堂。墨筆不能下，恍恍原校：一作「恍恍」。若有亡。老雞嘴爪硬，未易犯其場。不戰先原校：一作「輒」。自却，雖奔原校：一作「然」。未甘降。更原校：一作「便」。欲呼子美，子美隔濤江。其人雖憔悴，其志獨軒原校：一作「昂」。昂。氣力誠當對，勝敗可交相。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鋩。我亦願助勇，鼓旗譟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釂宜百觴。乖離難會合，此志何由償。

❶「子美」，原卷後續校：「二字上一有『蘇』字。」

❷「寥」，原卷後校：「一作『寞』。」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慶曆五年

北園數畝官墻下，嗟我官居如傳舍。滹沱北渡馬踏原校：一作「蹄」。冰，西山病歸花已謝。落英不見空繞樹，細草初長猶可藉。空園一鎖不復窺，不覺芳蹊繁早夏。隔墻時時聞好鳥，如得嘉原校：一作「佳」。客聽清話。今朝試去繞園尋，緑李橫枝礙行馬。蒲萄憶見初引蔓，翠葉陰原校：一作「成」。陰還滿架。紅榴原校：一作「榴花」。最晚子已繁，猶有殘花藏葉罅。❶原校：一本有「雖無桃李競繁華，固有竹栢資瀟洒」兩句。人生有酒復何求，官事無了須偷暇。古云伏日當早歸，況今著令許休假。能來解帶相就飲，爲子掃月開風榭。

白髮喪女師作❷原校：一本無下四字。慶曆五年。

吾年未四十，三斷哭子腸。一割痛莫忍，屢痛誰能當！割腸痛連心，心碎骨亦傷。出我心骨血，灑爲清淚行。淚多血已竭，毛膚冷無光。自然鬚與鬢，原校：一作「鬢與鬚」。未老先蒼蒼。

永陽大雪 慶曆五年

清流關前一尺雪，鳥飛不度人行絶。❸冰連原校：一作「沍」。谿谷麋鹿死，風勁野田

❶「殘花」，原卷後校：「一作『殘紅』。」
❷此題，曾本校：「蘇本無下四字。」
❸「鳥飛」，原卷後續校：「一作『飛鳥』。」

桑柘折。江淮卑濕殊北地，歲不苦寒常疫癘。老農自言身七十，曾見此雪纔三四。新陽漸動愛日輝，微和習習東風吹。一尺雪，幾尺泥，泥深麥苗春始肥。老農爾豈知帝力，聽我歌此豐年詩。

送章生東歸 慶曆六年

窮山原校：一作「廬」。荒僻人罕顧，子以一身千里來。問子之勤何所欲，自慚報子無瓊瑰。非徒多難學久廢，世事漸懶由心衰。吳興先生富道德，侁侁弟子皆賢材。鄉閭禮讓已成俗，餘風漸被來江淮。子年方少力可勉，往與夫子爲顏回。

居士集卷第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楊闢秀才》詩「如渴飲醴酪」，諸本同，惟衢本作「潼酪」。朝佐按：《列子》：「乳湩有餘。」謝承《後漢書》：「乳爲生湩。湩，乳汁也。」音種，訛而爲「潼」。《史記·匈奴傳》：「湩酪之美。」今正之。

《送慧勤歸餘杭》詩「箘笋鄙羔羊」，衢本、建本、吉本作「箘」，從竹。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蜀本作「菌」，從艹。朝佐按：箘簬，美竹也。菌，蕈也。《呂氏春秋》「越駱之菌」，注：竹筍也。本亦從艹。今兩存之。

此卷《班班林間鳩寄内》云「次第推甲乙」。《廣韻》「第」字注云：「次第，《説文》云本作弟，韋束之次弟也。」

今爲兄弟字。又漢複姓。」《玉篇》亦謂「第」字「今爲第幾」，明非古也。然則古惟用「弟」字，未嘗加竹，史傳皆然。故公集凡言次弟、兄弟之類，並用「弟」字。近世既分而爲二，印本從之。今難盡正，書此以示後人。

歐陽脩全集卷三　居士集卷第三

古詩三十一首

啼鳥 慶曆六年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争。官居荒涼草樹密，撩亂紅原校：一作「亂紅殷」。紫開繁英。花深葉暗耀朝日，日原校：一作「二」。暖衆鳥皆嚶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南窗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黄鸝顔色已可愛，舌端啞咤如嬌嬰。竹林静啼原校：一作「啼盡」。青竹笋，深處不見惟聞聲。陂田遶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雨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緑無人行。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種各嘲哳，異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❶醉與花鳥爲交原校：一作「友」。朋。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閑酒美惜光景，❷惟恐鳥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❶「開」，原卷後校：「一作『間』。」

❷「光」，衢本作「花」。

遊瑯琊山 慶曆六年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止樂聽山鳥，携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時始覺遠，明月高峰巔。

讀徂徠集 慶曆六年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嵯峨。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没，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藁偶自録，滄溟之一蠡。其餘誰付與，❶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❷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音羅。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幺麽。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悌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羔鴈聘黄晞，晞驚走隣家。施爲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子明，不掛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飢坐列鴈鵝。絃誦聒鄰里，唐虞賡詠歌。常續最高第，騫游各名

❶「付」，原作「附」，據《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❷「古」，《宋文鑑》作「若」。

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皤。夭壽反仁鄙，❶誰尸此偏頗。不知諏諏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暫諠譁。生爲舉世疾，死也原校：一作「者」。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爲歌。

大熱二首 慶曆六年

四時成萬物，寒暑迭鈞陶。壯陽當用事，大夏蒸炎歊。造化本無情，怨咨徒爾勞。身微天地闊，四顧無由逃。九門閶闔開，萬仞崑崙高。積雪寒凜凜，清風吹寥寥。嗟我雖欲往，而身無羽毛。

陽暉爍四野，萬里纖雲收。羲和困路遠，正午當空留。枝條不動影，草木皆含愁。深林虎不嘯，卧喘如吴牛。蜩蟬一何微，嗟爾徒啾啾。

幽谷泉 慶曆六年

踏石弄泉流，尋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溉稻滿春疇，鳴渠遶茅屋。生長飲泉甘，蔭泉栽美木。潺湲無春冬，日夜響山曲。❷自言今白首，未慣逢朱轂。顧我應可怪，每來聽不足。

百原校：一作「柏」。子坑賽龍 慶曆六年

嗟龍之智誰可拘，出入變化何須臾。壇平樹古潭底黑，沉沉影響疑有無。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拏空虛。黿魚帶去

❶「反仁」，原卷後校：「一作『及仁』。」
❷「日夜」，原卷後校：「石本作『夜夜』。」

半空落，雷輷電走先後驅。傾崖倒澗聊一戲，頃刻萬物皆涵濡。青天却掃萬里静，但見緑野如雲敷。明朝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野巫醉飽廟門闔，❶狼藉烏鳥争殘餘。

憎蚊 慶曆六年

擾擾萬類殊，可憎非一族。甚哉蚊之微，豈足汙簡牘。乾坤量廣大，善惡皆含育。荒茫原校：一作「荒」。三五前，民物交相黷。禹鼎象神姦，蛟龍遠潛伏。周公驅猛獸，人始居川陸。爾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患已云除，細微遺不録。蠅虻蚤虱蟣，蜂蠍蚖蛇蝮。惟爾於其間，有形纔一粟。雖微無柰衆，惟小難防毒。嘗聞高郵間，猛虎死淩辱。哀哉露筋女，萬古讎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怪窮邊俗。晨飱下帷幬，盛暑泥駒犢。我來守窮山，地氣尤卑溽。官閑懶所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枕席厭緣撲。燻簷原校：一作「之」。苦煙埃，燎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氣飛炎熇。羲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轂。清風得夕涼，如赦脱囚梏。掃庭露青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原校：一作「日」。忍此見原校：一作「見此」。迫促。翾翾伺昏黑，稍稍出壁屋。❷填空來若翳，聚隙多可掬。叢身疑陷圍，聒耳如遭哭。猛攘欲張拳，暗中甚原校：一作「疑」。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盤飧勞扇拂，立寐僵僮僕。端然窮百計，還坐瞑雙目。於吾固不較，在爾誠爲

❶「飽」，曾本作「倒」。

❷「出」，原卷後校：「一作『去』。」

酷。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騶虞鳳凰麟，千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重讀徂徠集慶曆七年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懽。切切原校：一作「昭昭」，一作「昭晰」。善惡戒，丁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原校：一作「子」。沉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顔。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原校：一作「傳」。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原校：一作「傳十以爲百」。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原校：一作「於」。深山。待彼謗焰原校：一作「艷」。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原校：一作「輕死此」。不難。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❶已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我欲犯衆怒，❷爲子記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兒女頑。經歲不見報，有辭未能銓。原校：一作

❶「主」，《宋文鑑》作「言」。

❷「欲」，曾本作「久」。

「詮」。忽開子遺文，使我心已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汝癭答仲儀 原校：一作「答王素汝癭」。慶曆七年

君嗟汝癭多，誰謂汝土惡。汝癭雖云苦，汝民居自樂。鄉閭同飲食，男女相媒妁。習俗不爲嫌，譏嘲豈知怍。汝山西南險，平地猶磽确。❶原校：一作「确犖」，一作「磽硞」，一作「确硞」。汝樹生擁原校：一作「癰」。腫，根株浸溪壑。山川固已然，風氣宜其濁。接境化襄鄧，餘風被伊雒。思予昔曾遊，所見可驚愕。喔喔聞語笑，❷纍纍滿城郭。傴婦懸甕盎，嬌嬰包卵㲉。無由辨肩頸，有類龜縮殼。❸噫人稟最靈，反不如鳧鶴。駢枝雖形累，小小固原校：一作「故」。可略。癰瘍暫畜聚，決潰終當涸。贅疣附支體，幸或不爲虐。未若此巍然，所生非所託。咽喉繫性命，鍼石難砭原校：一作「破」。削。農皇古神聖，爲世名百藥。豈不有方書，頑然莫銷爍。❹原校：一作「礫」。温湯汝靈泉，亦不能湔瀹。君官雖謫居，政可瘳原校：一作「療」。民瘼。奈何不哀憐，而反恣訶原校：一作「嘲」。謔。文辭騁新工，醜怪極名貌。汝士雖多奇，汝女少纖弱。翻思太守宴，誰與唱清角。乖離南北殊，魂夢山陂邈。握手未知期，寄詩原校：一作「書」。聊一噱。

❶「磽确」，宋刻本校：「恕本作『确硞』。」
❷「語笑」，原卷後校：「一作『笑語』。」
❸「類」，原卷後校：「一作『似』。」
❹「爍」，影元本校：「一作『鑠』。」

滄浪亭原校：一本上云「寄題子美」。慶曆七年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原校：一作「賦」。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新篁抽笋添夏影，原校：一作「景」。老枿亂發争春妍。水禽閑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癈，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遠，❶雖有來路曾無緣。❷窮奇極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目異境無窮邊。❸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净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原校：一有「姑蘇臺邊人響絶，夜静往往聞鳴船」兩句。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衹賣四萬錢。又疑此境原校：一作「景」。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脱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原校：一作「知」。扁舟任飄兀，紅蕖緑浪摇醉眠。❹丈夫身在豈長棄，新詩美酒原校：一作「詩新酒美」。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寶劍

寶劍匣中藏，暗室夜常原校：一作「□」。明。❺欲知天將雨，錚爾劍有聲。神龍本一

---

❶「到」，原卷後校：「一作『去』。」

❷「曾」，影元本校：「一作『苦』。」

❸「目」，衢本、《宋文鑑》、曾本作「見」。曾本「見」下校云：「吉本作『目』，今從家本。」

❹「蕖」，原作「渠」，原卷後校云「『紅渠』一作『紅蕖』」，今據改。

❺「常」，原校「一作『□』」，有脱文，宋刻本、曾本校「一作『長』」，四庫本校「一作『尚』」。

物，氣類感則鳴。常恐躍匣去，有時暫開鎘。❶原校：疑止當作「扃」。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冰。此劍在人間，百妖夜收形。姦兇與佞媚，膽破骨亦驚。試以向星月，飛光射欃槍。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柰何狂胡兒，尚敢邀金繒。

秋晚凝翠亭 探韻作。慶曆六年

黄葉落原校：一作「落葉滿」。空城，青山遶官廨。風雲凄已高，歲月驚何邁。陂田寒未收，野水淺生派。晴林紫榴拆，霜日紅梨曬。蕭疎喜竹勁，寂寞傷蘭敗。叢菊如有情，幽芳慰孤介。嘉客日可攜，寒醅美新醡。音債。登臨無厭頻，冰雪行即屆。

菱溪大原校：一本無「大」字。石 慶曆六年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石露出寒溪垠。苔昏土蝕禽鳥啄，出没溪水秋復春。溪邊老翁生長見，疑我來視何殷勤。愛之遠徙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行穿城中罷市看，但驚可怪誰復珍。荒煙野草埋没久，洗以石竇清泠泉。朱欄綠竹相掩映，選原校：一作「邀」。致佳處當南軒。❷南軒旁列千萬峰，曾未有此奇嶙峋。乃知異物世所少，萬金争買傳幾人。山河百戰變陵谷，何爲落彼荒溪濆。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説争

❶「鎘」，衡本作「扃」。

❷「選」，曾本校：「蘇本作『邀』。」

紛紜。皆云女媧初鍛鍊，❶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視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温。❷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燔。苟非神聖親手迹，不爾孔竅原校：一作「穴」。誰雕剜。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鐫鑿無瑕痕。嗟予有口莫能辨，歎息但以兩手捫。❸盧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文。争奇鬬異各取勝，遂至荒誕無根原。天高地厚靡不有，原校：一作「有定」。醜好萬狀奚足論。惟當掃雪席其側，日與嘉客陳清罇。

送姜秀才遊蘇州 寶元元年

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尚弱齡君秀發。同時並薦幾存亡，一夢十年如倏忽。壯心君未減青春，多難我今先白髮。山花撩亂鳥綿蠻，更盡一罇明日别。

送孫秀才 慶曆六年

高門煌煌爀如赭，勢利聲名争借假。❹原校：一作「假借」。嗟哉子獨不顧之，訪我千山一羸馬。明珠渡水覆舟失，贈我璣貝猶滿把。生携文數十篇見訪，渡江而失。遲遲顧我不欲去，問我無窮慚報寡。時之所棄子獨嚮，無乃與世異取捨。❺

❶「初鍛」，原卷後校：「一作『所鍛』。」
❷「此」，曾本作「以」。
❸「息」，原卷後校：「一作『惜』。」
❹「争借假」，原卷後校：「一作『相假借』。」
❺「世」，原卷後校：「一作『時』。」

雖原校：一作「難」。老大。譬如妖韶女，❶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原校：一作「淡」。咀嚼苦難嘬。初如食橄欖，❷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❸原校：一作「爍」。舉世徒原校：一作「盡」。驚駭。梅窮獨我知，原校：一作「我獨奇」。古貨今難賣。原校：一作「物今誰買」。二子雙鳳凰，百鳥之嘉瑞。雲煙一翱翔，羽翮一摧鎩。安得相從遊，終日鳴噦噦。問胡原校：一作「相問」。苦思之，對酒把原校：一作「把酒對」。新蟹。

病中代書奉寄聖俞二十五兄原校：一本無「奉」及下四字。慶曆五年。

憶君去年來自越，值我傳車催去闕。是時新秋蟹正肥，恨不一醉與君別。今年得疾原校：一作「別病」。因酒作，一春不飲氣彌劣。飢腸未慣飽甘脆，原校：一作「平生乍得飽甘肥」。九蟲寸白原校：一作「腹蟲不慣」。爭爲孽。一飽猶能致身患，寵禄豈無神所罰。乃知賦予分有涯，適分自然無夭閼。昔在洛陽年少時，春思每先花亂發。萌芽不待楊柳動，探春馬蹄常踏雪。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顔侵塞下風霜色，病過鎮陽桃李月。兵閑事簡居可樂，心意自衰非屑屑。日長天暖惟欲睡，原校：一作「眠」。睡美尤厭春鳩聒。北潭去城無百步，渌水冰銷魚撥剌。❹經時曾未著脚到，好景但聽遊人說。官榮雖厚世味薄，始信衣纓乃羈紲。故人有幾獨思君，安得見君憂暫豁。公厨

❶「譬如」，《六一詩話》作「有如」。
❷「初」，《六一詩話》作「又」。
❸「轢」，原卷後校：「一作『鑠』。」
❹「冰銷」，原卷後校：「一作『涓涓』。」

校：一作「枝」。人生此事尚難必，❶況欲功名書鼎彝。深紅淺紫看雖好，原校：一作「美」。顏色不奈東風吹。緋桃一樹獨後發，意若待我留芳菲。清香嫩蘂含不吐，日日怪我來何遲。無情草木不解語，向我有意偏依依。群芳落盡始爛漫，榮枯不與衆豔隨。念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盛開比落猶數日，清原校：一作「芳」。罇尚可三四攜。

秋懷二首寄聖俞原校：一本「擬孟郊體秋懷」。

慶曆七年。

孤管叫秋月，清砧韻霜風。天涯遠夢歸，原校：一作「歸遠夢」。驚斷山千重。群物動已息，百憂感從中。日月矢雙流，四時環無窮。隆陰夷老物，摧折壯士胸。壯士亦何爲，素絲悲青銅。群木落空原，南山高巃嵸。巉巖想詩老，瘦骨寒愈聳。詩老類秋蟲，吟秋聲百種。❷披霜原校：一作「芳」。掇孤英，泣古弔荒冢。琅玕叩金石，❸清響聽生悚。何由幸見之，使我滌煩冗。飛鳥下東南，❹音書無日捧。

希真堂東原校：一本無「東」字。**手種菊花十月始開**慶曆七年

當春種花唯恐遲，我獨種菊君勿誚。春枝滿園爛張錦，風雨須臾落顛倒。看多

❶「人生此事尚難必」，原卷後校：「一作『世間小事尚如此』。」
❷「吟秋」，原卷後校：「一作『鳴秋』。」
❸「琅玕」，原卷後校：「一作『琅琅』。」
❹「下」，原卷後校：「一作『不』。」

易猒情不專，鬬紫誇紅隨俗好。豁然高秋天地肅，百原校：一作「萬」。物衰零誰暇弔。君看金蘂正芬敷，曉日浮霜相照耀。原校：一本有「後時寧與竹栢榮，媚世不爭桃李笑」兩句。煌煌正色秀可餐，藹藹清香寒愈峭。高人避喧守幽獨，淑女静原校：一作「靚」。容修原校：一作「羞」。窈窕。❶方當摇落看轉佳，慰我寂寥何以報。時攜一罇相就飲，如得貧交論久要。我從多難壯心衰，迹與世人殊静躁。種花勿原校：一作「不」。種兒女花，❷老大安能逐年少。

拒霜花 慶曆七年

芳菲能幾時，顔色如自愛。鮮鮮弄霜曉，裊裊含風態。蕙蘭殞秋香，桃李媚原校：一作「嬌」。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笑黄菊花，籬根守憔悴。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 原校：一本作「奉和徐生見示懷嵩樓晚飲」，一本無「見示」字。慶曆七年。

滁山不通車，滁水不載舟。舟車路所窮，嗟誰肯來遊。念非吾在此，二子來何求。不見忽三年，見之忘百憂。問其别後學，初若繭緒抽。縱横漸組織，文章爛然浮。引伸無窮極，卒斂以軻丘。少進日如此，❸老退誠可羞。弊邑亦何有，青山遶城

❶「静」，衢本作「靚」。又「修」，《宋文鑑》作「羞」。
❷「勿」，《宋文鑑》作「不」。
❸「日」，原卷後校：「一作『旦』。」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且』。」

樓。泠泠谷中泉，吐溜彼原校：一作「被」。山幽。❶石醜駭溪怪，天奇瞰龍湫。子初如可樂，久乃歎以愀。云此譬圖畫，暫看已宜收。荒涼原校：一作「村」。草樹間，暮館城南陬。破屋仰見星，窻風冷如鎪。歸心中夜起，輾轉卧不周。我爲辨酒肴，羅列蛤與蚌。酒酣微探之，仰笑不頷頭。曰予非此儂，又不負譴尤。自非世不容，安事此爲囚。幸以主人故，崎嶇幾摧輈。一來勤已多，而況欲久留。❷我語頓遭屈，顔慚汗交流。川塗冰已壯，霰原校：一作「霜」。雪行將稠。羡子兄弟秀，雙鴻翔高秋。嗈嗈飛且鳴，歲暮憶南州。❸飲子今日歡，重我明日愁。來貺辱已厚，贈言媿非酬。

瑯琊山六題

原校：一本作「山中六題」，注云「瑯琊山中」。慶曆七年。

歸雲洞

洞門常自原校：一作「似」。起煙霞，洞穴傍穿透谿谷。朝看石上片雲陰，夜半山前春雨足。

瑯琊谿

空山雪消谿水漲，遊客渡谿橫古槎。

---

❶「彼」，曾本校：「蘇本作『被』。」
❷「久」，原卷後校：「一作『之』。」
❸「州」，原卷後校：「一作『洲』。」

不知谿源來遠近，但見流出山中花。

石屏路

石屏自倚浮雲外，石路久無人跡行。
我來攜酒醉其下，卧看千峰秋月明。

班春亭

信馬尋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
野僧不用相迎送，乘興閑來興盡歸。

庶子泉

庶子遺蹤留此地，寒嵓徙倚弄飛泉。
古人不見心可見，一片清光長皎然。

惠覺方丈

青松行盡到山原校：一作「松」。門，亂峰深處開方丈。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聲名傳海上。

居士集卷第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汝癭詩》「平地猶确礯」，衢本作「确犖」，吉本作「磽礯」，建本作「确礯」，蜀本、羅氏本作「磽确」。朝佐按：字書「磽」通作「墝」，「确」通作「埆」。礐磬、磽确，不平也。犖，駁牛也。礯，石相扣聲。「确犖」、「磽礯」、

「确礐」，字各不同，今從蜀本、羅氏本作「磽确」，而以諸本注其下。

歐陽脩全集卷四　居士集卷第四

古詩二十四首

贈無爲軍李道士二首❶名景仙。慶曆七年。

無爲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音如石上瀉流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雲陰。

李師琴紋原校：一作「形」。如卧蛇，一彈使我三咨嗟。五音商羽主肅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黄鍾回暖律，當冬草木皆萌芽。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停嘔啞。我怪李師年七十，面目明秀光如霞。問胡以然原校：一作「試問胡以」，一作「試問胡然」。笑語我，慎勿辛苦求丹砂。惟當養其根，❷自然燁其華。❸原校：一本無上二句。又云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我聽其言未云足，野鶴何事還思家。抱琴揖我出門去，獵獵歸袖風中斜。

拜赦原校：一作「敕」。慶曆七年。

拜赦原校：一作「敕」。古州南，山火明烈

❶ 原卷後校：「『贈李道士』，石本作『贈宗教李尊師名景仙』。」

❷ 「惟當」，原卷後校：「石本作『但當』。」

❸ 「燁」，原卷後校：「石本作『曄』。」

烈。州人共喧喧，兩丱扶白髮。丁寧天語深，曠蕩皇恩闊。乃知天地施，幽遠無間別。欣欣草木意，喜氣消殘雪。

彈琴效賈島體

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爲原校：一作「琴聞」。古曲聲，如與原校：一作「聞」。古人言。琴聲雖可聽，琴意誰能論。橫琴置牀頭，當午曝背眠。夢見一丈夫，嚴嚴古衣冠。登牀取之坐，❶原校：一作「我琴」。調作南風絃。一奏風雨原校：一作「南」。來，❷再鼓變雲煙。鳥獸盡嚶鳴，草木亦滋蕃。乃知太古時，未遠可追還。方彼夢中樂，心知口難原校：一作「難口」。傳。既覺失其人，起坐涕汍瀾。

酬學詩僧惟晤

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羈臣與弃原校：一作「賤」。妾，桑濮乃淫奔。其言苟原校：一作「或」。可取，龐雜不全純。子雖原校：一作「之」。爲佛徒，未易廢其言。其言在合理，但懼學不臻。子佛原校：一作「之」。與吾儒，異轍難同輪。❸原校：一作「共論」。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苟能知所歸，固有路自新。誘進或可至，拒之誠不仁。維詩於文章，太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原校：一作「繡」。爛成文。拾其裁剪餘，未識衮服尊。

❶「之坐」，衢本、曾本作「我琴」。
❷「雨」，衢本作「南」。
❸「同輪」，曾本作「共論」。

嗟子學雖原校：一作「已」。勞，徒自苦骸筋。原校：一作「自遠涉江津」。勤勤袖卷軸，一歲三及門。惟原校：一作「何」。求一言榮，歸以耀原校：一作「輝」。其倫。❶與夫榮其膚，不若啓原校：一作「豈若習」。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原校：一作「以」。冠巾。❷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原校：一本作「敘別寄聖俞兼酬進道堂夜話見寄之什」。慶曆七年。

長河秋雨多，夜插寒潮原校：一作「湖」。入。❸歲暮孤舟遲，客心飛鳥急。君老忘卑窮，❹文字或綴緝。余生苦難阨，❺原校：一作「拙」。世險蹈已習。離合二十年，乖睽多聚集。常時飲酒別，今別輒飲泣。君曰吾老矣，不覺兩袖濕。我年雖少君，白髮已揖揖。即入反。憶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玆遭檻穽，❻一落誰引汲。顛危偶脱死，藏竄甘自縶。原校：一作「蟄」。但令身尚在，❼果得手重執。聞來喜迎前，貌改驚乍揖。別離纔幾時，舊學廢百十。殘章原校：一作「編」。與斷藁，草草各收拾。空窻原校：一作「堂」。語青燈，夜雨聽霰霰。原校：一作「濈濈」。明朝解舟南，歸翼縱莫戢。還期明月飲，幸此中秋及。酒酣弄篇章，四坐困供給。歡言正喧譁，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濁醪聊原

❶「耀」，曾本校：「家本作『輝』。」
❷「加」，曾本校：「家本作『以』。」
❸「插」，原卷後校：「一作『牐』。」
❹「老」，原卷後校：「一作『去』。」
❺「難」，原卷後校：「一作『艱』。」衢本、曾本作「艱」，且校云：「吉本作『難』。」
❻「檻穽」，原卷後校：「一作『陷穽』。」
❼「尚」，原卷後校：「一作『幸』。」衢本、曾本作「幸」，且校云：「吉本作『尚』。」

校：一作「猶」。共挹。輕原校：一作「歸」。橈動翩翩，晚水明熠熠。行心原校：一作「貪前」。去雖迫，訣語出猶澁。歸來録君詩，卷軸多䚢䚢。誰原校：一作「雖」。云已老矣，❶意氣何嶪岌。惜哉方壯時，千里足常躡。知之莫予深，力不足呼吸。歎吁偶成篇，聊用綴君什。

紫石屏歌原校：一本作「月石硯屏歌寄蘇子美」。

慶曆七年。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千丈潭。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净，原校：一作「徹」。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爲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緘。天公呼雷公，夜持巨斧隳嶄巖。墮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鏡在玉匳。❷蝦蟇白兔走天上，空留桂影猶杉杉。原校：一作「毿毿」。景山得之原校：一作「虢州刺史」。惜不得，贈我意與原校：一作「比」。千金兼。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簷。大哉天地間，萬怪難悉談。嗟予不度量，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三辰行，日月尤尊嚴。若令下與物爲比，去声。擾擾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口欲説嗟如鉗。吾奇原校：一作「知」。蘇子胷，羅列萬象中包含。不惟胷寬膽亦大，屢出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見蘇子心懷慚。不經老匠先指決，有手誰敢施鐫鑱。呼工畫石持寄似，原校：一作「此」。幸子留意

❶「誰」，衢本作「雖」。

❷「在」，原卷後校：「一作『生』」。

其無謙。

聚星堂前紫薇花 皇祐二年

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煙晚溟濛，清露晨點綴。豈無陽春月，所得時節異。静女不争寵，幽姿如自喜。音戲。將期誰顧眄，獨伴我憔悴。而我不彊飲，繁英行亦墜。相看兩寂寞，孤詠聊自慰。

獲麟贈姚闢先輩 皇祐元年

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爲之説，聞者未免非。而子獨曰然，有如塤應篪。惟麟不爲瑞，其意乃可推。春秋二百年，文原校：一作「辭」。約義甚夷。一從聖人没，學者自爲師。峥嶸衆家説，平地生嶮巇。相沿益迂怪，各鬬出新奇。爾來千餘歲，原校：一作「千載餘」，一作「千歲餘」。舉世不知迷。焯哉聖人經，照耀萬世疑。自從蒙衆説，日月遭蔽虧。常患無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子昔已好古，此經手常持。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卑。近又脱賦原校：一作「賤」。格，飛黄擺銜羈。聖門開大道，夷路肆騰嬉。便可勸衆説，旁通原校：一作「異端」。塞多岐。正途趨原校：一作「常」。簡易，慎勿事嶇崎。著述須待老，❶積勤宜少時。苟思垂後世，大禹尚胼胝。顧我今老矣，兩瞳原校：一作「目」，一作「眼」。蝕昏眵。大書難久視，❷心在力已衰。因思少自棄，今縱悔可追。戒我以勉子，臨

❶「須」，曾本作「雖」，且校云：「吉本作『須』。」

❷「難」，原卷後校：「一作『雖』。」

文但吁嘻。❶

喜雨 皇祐二年

大雨雖霶霈，隔轍分晴陰。小雨散浸淫，爲潤廣且深。浸淫苟不止，利澤何窮已。無言雨大小，原校：一作「言雨大小異」。小雨農尤喜。宿麥已登實，新禾未抽秧。原校：一作「穗」。及時一日雨，終歲飽豐穰。夜響流霡霂，晨暉霽蒼涼。川原浄如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瓜芋，耕夫望陂塘。誰云田家苦，此樂殊未央。

飛蓋橋翫月 原校：一本題上有「六月十四夜」。皇祐元年。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虚静。雲收風波止，❷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暉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翛原校：一作「倏」。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原校：一本無上二句。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原校：一作「逾」。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竹間亭 皇祐二年

啾啾竹間鳥，日夕相嚶鳴。悠悠水中魚，出入藻與萍。水竹魚鳥家，伊誰作斯亭。翁來無車馬，非與彈弋并。潛者入深淵，飛者散縱横。奈何翁屢來，浪使飛走

❶ 「吁嘻」，原卷後校：「一作『吁噫』。」

❷ 「波」，原卷後校：「一作『浪』。」

驚。忘爾榮與利，脱爾冠與纓。還來尋魚鳥，傍此水竹行。鳥語弄蒼翠，魚遊翫清澄。而翁乃何爲，獨醉還自醒。三者各自適，要歸亦同情。翁乎知此樂，無猒日來登。

答吕公著見贈 原校：一本作「奉答通判太傅爲予不飲見贈之作」。皇祐元年。

晉人歌蟋蟀，❶孔子録於詩。因知聖賢心，豈不惜良時。行樂不及早，朱顔忽焉衰。馳光如騕褭，一去不可追。今也不彊飲，後雖悔奚爲。三年謫永陽，陷穽不知危。種樹滿幽谷，疏泉瀉清池。新陽染山木，撩亂發枯枝。無人歌青春，自釃白玉巵。今者荷寬宥，原校：一作「恩」。乞原校：一作「得」。州從爾宜。西湖雖已聞，❷既見又過之。菡萏間紅緑，鴛鴦浮渺瀰。四時花與竹，罇俎原校：一作「酒」。動可隨。況與賢者同，薰然襲原校：一作「偉」。蘭芝。❸醁醅寒且醥，清唱婉而遲。原校：一作「奇」。四坐各已醉，臨觴獨何疑。昔人逢麴車，流涎尚垂頤。況此盃中趣，久得樂無涯。❹多憂衰病早，心在良可噫。原校：一作「嘻」。譬若卧櫪馬，聞鼙原校：一作「鼓」。尚鳴悲。春膏已動脉，原校：一作「忽已動」。百卉漸葳蕤。丹砂得新方，舊疾庶可治。❺尚可執鞭弭，周旋以忘疲。

❶「晉」，原卷後校：「一作『昔』。」
❷「雖」，影元本、衡本作「舊」。
❸「襲」，李本校：「一作『佩』。」
❹「涯」，曾本作「疑」。
❺「治」，李本作「醫」。

送滎陽魏主簿廣。原校：一本作「送魏廣」。

卓犖東原校：一作「魏」。都子，姓名聞十年。窮冬雪塞空，千里至我門。子足未及閾，我衣驚倒顛。僕童原校：一作「童僕」。相視疑，寮吏或不然。❶俛首鵠鶴啄，進趨鳧鴈聯。青衫靴兩原校：一作「兩靴」。脚，❷言色倩原校：一作「情」。以温。❸於公門豈少，乃獨得公歡。受知固不易，知士誠尤難。我思屈童吏，欲辯難以言。觴豆及嘉節，高堂列群賢。文章看落筆，論議馳後先。破石出至寶，決高瀉長川。光暉相磨晻，浩渺肆波瀾。寮吏媿我歎，❹僕童原校：一作「童僕」。恪生顏。我顧寮吏嘻，士豈以此觀。此聊爲戲耳，以驚僕童原校：一作「童僕」。昏。士欲見其守，視其居賤貧。欲知其所趨，試以義利干。我始識其面，已窺其肺肝。禮有來必往，木瓜報琅玕。十年思見之，一日捨我還。何用慰離居，贈子以短篇。

青松贈林子國華。原校：一本作「贈林國華秘校」。

慶曆八年。

青松生而直，繩墨易爲功。原校：一作「攻」。良玉有天質，少加原校：一作「假」。磨與礱。子誠懷美材，原校：一作「君實有美材」。但未遭良工。養育既堅好，英華充厥中。於誰以成之，孟韓荀暨雄。

❶「或」，衢本作「惑」。
❷「靴兩」，衢本作「兩靴」。
❸「倩」，曾本作「靖」，且校云：「吉本作『情』。」
❹「我歎」，原卷後校：「一作『歎我』。」

人日聚星堂宴集探韻得豐字❶皇祐二年

汙池以其下，衆流之所鍾。尺水無長瀾，蛟龍豈其容。顧予誠鄙薄，群俊枉高蹤。得一不爲少，雖多肯辭豐。譬如登圓壇，羅列璧與琮。又若饗鈞天，左右間笙鏞。文章爛照耀，應和相撞舂。而予處其間，眩晃不知從。退之亦嘗云，青蒿倚長松。新陽發群枯，生意漸丰茸。暮雪浩原校：一作「皓」。方積，醁醅寒更濃。毋言輕此樂，此樂難屢逢。

橄欖

五行居四時，維火盛南訛。炎焦陵木氣，橄欖得之多。酸苦不相入，初争久方和。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幸登君子席，得與衆果羅。中州衆果佳，珠圓玉光瑳。媿茲微陋質，以遠不見訶。餳飴兒女甜，遺味久則那。良藥不甘口，厥功見沉痾。忠言初齟之，事至悔若何。世已無採詩，詩成爲君哦。

鸚鵡螺

大哉滄海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牙鬚原校：一作「鬛」。甲角争光鋩，腥風怪雨灑幽荒。珊瑚玲瓏巧綴裝，珠宮貝闕爛煌煌。泥居殼屋細莫詳，紅螺行沙夜生光。原校：一本作「珠宮貝闕爛煌煌。泥居殼室細莫詳，珊瑚玲瓏巧綴粧。腥風怪雨灑幽荒，紅螺行砂夜生光」。負材

❶「豐」，原卷後校：「一作『松』。」

自累遭刳腸，匹夫懷璧古所傷。濃沙剥蝕隱文章，原校：一本注：胡人謂硇砂爲濃沙，出《本草》。磨以玉粉緣原校：一作「鉛」。金黄。❶清罇旨酒列華堂，隴鳥回頭思故鄉。美人清歌蛾眉揚，一醻凜冽回原校：一作「爲」。春陽。物雖微遠用則彰，一螺千金價誰量，豈若泥下追含漿。

食糟民

田家種糯官釀酒，榷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糟棄物，原校：一作「不棄」。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瀺灂如沸湯，東風來吹酒瓮香。纍纍罌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味醲村酒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種糯人，釜無糜粥度冬春。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爲德。嗟彼官吏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耕，所學義與仁。仁當養人義適原校：一作「識」。宜，❷言可聞達力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爾原校：一作「民」。之飢。我飲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責何由逃！

送焦千之秀才皇祐元年

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吕侯原校：一作「倅」。相家子，德義勝華寵。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鞏。始生及吾門，徐子喜驚踊。曰此難致寶，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原校：一作「子」。粲粲獲雙

❶「緣」，影元本校「一作『鉊』」，曾本校「宣和本作『鉛』」。
❷「適」，衢本作「識」。

珙。奈何奪其一，使我意紛蓕。❶吾嘗愛生材，抽擢方鬱翁。音委勇反。原校：一作「蓊」。猶須老霜雪，然後見森聳。況從主人賢，高行可傾竦。讀書趨簡要，害説去雜冗。新文時我寄，庶可蠲煩壅。

伏日贈徐焦二生 原校：一本作「徐焦二子伏日遊西湖，余以病不能往，因以贈之」。皇祐元年。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冰。清光瑩爾互輝映，當暑自可消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榭原校：一作「樹」。古木陰層層。❷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俸優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原校：一作「心樂」。睡莫興。不思高飛慕鴻鵠，反此愁臥償蚊蠅。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清泉白石對斟酌，巖花野鳥原校：一作「草」。爲交朋。崎嶇磵谷窮上下，追逐猿狖争超騰。原校：一作「陞」。酒美賓佳足自負，飲酣氣横猶驕矜。奈何乖離纔幾日，蒼顏非舊白髮增。彊歡徒勞歌且舞，勉飲寧及合與升。行揩眼眵原校：一作「睫」。旋看物，坐見樓閣先愁登。頭輕目明脚力健，羨子志氣將飄凌。只今心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原校：一作「將」。何稱。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憎。

寄生槐 原校：一本題上有「答張推官庭檜」。皇祐二年。

檜惟凌雲材，槐實凡木賤。奈何柔脆質，累此孤高幹。龍鱗老蒼蒼，鼠耳光粲

❶「蓕」，李本作「茸」。曾本「蓕」下有校云：「按字書無此字。家本作『蓕』，宣和本又作『蓕』，而以下委勇反音，於此恐皆非，疑是『茸』字或『氄』字訛爾。」

❷「榭」，曾本校：「家本作『樹』。」

粲。因緣初莫原，感吒徒自歎。偷生由附託，得勢爭葱蒨。方其榮盛時，曾莫見真贋。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萌牙起微蘖，辨別乖先見。剪除初非難，長養遂成患。雖然根性殊，常恐枝葉亂。惟應植者深，幸不習而變。含容固有害，勦絶須明斷。惟當審斤斧，去惡無傷善。

韓公原校：一本「公」作「定州」。**閲古堂**皇祐元年

兵閑四十年，士不識金革。水旱數千里，民流誰墾闢。公初來視之，嘻此乃予責。將法多益辦，萬千由十百。整齊原校：一作「容」。談笑間，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爲耳，在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儲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茲將奈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尚可運，玉罄原校：一作「磬」。猶走糴。因難乃見材，不止將有得。公言初未信，終歲考成績。驕惶識恩威，謳吟起羸瘠。貔貅著行伍，倉廩飽堆積。文章娛閑暇，原校：一作「弄閑散」。傳記尋原校：一作「覩」。往昔。英英文與武，粲粲圖四壁。酒令列諸將，談鋒摧辯客。周旋顧視間，❶是不爲無益。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公豈止然，事業本夔稷。富壽及黎庶，威名懾夷狄。當歸廟堂上，有位久原校：一作「況」。虚席。大匠不揮斧，衆工隨指畫。從容任群材，文武各以職。

永州萬石亭寄知永州王顧。原校：一本上有「寄題」，注云「柳子厚亭」。皇祐元年。

天於生子厚，❷禀予獨艱哉。超凌驟拔

❶「周旋」，原卷後校：「一作『摳衣』。」

❷「於」，原卷後校：「一作『爲』。」

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原校：一作「厲」。心，常使鳴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横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下上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薙發幽薈，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爲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咍。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隈。

居士集卷第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吕公著見贈》「百卉漸萎蕤」，按字書：「萎，於危切，草木枯皃。」既云「春膏已動脉」，豈有萎枯之理？當作「葳蕤」。葳蕤，草木華垂皃。《選詩》「文物共葳蕤」，《東都賦》「望翠華之葳蕤」。今改作「葳」。

歐陽脩全集卷五　居士集卷第五

古詩一十八首

答原父

原校：一作「答劉廷評」。皇祐二年。

炎歊鬱然蒸，午景熾方餤。子來清風興，蕭蕭吹几簟。❶又如沃瓊漿，遽飲不知猒。嗟予學苦晚，白首困鉛槧。危疑奚原校：一作「何」。所質，孔孟久已窆。群儒窒自私，惟子通且贍。幸時丐羸餘，屢得飽飢歉。嚴嚴原校：一作「落落」。春秋經，大法誰敢覘。原校：一本有「譬猶天之蒼，乃欲學而染」兩句。三才失綱紀，原校：一作「紀綱」。五代極昏墊。盜竊恣胠原校：一作「發」。篋，英雄爭奮劍。興亡兩倉卒，事迹多遺欠。原校：一作「貶」。纔能紀成敗，豈暇誅姦僭。聞見患孤寡，原校：一作「陋」。是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❷遂乞指瑕玷。反蒙華衮褒，如譽嫫母豔。救非當在早，已暴原校：一作「暴惡」。何由斂。苟能哀癈痼，其可惜針砭。風舲或許邀，湖緑方灩灩。

蟲鳴

葉落秋水冷，衆鳥聲已停。陰氣入墻壁，百蟲皆夜鳴。蟲鳴催歲寒，唧唧機杼

❶「蕭蕭」，原卷後校：「一作『肅肅』。」
❷「嘗欣」，原卷後校：「一作『常欣』。」

聲。時節忽已換，壯心空自驚。平明起照鏡，但畏白髮生。

奉答子華學士原校：一作「答韓絳」。安撫江南見寄之作原校：一本無下四字。皇祐二年。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遽陳。良醫將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游以爲高，原校：一作「政」。寬縱以爲仁。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又云力難振。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逡巡。歲月寖隳頹，紀綱遂紛紜。坦坦萬里疆，蚩蚩九州民。昔而安且富，今也迫以貧。疾小不加理，浸淫將徧身。湯劑乃常藥，未能去深根。鍼艾有奇功，暫痛勿吟呻。痛定支體胖，乃知鍼艾神。猛寬相濟理，古語六經存。蠹弊革僥倖，濫官絶貪昏。❶牧羊而去狼，未爲不仁人。俊乂沉下位，惡去善乃伸。賢愚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此説乃其要，易知行每艱。遲疑與果決，利害反掌間。捨此欲有爲，吾知力徒煩。家至與户到，飽飢而衣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所原校：一作「獨今爲」。難。我昔忝諫列，日常趨紫宸。聖君堯舜心，閔閔獨憂勤。子華當來時，玉音耳嘗親。上副明主意，下寬斯人屯。❷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原校：一作「論」。諭以上恩德，當冬反陽春。吾言乃其概，豈原校：一作「非」。止一方云。❸

❶「官」，原卷後校：「一作『庸』。」
❷「寬」，原卷後校：「一作『哀』。」
❸「豈」，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

原校：一本云「送張推官掌機宜」。皇祐二年。

自古天下事，及時難必成。爲謀於未然，聽者或莫聽。患至而後圖，智者有不能。未遠前日悔，可爲來者銘。熙熙彼西人，老死織與耕。狂羝原校：一作「氐」。一朝叛，烽火四面驚。用兵五六年，首惡竟逃刑。仰賴天子聖，乾坤量包并。苗頑不率德，舜羽舞于庭。謂此雖異類，有生亦含情。藩籬被觸突，譬若豨與羺。馴擾以芻豢，可呼隨指令。稱藩效臣職，冠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新生。敢問前孰失，恃安而弛兵。酒肴爲善將，循默乃名卿。慮患謂生事，高談笑難行。一方兵遽起，愚智共營營。上煩天子仁，旰食憂吾氓。謀議及臺皂，幽棲訪巖扃。小利不足爲，涓流助滄溟。大功難速就，倉卒始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由集功名。乃知深遠畫，施設在安平。今也實其時，鑑前豈非明。嚴嚴經略府，罇俎集豪英。千營飽而嬉，萬馬牧在坰。相公黃閣老，與國爲長城。張子美而秀，文章博群經。從軍古云樂，知己士所榮。感激報恩義，當來請長纓。

寄聖俞

原校：一作「因馬察院至，云見聖俞於城東，輒書長韻奉寄」。皇祐二年。

凌晨有客至自西，爲問詩老來何稽。京師車馬曜朝日，何用擾擾隨輪蹄。面顔憔悴暗塵土，文字光彩垂虹霓。空腸時如秋蚓叫，苦調或作寒蟬嘶。語言雖巧身事

拙，捷徑耻蹈行非迷。我今俸禄飽餘賸，❶念子朝夕勤鹽齏。舟行每欲載米送，汴水六月乾無泥。乃知此事尚難必，何況仕路如天原校：一作「丹」。梯。朝廷樂善得賢衆，臺閣俊彦聯簪犀。朝陽鳴鳳爲時出，一枝豈惜容其棲。古來磊落材與知，窮達有命理莫齊。悠悠百年一瞬息，俯仰天地身醯雞。其間得失何足校，況與鳬鶩争稗稊。憶在洛陽年各原校：一作「各年」。少，對花把酒傾玻瓈。二十年間幾人在，在者憂患多乖睽。我今三載病不飲，眼眵不辨騧與驪。壯心銷盡憶閑處，生計易足纔蔬畦。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原校：一作「壯」。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行當買田清潁上，與子相伴把鋤犂。

有馬示徐無黨 至和元年

吾有千里馬，毛骨何蕭森。疾馳如奔風，白日無留陰。徐驅當大道，步驟中五音。馬雖有四足，遲速在吾心。六轡應吾手，調和如瑟琴。東西與南北，高下山與林。惟意所欲適，九州可周尋。至哉人與馬，兩樂不相侵。伯樂識其外，徒知價千金。王良得其性，此術固已深。良馬須善馭，吾言可爲箴。

天辰

天形如車輪，晝夜常不息。三辰隨出

❶「俸禄」，原卷後校：「一作『禄俸』。」

没，曾不差分刻。原校：一本有「其行一何勤，乾健貴於易」兩句。北辰居其所，帝座嚴尊極。衆星拱而環，大小原校：一作「小大」。各有職。不動以臨之，任德不任力。天辰主下土，萬物由生殖。一動與一靜，同功而異域。惟王知法此，所以治萬國。

再和聖俞見答皇祐二年

兩畿相望東與西，書來三日猶爲稽。短篇投子譬瓦礫，敢辱報之金褭蹄。文章至寶被埋没，氣象往往干雲霓。飛黄伯樂不世原校：一作「並」。出，四顧驤首空長嘶。嗟哉我豈敢原校：一作「能」。知子，❶論詩原校：一作「經」。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豈須調以虀。憐我區區欲彊學，跛鼈曾不離汙泥。問子初何得臻此，豈能直到無階梯。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憚入海求靈犀。周旋二紀陪唱和，凡翼每並鸞皇棲。有時争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彊齊。念子京師苦憔悴，經年陋巷聽朝音潮。原校：一作「晨」。雞。兒啼妻噤原校：一作「嘻」。午未飯，得米寧擇秕與稊。石上紫豪原校：一作「毫」。家故有，剡藤瑩滑如玻瓈。追惟平昔念少壯，零落生死嗟分睽。一揮累紙恣奔放，駿原校：一作「有」。若駕駱仍驂驪。腹雖枵虚氣豪橫，猶勝諂笑病夏畦。名聲不朽豈易得，仕宦得路終當躋。年來無物不可愛，花發有酒誰同攜。問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苦旱憂民犂。

---

❶「敢」，曾本校：「蘇本作『能』」。

感春雜言 原校：一本題下有「和呂公著」。皇祐二年。

鳩鳴兮屋上，雀噪兮簷間。百鳥感春陽，有如動機關。雄雌相呼和，日夕聒聒不得閑。砌下兩株樹，枯條有誰攀。春風一夜來，花葉何班班。乃知天巧奪人力，能使枯木生紅顔。奈何人爲萬物靈，不及草木與飛翾。自從春來何所覺，但怪睡美不覺白日高南山。行逢百花不着眼，豈念四氣如回環。却思年少憶原校：一作「念」。前事，雖有驅駿難追還。奈何來日尚可樂，曾不勉彊相牽扳。❶淥酒如春波，黃金爲誰慳。人生一世中，一步原校：一作「笑」。百險艱。俟河之清不可得，聊自歌此譏愚頑。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皇祐三年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巀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里原校：一作「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春撞。雲消風止水鏡净，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原校：一作「雲霄」。以晻靄，下壓后土之鴻厖。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谾。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❷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鍾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

❶「扳」，李本作「攀」。
❷「耳」，《宋文鑑》作「語」。曾本校：「家本作『語』。」

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絶世遺紛痝。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卧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説安得巨筆如長杠。

送徐生原校：一作「徐無黨」。**之澠池**至和元年

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好賢天下稱。吹噓死灰生氣燄，談笑暖律回嚴凝。曾陪罇俎被顧眄，❶羅列臺閣皆名卿。原校：一作「才能」。徐生南國後來秀，得官古縣依崤陵。脚靴手板實卑賤，賢儁未可吏事繩。攜文百篇赴知己，西望未到氣已增。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❷園林相映花百種，都邑四顧山千層。朝行緑槐聽流水，夜飲翠幙張紅燈。爾來飄流二十載，鬢髮蕭索垂霜冰。同時並遊在者幾，舊事欲説無人應。❸原校：一作「膺」。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榮華萬事不入眼，憂患百慮來填膺。羨子年少原校：一作「少年」。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昇。名高場屋已得雋，世有龍門今復登。出門相送親與友，何異籬鷃瞻雲鵬。嗟吾筆硯久已格，感激短章原校：一作「章句」。因子興。

❶「眄」，衡本作「盼」。
❷「府」，原卷後校：「一作『下』。」
❸「應」，衢本作「膺」。

葛氏鼎原校：一本有「歌」字。

大河昔決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湫。我從故老問其由，云古五鼎藏高丘。地靈川秀草木稠，鬱鬱佳氣蒸常浮。惟物伏見數有周，祕藏奇怪神所搜。天昬地慘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愁。蕩搖山川失維陬，九龍大戰驅蛟虬。剨然岸裂轟雲騶，❶滑人夜驚鳥嘲啁。婦走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黄屋憂。聚徒百萬如蚍蜉，千金一掃隨浮漚。天旋海沸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模古質非今侔。器大難用識者不，以示世俗遭揶揄。明堂會朝饗諸侯，饔官百品供王羞。❷調以五味烹全牛，時有用捨吾無求。二三子學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愀。披荒斲古争窮蒐，苦語難出聲咿嚘。馬圖出河龜原校：一作「龍」。負疇，自古怪説何悠悠。嗟吾老矣不能休，勉彊作詩慙効尤。

太白戲聖俞❸原校：一作「讀李白集效其體」。

開元無事原校：一作「太平」。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落筆生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却視蜀道猶平川。宫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原校：一作「來」。乘興登名山，龍咆虎嘯松風寒。❹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土原

❶「雲」，原卷後校：「一作『雷』。」
❷「官」，曾本校：「宣和本作『食』。」
❸「太」上，曾本有「效」字。
❹「咆」，原卷後校：「石本作『跑』。」

校：一作「下看塵世」。悲人寰。❶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真人駕雲車。空山流水空流花，❷飄然已去凌青霞。下看原校：一作「堪笑」。區區郊與島，❸螢飛露濕吟秋草。

邊户

家世爲邊户，年年常備胡。兒僮習鞍馬，婦女能彎弧。胡塵朝夕起，虜騎蔑如無。邂逅輒相射，殺傷兩常俱。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娛。雖云免戰鬬，兩地供賦租。將吏戒生事，廟堂爲遠圖。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漁。

梅聖俞寄銀杏

原校：一作「和聖俞銀杏見寄代書之什」。至和元年。

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珍。問予得之誰，詩老遠且貧。霜野摘林實，京師寄時新。封包雖甚微，採掇皆躬親。物賤以人貴，人賢棄而淪。開緘重嗟惜，詩以報慇懃。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復❹

至和元年

歲晚忽不樂，相過偶乘閑。百年纔幾時，一笑得亦艱。有酒醉嘉客，無錢買嬌鬟。問予官何爲，侍從聯朝班。朝廷多賢材，何用蒯與菅。白髮垂兩鬢，黄金腰九環。奈何章綬榮，飾此木石頑。於國略無

❶「九域」，原卷後校：「石本作『擾擾』。」

❷「空山」，原卷後校：「石本作『山中』。」

❸「看」，原卷後校：「一作『視』。」

❹「休復」，衢本無此二字。

補，有慙常在顏。幸蒙二三友，相與文字間。江子獨捨我，原校：一作「是」。高鴻去難攀。秋風動沙苑，郡閣當南山。吟詠日多暇，詔條寬可頒。寒雲雪原校：一作「暮」。紛糅，❶幽鳥春繇蠻。勝事日向好，思君何時還。

述懷 至和元年

歲律忽其周，陰風慘遼敻。孤懷念時節，朽質驚衰病。憶始來京師，街槐綠方映。清霜一以零，衆木少堅勁。物理固如此，人生寧久盛。當時不樹立，後世猶譏評。顧我實孤生，飢寒談孔孟。壯年猶勇爲，刺口論時政。中間蒙選擢，官實居諫諍。豈知身愈危，惟恐職不稱。十年困風波，九死出檻穽。再生君父恩，知報犬馬性。歸來見親識，掘手相弔慶。丹心皎雖存，白髮生原校：一作「日」。已迸。慙無羽毛彩，來與鸞皇並。鎩翮追群翔，孤唳驚衆聽。嚴嚴玉堂署，清禁肅而靜。職業愧論思，文章慙誥命。厚顏難久居，歸計無荒逕。偷閑就朋友，笑語雜嘲詠。歡情雖索寞，得酒猶豪横。群居固可樂，寵禄尤難幸。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漁艇。

和劉原父澄心紙 原校：一作「奉賦澄心堂紙」。至和二年。

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已零落埋黃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斷藁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剥昏煙煤。河傾

❶「雪」，曾本校：「蘇本作『暮』。」

崑崙勢曲折，雪壓太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没，山川氣象皆低摧。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宣州詩翁餓原校：一作「飢」。欲死，黄鵠折翼鳴聲哀。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罍。二子雖死此翁在，老手尚能工翦裁。奈何不寄反示我，如棄正論求俳詼。❶嗟我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闔且開。❷百年干戈流戰血，一國歌舞今荒臺。當時百物盡精好，往往遺棄淪蒿萊。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瑩膩卷百枚。官曹職事喜原校：一作「樂」。閑暇，臺閣唱和相追陪。文章自古世不乏，間出安知無後來。

居士集卷第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俳」，原作「徘」，今據宋刻本、衡本改。

❷「空能」，原卷後校：「一作『徒能』。」

歐陽脩全集卷六　居士集卷第六

古詩二十五首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 至和二年

憶昨初受命，同下紫宸朝。問君當何之，笑指北斗杓。共念到幾時，春風約回鑣。所持既異事，前後忽相遼。歲月坐易原校：一作「若」。失，山川行知遥。回頭三千里，雙闕在紫霄。我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君才綽有餘，新句益原校：一作「亦」。飄飄。前日逢吕郭，解鞍憩山腰。僮僕相問喜，馬鳴亦蕭蕭。出君桑乾詩，寄我慰寂寥。又喜前見君，相期駐征軺。雖知不久留，一笑樂亦聊。歸路踐冰雪，還家脱狐貂。君行我即至，春酒待相邀。

書素屏 至和二年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屏，曾不離我身。曠野多黄沙，當午白日昏。風力若牛弩，飛砂還射人。暮投山椒館，休此車馬勤。開屏置牀頭，輾轉夜向晨。卧聽穹廬外，北風驅雪雲。勿愁明日雪，且擁狐貂温。君命固有嚴，羈旅誠苦辛。但苟一夕安，其餘非所云。

馬齧雪至和二年

馬飢齧雪渴飲原校：一作「行踏」。冰，北風卷地來原校：一作「寒」。峥嶸。馬悲躑躅人不行，❶日暮塗遠千山橫。我謂行人止歎聲，馬當勉力無悲鳴。白溝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長原校：一作「長亭與」。短亭。臘雪銷盡春風輕，火燒原頭青草生。遠客還家紅袖迎，樂哉人馬歸有程。男兒雖有四方志，無事何須原校：一作「煩」。勤遠征。

風吹沙原校：一本題上有「北」字。至和二年。

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确犖悲摧藏。當原校：一作「窮」。冬萬物慘顏原校：一作「無」。色，冰雪射日生原校：一作「爭」。光芒。一年百日風塵道，安得朱顏長美好。攬鞍鞭原校：一作「起鞭歸」。馬行勿遲，酒熟花開二月時。

重贈劉原父原校：一作「憶昨呈劉原父」。嘉祐元年。

憶昨君當使北時，我往別君飲君家。愛君小鬟初買得，如手未觸新開花。醉中上馬不知夜，但見九陌燈火人諠譁。歸來不記與君別，酒醒起坐空咨嗟。自言我亦隨往矣，行即逢君何恨邪。豈知前後不相及，歲原校：一作「日」。月忽忽行無涯。古北嶺口踏新雪，馬盂山西看落霞。風雲原校：一作「雪」。暮慘失道路，磵谷夜靜聞麏麚。行迷方嚮但看日，度盡山險方逾原校：一作

❶「悲」，曾本作「鳴」。

「行」。沙。客心漸遠誠易感，見君雖晚喜莫加。我後君歸祇原校：一作「纔」。十日，君先躍馬未足誇。新年花發見回鴈，歸路柳暗藏嬌鴉。而今原校：一作「今來」。春物已爛漫，念昔草木冰未芽。人生每苦勞事役，老去尚能憐物華。從今有暇即相過，安得載酒長盈車。

贈沈遵❶原校：一作「贈沈博士歌并序」。嘉祐元年。

原校：一本序云：予昔於滁州作醉翁亭於瑯琊山，有記刻石，往往傳人間。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一調，惜不以傳人者五六年矣。去年冬，予奉使契丹，沈君會予恩冀之間。夜闌酒半，出琴而作之。予既嘉君之好尚，又愛其琴聲，乃作歌以贈之。

群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我初聞之喜且驚。宮聲三疊何泠泠，酒行暫止四坐傾。原校：一本有「爲君屏百慮，各以兩耳聽」兩句。有如風輕日煖好鳥語，夜靜山響春泉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膝上横。沈夫子，恨君不爲醉翁客，不見翁醉原校：一作「醉翁」。山間亭。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谿石，青山白雲爲枕屏。花間百鳥唤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原校：一本有「沈夫子，君過滁陽今幾時，滁人皆喜醉翁醉，至今人人能道之。長記山間逢太守，藍轝酩酊插花歸」六句。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間，原校：一本「客」字下作「爾來纔十年，遇酒飲不得。軒裳外飾誠可榮」。鬢髮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能識。沈夫子，愛君一罇

❶ 此題，曾本校：「蘇本以有序者題作『贈沈博士歌并序』。」

復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原校：一本末兩句作「高懷所得貴自適，俗耳何用求知音。可笑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

答聖俞 原校：一本題下有「高車見過」。嘉祐元年。

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嗟我獨無酒，數往從原校：一作「就」。翁何所爲。翁居南方我北走，世路離合安可期。汴渠千艘日上下，來及水門猶未知。五年不見勞夢寐，三日始往何其遲。城東賺河有名字，萬家棄水爲汙池。人居其上苟賢者，我視此水猶漣漪。入門下馬解衣帶，共坐習習清風吹。溼薪熒熒煑薄茗，四顧壁立空無遺。萬錢方丈飽則止，❶一瓢飲水樂可原校：一作「何」。涯。況出新詩數十首，珠璣大小光陸離。他人欲一不可有，原校：一作「得」。君家筐篋滿莫持。才大原校：一作「多」。名高乃富貴，豈比金紫包愚癡。貴賤同爲一丘土，聖賢獨原校：一作「長」。如星日垂。道德內樂不假物，猶原校：一作「所」。須朋友并良時。蟬聲漸已變秋意，得酒安問醇與醨。玉堂官閑無事業，親舊幸可從其私。與翁老矣會有幾，當棄百事勤追隨。

感興五首 齋於醴泉宮作。嘉祐元年。

奉祠嚴祕館，攝事罄精誠。歲晏悲木落，天寒聞鶴鳴。念昔丘壑趣，豈知朝市情。弱齡嬰仕宦，壯節慕功名。多病慙厚禄，早衰歎餘生。未知犬馬報，安得遂

❶「則止」，原卷後校：「一作『即止』。」

歸耕。

懷禄不知慙，人雖不吾責。貧交重意氣，握手猶感激。煌煌腰間金，兩鬢颯已白。有生天地間，壽考非金石。古人報一飯，君子不苟得。憂來自悲歌，涕淚下沾臆。

清夜雖云長，白日亦易晚。循環百刻中，勢若丸走坂。盈虧自相補，得失何足算。餐霞可延年，飲酒誠自損。未知辛苦長，孰若適意短。二者一何偷，百年皆不免。顔回不著述，後世存愈遠。聖賢非虛名，惟善爲可勉。

仕宦希寸禄，庶無飢寒迫。讀書事原校：一作「爲」。文章，本以代耕織。學成頗自喜，禄厚愈多責。挾山以超海，事有非其力。君子貴量能，無輕食人食。

唧唧復唧唧，夜歎曉未息。蟲聲急愈尖，病耳聞若刺。壯士易爲老，良時難再得。日月相隨東，天行自西北。三者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間世，歲月忽已易。

吴學士石屏歌 原校：一作「和張生鴉樹屏」，一無「和」字。嘉祐元年。

晨光入林衆鳥驚，腷膊群飛鴉亂鳴。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❶空林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横樹原校：一作「其」。間，煙埋草没苔蘚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是吴家石屏者。❷號工刳山取

❶「雄雌」，原卷後校：「一作『雌雄』。」

❷「吴」，原作「吾」，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山骨，朝鑱暮斵非一日，❶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原校：一作「造物」。之初難，❷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鑱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晝原校：一作「日」。夜不得閑。不然安得巧工妙手憊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虢山深處石。惟人有心無不獲，原校：一作「乃知人爲天地賊」。天地雖神原校：一作「公有物」。藏不得。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乃原校：一作「故」。傳張生自西來。吴家學士見且咍，醉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神鬬，嗟我老矣安能陪。

初食車螯原校：一本題上云「京師」。嘉祐元年。

纍纍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歎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邈不通夷華。於原校：一作「于」。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爲異味，貴賤無等差。自從聖人出，天下爲一家。南産錯交廣，西珍富邛巴。水載每連舳，陸輸動盈車。谿潛細毛髮，海怪雄鬚牙。豈惟貴公侯，閭巷飽魚鰕。此蛤今始至，其來何晚邪。螯蛾聞二名，車螯一名車蛾。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斑爛點生花。含漿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争先屢成譁。但喜美無猒，❸豈思來甚遐。多慙海上翁，辛苦斵泥沙。

---

❶「斵」，原卷後校：「一作『琢』。」

❷「造化」，衢本作「造化造物」四字。曾本校：「蘇州本疊出『造化造物』四字，作十五言一句。」

❸「喜」，原卷後校：「一作『知』。」

送裴如晦之吳江原校：一本無下三字，注云「席上分得已字」。❶嘉祐元年。

鷄鳴車馬馳，夜半聲未已。皇皇走聲利，與日争寸晷。而我獨何爲，閑宴奉君子。京師十二門，四方來萬里。顧吾坐中人，暫聚浮雲爾。念子一扁舟，片帆如鳥起。文章富千箱，吏禄求斗米。白玉有時沽，青衫豈須耻。人生足憂患，合散乃常理。惟應當歡時，飲酒如飲水。

盤車圖原校：一本上題「和聖俞」，下注「呈楊直講」。

嘉祐元年。

淺山嶙嶙，亂石矗矗，山石磽聱車碌碌。❷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傾轅如欲覆。出乎兩崖之隘口，忽見百里之平陸。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楊褒原校：一作「生」。忍飢官太學，得錢買此纔盈幅。愛其樹老石硬，山回路轉，高下曲直，横斜隱見，妍媸嚮背各有態，遠近分毫皆可辨。自言昔原校：一作「古」。有數家筆，畫古原校：一作「久」。傳多名姓失。後來見者知謂誰，乞詩梅老聊稱述。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乃知楊生真好奇，此畫此詩兼有之。樂能自足乃原校：一作「即」。爲富，豈必金玉名高貲。朝看畫，暮讀詩，楊生得此可不飢。

❶「注云」上，曾本校有「蘇本」二字。

❷「聱」，原作「聲」，今據影元本、四庫本、衡本改。

答梅原校：一作「和」，無「梅」字。**聖俞莫登樓**在禮部貢院鎖試進士，上元夜作。嘉祐二年。

莫登樓，樂哉都人方競遊，樓闕夜氣春煙浮。玉輪東來從海陬，纖靄洗盡當空留。燈光月色爛不收，火龍銜山祝千秋。緣竿踏索雜幻優，鼓喧管咽耳欲咻。清風嫋嫋夜悠悠，瑩蹄文原校：一作「輪蹄交」。角車如流。婭姹扶欄車兩頭，髧髦垂鬟嬌未羞。念昔年少追朋儔，輕衫駿馬今則不。中年病多昏兩眸，夜視曾不如鵂鶹。足雖欲往意已休，惟思睡眠擁衾裯。人心利害兩不謀，春陽稍愆天子憂。安得四野陰雲油，甘澤以時豐麥麰，遊騎踏泥非我愁。

答聖俞莫飲酒此已下皆貢院中作。嘉祐二年。

子謂莫飲酒，我謂莫作詩。花開木落蟲鳥悲，四時百物亂我思。朝吟搖頭暮蹙眉，雕肝琢腎聞退之。❶此翁此語還自違，豈如飲酒無所知。自古不飲無不死，惟有爲善不可遲。原校：一作「遺」。功施當世聖賢事，不然文章千載垂。❷其餘酩酊一罇酒，萬事峥嶸皆可齊。腐腸糟肉兩家說，計較屑屑何其卑。死生壽夭無足道，百年長短纔幾時。但飲酒，莫作詩，子其聽我言非癡。

---

❶「雕肝琢腎」，原卷後校：「一作『雕琢肝腎』。」

❷「然」，曾本作「愁」。

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儀憶鶴之作 嘉祐二年

君家白鶴白雪毛，❶我家白兔白玉毫。誰將贈兩翁，謂此二物皎潔勝瓊瑶。已憐野性易馴擾，復愛仙格何孤高。玉兔四蹄不解舞，不如雙鶴能清嗥。❷低垂兩翅趁節拍，❸原校：一作「拍節」。婆娑弄影誇嬌饒。❹兩翁念此二物者，久不見之心甚勞。京師少年殊好尚，意氣横出争雄豪。清罇美酒不輒飲，千金争買紅顔韶。❺莫令少年聞我語，笑我乖僻遭譏嘲。或被偷開兩家籠，縱此二物令逍遥。兔奔滄海却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仞直上青松巢。索然兩衰翁，何以慰無憀。纖腰緑鬢既非老者事，玉山滄海一去何由招。

戲答聖俞 嘉祐二年

鶴行而啄，青玉觜，枯松脚；兔蹲而纍，尖兩耳，攢四蹄。往往於人家高堂浄屋原校：一作「室」。曾見之，❻錦裝玉軸掛壁垂。乍見拭目猶驚疑，羽毛襂褷眼睛活，若動不動如風吹。主人矜誇百金買，云此絶筆人間奇。畫師畫生不畫死，所得百分三二爾。豈如翫物翫其真，凡物可愛惟精神，況此二物物之珍。月光臨静夜，雪色凌清晨。二

❶「白鶴白雪毛」，原卷後校：「石本作『雙鶴輕霜毛』。」
❷「嗥」，原作「皞」，今據宋刻本、衡本改。
❸「節拍」，曾本校：「蘇本作『拍節』。」
❹「嬌饒」，原卷後校：「一作『妖饒』。」
❺「争買」，原卷後校：「石本作『鬭買』。」
❻「屋」，衢本作「室」。曾本校：「家本作『室』。」

物於此時，瑩無一點纖埃塵。不惟可醒醉翁醉，能使詩老詩思添清新。醉翁謂詩老，子勿誚我愚。老弄兔兒憐鶴雛，與子俱老其衰乎。奈何反捨我，欲向原校：一作「去」。東家看舞姝。須防舞姝見客笑，白髮蒼顏君自照。

和梅龍圖公儀謝鷴❶嘉祐二年

有詩鶴勿喜，無詩鷴勿悲。人禽固異性，所趣各有宜。朝戲青竹林，暮棲高樹枝。呷呦山鹿鳴，格磔野鳥啼。聲音不相通，各以類自隨。使鶴居籠中，垂頭以原校：一作「似」。聽詩。鵁鶄享鍾鼓，魚鳥見西施。鷴鶴不宜爭，所爭良可知。蚍蜉與蟻子，爲物固已微。當彼兩交鬭，勇如聞鼓鼙。有心皆好勝，未免爭是非。於我一何薄，於彼一何私。欄檻啄花卉，叫號驚睡兒。跳踉兩脚長，落泊雙翅垂。何足充翫好，於何定妍媸。鷴口不能言，夜夢以告之。主人起謝鷴，從我今幾時。僮奴謹守護，出入煩提攜。逍遥遂棲息，飲啄安雄雌。花底弄日影，風前理毛衣。豈非主人恩，報効爾宜思。主人今白髮，把酒無翠眉。養鶴鷴又妬，我言堪解頤。

和聖俞感李花嘉祐二年

昨日摘花初見桃，今日摘花還見李。❷晴風暖日苦相催，春物所餘知有幾。中年多病壯心衰，對酒思歸未得歸。不及墻根

❶「公儀」二字，衢本無。

❷「花」，原卷後校：「一作『桃』。」

花與草，春來隨處自芳菲。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嘉祐二年

　　搖搖墻頭花，笑笑弄顏色。荒涼衆草間，露此紅的皪。草木本無情，及時如自得。青春不可恃，白日忽已昃。繞之重吟哦，歸坐成歎息。人生浪自苦，得酒且開釋。不見宛陵翁，作詩頭早白。

　　搖搖墻頭花，豔豔争青娥。朝見開尚少，暮看繁已多。不惜花開繁，所惜時節過。昨日枝上紅，今日隨流波。物理固如此，去原校：一作「古」。來知奈何。❶ 達人但飲酒，壯士徒悲歌。

刑部看竹効孟郊體 嘉祐二年

　　花妍兒女姿，零落一何速。竹色君子德，猗猗寒更緑。京師多名園，車馬紛馳逐。春風紅紫時，見此蒼翠玉。淩亂迸青苔，蕭疎拂華屋。森森日影閑，濯濯生意足。幸此接清賞，寧辭薦芳醁。黄昏人去原校：一作「黄昏寂寂」，一作「寂寂人去」。鎖空廊，枝上月明春原校：一作「看」。鳥宿。

居士集卷第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 「去」，曾本校：「家本作『古』。」

歐陽脩全集卷七　居士集卷第七

古詩二十二首

贈沈博士歌 遵。原校：一作「醉翁吟」。嘉祐二年。

沈夫子，胡爲醉翁吟，醉翁豈能知爾琴。滁山高絶滁水深，空巖悲風夜吹林。山原校：一作「泉」。溜白玉懸青岑，一瀉萬仞源莫尋。醉翁每來喜登臨，醉倒石上遺其簪，雲荒石老歲月侵。子有三尺徽原校：一作「暉」。黄金，寫我幽思窮崎嶔。自言愛此萬仞水，謂是太古之遺音。泉淙石亂到不平，指下嗚咽悲人心。時時弄餘聲，言語軟滑如春禽。嗟乎沈夫子，爾琴誠工彈且止。爲翁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原校：一作「雖名」。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原校：東坡詩云「新客從翻玉連鎖」，「練」疑當作「連」。聲入黄泉。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國恩未報慙禄厚，世事多虞嗟力薄。顔摧鬢改真一翁，心以原校：一作「已」。憂醉安知樂。沈夫子謂我，翁言何苦悲，人生百年間，飲酒能幾時。攬衣推琴起視夜，仰見河漢西南移。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 嘉祐二年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致遠有餘力，好奇自賢

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秋。始摘纔三四，金奩獻凝旒。公卿不及識，天子百金酬。歲久子漸多，纍纍枝上稠。主人名好客，贈我比珠投。博望昔所徙，蒲萄安石榴。想其初來時，厥價與此侔。今也徧中國，籬根及牆頭。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惟當記其始，後世知來由。是亦史官法，豈徒續君謳。京師無鴨脚樹，駙馬都尉李和文自南方移植于其第。

送吴生南歸 原校：一作「送吴孝宗字子京」。嘉祐五年。

自我得曾子，於兹二十年。今又得吴生，既得喜且歎。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西，其産多材賢。吴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黄河，渺漫盈百川。決疏以道原校：一作「導」。之，漸斂收横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吴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篇。原校：一作「編」。忽從布褐中，百寶寫原校：一作「瀉」。我前。❶明珠雜璣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奈何初無聞。吴生不自隱，欲吐羞俛顔。少也不自重，不爲鄉人憐。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賤貧。自謂久而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惑，幸冀蒙洗湔。我笑謂吴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衆人。衆人爲不善，積微成滅身。❷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逡巡。惟於斯二者，愚智遂以分。顔回不貳過，❸後世稱其仁。孔子過而

❶「我前」，原卷後校：「一作『在前』。」
❷「微」，曾本作「聚」。
❸「顔回」，原卷後校：「一作『顔子』。」

更，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雞冠佩猳豚。❶斬蛟射白額，後卒爲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祀上帝，❷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書紳。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赴襄陽 原校：一作「景元」。原校：一本無下三字。「景元」蓋字。嘉祐二年。

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甍清漢濱。語言輕清微帶秦，南通交廣西峨岷。羅縠纖麗藥物珍，枇杷甘橘薦清罇。磊落金盤爛璘璘，槎頭縮項昔所聞。黄橙擣原校：一作「橙擣新」。蘁香復辛，春雷動地竹走根。錦苞玉筍味争新，鳳林花發南山春。掩映谷口藏山門，樓臺金碧瓦鱗鱗。峴首高亭倚浮雲，漢水如天瀉沄沄。斜陽返照白鳥群，兩岸桑柘雜耕耘。文王遺化已寂寞，千載誰復思其仁。荆州漢魏以來重，古今相望多名臣。嗟爾樂哉襄陽人，道扶白髮抱幼孫。遠迎劉侯朱兩原校：一作「望朱」。輪，劉侯年少氣甚淳。詩書學問若寒士，罇俎談笑多嘉賓。往時邢洺原校：一作「臺」。有善政，至今遺愛留其民。誰能持我詩以往，爲我先賀襄陽人。

奉酬揚州劉舍人見寄之作 原父。原校：一作「酬劉原父見寄」。嘉祐二年。

別君今幾時，歲月如插羽。悠悠寢與食，忽忽朝復暮。紛紛竟何爲，凜凜還自

---

❶ 原詩後補刻出文「雞冠」及校：「一作『冠雞』。」曾本校同此。

❷ 「祀」，原卷後校：「一作『事』。」

懼。朝廷無獻納，倉廩徒耗蠹。風霜苦見侵，衰病日增故。江湖豈不思，懇悃布已屢。美哉廣陵公，風政傳道路。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顧。君來一何遲，我請亦有素。何當兩還分，尚冀一相遇。把手或未能，尺書幸時寓。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奉呈聖俞 嘉祐二年

秋風吹浮雲，寒雨灑清曉。鮮鮮墻下菊，顏色一何好。好色豈能常，得時仍不早。文章損精神，何用覷天巧。四時悲代謝，萬物惜凋槁。豈知寒鑑中，兩鬢甚秋草。東城彼詩翁，學問同少原校：一作「年」。小。風塵世事多，日月良會少。我有一罇酒，念君思共倒。上浮黃金蘂，送以清歌裊。爲君發朱顏，可以却君老。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 嘉祐二年

大絃聲遲小絃促，❶十歲嬌兒彈啄木。啄木不啄新生枝，惟啄槎牙原校：一作「牙槎」。枯樹腹。花繁蔽日鎖空園，樹老參天杳深谷。不見啄木鳥，但聞啄木聲。春風和暖百鳥語，山路磽确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静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❷嬌兒身小指撥硬，功曹廳冷絃索鳴。繁聲急節傾四坐，爲爾飲盡黃

❶「促」，曾本作「速」。
❷「行人舉頭飛鳥驚」，原卷後續校：「一作『衆鳥啁啾飛且驚』。」

金鯱。楊君好雅心不俗，太學官卑飯脫粟。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❶披圖掩卷有時倦，卧聽琵琶仰看屋。客來呼兒旋梳洗，滿額花鈿貼黄菊。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飢頭頸縮。宛陵詩翁勿誚渠，人生自足乃爲娱，此兒此曲翁家無。

長句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原校：一本作「亳州」，非。嘉祐二年。

古人相馬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世無伯樂良可嗤，千金市馬惟市原校：一作「其」。肥。騏驥伏櫪兩耳垂，夜聞秋風仰秣嘶。一朝絡以黄金羈，旦刷原校：一作「發」。吴越暮燕陲。丈夫可憐憔悴時，世俗庸庸皆見遺。子履自少聲名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胷不自疑。世路迫窄多穽機，鬢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歸來京國舊遊非。大笑相逢索酒巵，酒酣猶能弄蛾眉。山川摇落百草腓，愛君不改青松枝。念君明當整驂騑，贈以瑶華期早歸。豈惟朋友相追隨，坐使臺閣生光輝。

送公期得假歸絳嘉祐三年

風吹積雪銷太行，水暖河橋楊柳芳。少年初仕即京國，故里幾歸成鬢霜。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餳粥香。留連芳原校：一作「風」。物佳節過，束帶還來朝未央。❷

❶「盛以錦囊」，原卷後續校：「一作『古錦裁囊』。」

❷「還來」，原卷後校：「一作『歸來』。」

送宋次道學士赴原校：一作「知」。太平州敏求。嘉祐三年。

古堤老柳藏原校：一作「楊柳排」。春煙，桃花水下清明前。江南太守見之笑，擊鼓插旗催解船。原校：一作「打鼓插旗催發船」。侍中令德宜有後，學士清才方少年。文章秀粹得家法，筆畫點綴多餘原校：一作「逾」。妍。藏書萬卷復强記，故事累朝能口傳。來居侍從乃其職，遠置州郡誰謂原校：別本多作「爲」。❶然。交游一時盡英原校：一作「豪」。俊，車馬兩岸來聯翩。船頭朝轉暮千里，有酒胡不爲原校：一作「爲不」。留連。

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舉正。嘉祐三年。

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争誇朱顔事年少，❷肯慰白髮將花插。尚書好事與俗殊，❸憐我霜毛苦蕭颯。贈以原校：一作「寄贈」。洛陽花滿盤，鬬麗争奇紅紫雜。兩京相去五百里，幾日馳來足何捷。紫檀金粉香未吐，緑萼紅苞露猶浥。謂我嘗爲洛陽客，頗向此花曾涉獵。憶昔進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沿吏牒。河南官屬盡賢俊，洛城池原校：一作「苑」。籞相連接。我時年纔二十餘，每到花開如蛺蝶。姚黄魏紅腰帶鞓，❹潑墨

❶「别」，原脱，今據衡本補。
❷「事」，原卷後續校：「一作『競』。」
❸「事」，曾本校：「家本作『士』。」
❹「紅」，衡本作「紫」。

齊頭藏緑葉。鶴翎添色又其次，此外雖妍猶婢妾。爾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無情草木不改色，多難人生自摧拉。見花了了雖舊識，感物依依幾抆睫。念昔逢花必沽酒，起坐驩呼屢傾榼。而今得酒復何爲，❶愛花繞之空百匝。心衰力懶難勉彊，❷與昔一何殊勇怯。感公意厚不知報，墨筆淋漓口徒囁。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原校：一本云「表臣」。嘉祐三年。

齊人謹原校：一作「建」。鹽筴，伯者之事爾。計口收其餘，登耗以生齒。民充國亦富，粲若有條理。惟原校：一作「雖」。非三王法，儒者猶爲耻。後世益不然，榷奪由漢始。權量自持操，屑屑已甚矣。穴竈如蜂房，熬波銷海水。豈知戴白民，食淡有至死。物艱利愈厚，令出姦隨起。良民陷盜賊，峻法難禁止。問官得幾何，月課煩笞箠。公私兩皆然，巧拙可知已。英英職方郎，文行粹而美。連年宿與泗，有政皆可紀。忽來從辟書，感激赴知己。閔然哀遠人，吐策獻天子。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窒其一，無異釱厥趾。工作而商行，原校：一作「與商賈」。本末相表裏。臣請通其流，爲國掃泥滓。金錢歸府藏，滋味飽閭里。利害難先言，歲月可較比。鹽官皆謂然，丞相曰可喜。適時乃爲才，高論徒譎詭。夷吾苟今原校：一作「復」。出，未以彼易此。隋堤樹毿毿，汴水流瀰瀰。子行其勉

❶「復」，原卷後續校：「一作『亦』。」

❷「力懶」，原卷後校：「一作『力乏』。」

旃，吾黨方傾耳。

嘗新茶呈聖俞 嘉祐三年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矜誇。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原校：一作「龍未起驅蟲」。）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爲最靈物，❷宜（原校：一作「疑」。）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銙小圓復窊。鄙哉穀雨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太守急寄我，香蒻包裹封題斜。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原校：一作「佳」。）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❸可憐俗夫把金錠，（原校：一作「挺」，一作「鋌」。《茶録》多用「挺」字，爲古。按《集韻》「錠」字去聲，訓鐙；「鋌」字上聲，訓銅鐵樸。）猛火炙背如蝦蟇。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逢詩老頻咨嗟。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淫哇。

次韻再作 原校：一本云「茶歌」。嘉祐三年。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飲茶。建谿苦遠雖不到，自少嘗見閩人誇。每嗤江浙凡茗草，叢生狼藉惟藏蛇。（今江浙茶園俗言多蛇。）豈如含膏入香作金餅，❹蜿蜒兩龍戲以呀。其餘品第亦奇絶，❺愈小愈精皆露

---

❶「三月」，原卷後校：「一作『二月』。」

❷「此爲」，原卷後校：「一作『草木』。」

❸「向空」，原卷後校：「一作『向簷』。」

❹「豈如」，原卷後續校：「一作『豈知』。」

❺「亦」，原卷後續校：「一作『各』。」

芽。泛之白花如粉乳，乍見紫面生光華。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窊。論功可以療百疾，輕身久服勝原校：一作「如」。胡麻。我謂斯言頗過矣，其實最能祛睡邪。茶官貢餘偶分寄，❶地遠物新來意嘉。親烹屢酌不知厭，自謂此樂真原校：一作「誠」。無涯。未言久食成手顫，已覺疾飢原校：一作「病」。生眼花。客遭水厄疲捧椀，口吻無異蝕月蟇。僮奴傍視疑復笑，❷嗜好乖僻誠堪嗟。更蒙酬句怪可駭，兒曹助噪聲哇哇。

樂郊詩 爲劉原甫作。原校：一本注「原父鄆州東園也」。嘉祐三年。

樂郊何所樂，所樂從公遊。三日公不出，其民蹙然愁。一聞車馬音，從者如雲浮。吾問鄆之人，無乃失業不。云惟安其業，然後樂其休。樂郊何所有，胡不考公詩。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有臺以臨望，有沼以游嬉。俯仰迷上下，朱欄映清池。草木非一種，青紅隨四時。其餘雖瑣屑，處置各有宜。樂郊何以名，吾爲本其意。自古賢哲人，所存非一世。當時偶然迹，來者因不廢。鄆非公久留，公去民孰賴。此亭公所登，此樹公所憩。俾民百年思，豈取一日醉。

洗兒歌 爲聖俞作。原校：一本云「前日送酒，遂助洗兒，輒成短歌，更資一笑呈聖俞」。嘉祐三年。

月暈五色如虹蜺，深山猛虎夜生兒。虎兒可愛原校：一作「憐」。光陸離，開眼已有

❶「偶」，原卷後續校：「一作『忽』。」

❷「復」，原卷後續校：「一作『且』。」

百步威。詩翁雖老神骨秀，想見嬌嬰目與眉。木星之精爲紫氣，照山生玉水生犀。兒原校：一作「此」。翁不比他兒翁，三十年名天下知。材高位下衆所惜，天與此兒聊慰之。翁家洗兒衆人喜，不原校：一作「莫」。惜金錢散閭原校：一作「鄰」。里。宛陵他日見高門，車馬煌煌梅氏子。

鳴鳩 崇政殿後考試所作。嘉祐四年。

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歸原校：一作「急還」。呼不已。逐之其去恨不早，呼不肯來固其理。吾老病骨知陰晴，每愁天陰聞此聲。日長思睡不可得，遭爾聒聒何時停。衆鳥笑鳴鳩，爾拙固無匹。不能娶巧婦，以共營家室。寄巢生子四散飛，一身有婦長相失。夫婦之恩重太山，背恩棄義須臾間。心非無情不得已，物有至拙誠可憐。君不見人心百態巧且艱，臨危利害兩相關。朝爲親戚暮仇敵，自古常嗟交道難。

代鳩婦言 原校：一本注「聞士有欲棄妻者作」。❶ 嘉祐四年。

斑然錦翼花蔟蔟，雄雌相隨樂不足。抱雛出卵翅羽成，豈料一朝還反目。人言嫁雞逐雞飛，安知嫁鳩被鳩逐。古來有盛必有衰，富貴莫忘貧賤時。女棄父母嫁原校：一作「婦」。曰歸，中道捨君何所之。天生萬物各有類，誰謂鳥獸爲無知。雖無仁義有情愛，苟聞此言寧不悲。

❶「一本」，曾本作「家本」。

看花呈原校：一本有「韓」。**子華内翰**崇政殿後考試作。嘉祐四年。

老雖可憎還可嗟，病眼眵昏愁看花。不知花開桃與李，但見紅白何交加。春深雨露新洗濯，日暖金碧相輝華。浮香著物收不得，含意欲吐情無涯。可愛疎簾静相對，最宜落日初西斜。時傾賜壺共斟酌，及此蜂鳥方諠譁。凡花易見不足數，禁籞難到堪歸誇。老病對此不知猒，❶年少何用苦思家。❷

啼鳥崇政殿後考試舉人卷子作。嘉祐四年。

提胡蘆，提胡蘆，不用沽美酒。宫原校：一作「官」。壺日賜新撥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宫花正好愁雨來，暖日方催花亂發。❸苑樹千重緑暗春，珍禽綵羽自成群。花開柢慣迎黄屋，❹鳥語初驚見外人。千聲百囀忽飛去，原校：一作「來」。枝上自落紅紛紛。畫簾陰陰隔宫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州山裏聞。

和聖俞原校：一本二字作「人」。**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用其韻**嘉祐四年

有芸黄其華，在彼衆草中。清香濯曉露，秀色摇春風。幸依華堂陰，一顧曾不蒙。大雅彼君子，偶來從學宫。文章高一

❶「老病」，原卷後校：「一作『老翁』。」
❷「年少」，原卷後校：「一作『少年』。」
❸「方」，宋刻本、李本作「相」。
❹「開」，影元本、四庫本、衡本作「間」。

世，論議原校：一作「議論」。伏群公。多識由博學，新篇匪雕蟲。唱酬爛衆作，光輝發幽叢。❶在物苟有用，得時寧久窮。可嗟凡草木，糞壤自青紅。

答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并簡梅聖俞之作嘉祐四年

君子忽我顧，原校：一作「顧我」。貧家復何有。虚堂來清風，佳果薦濁酒。❷簡編記遺逸，論議相可否。欲知所書人，其骨多已朽。前者既已然，後來寧得久。所以昔人云，杯行莫停手。

居士集卷第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謂《樂郊詩》「有水出逶夷」，夷，平也，傷也，與「逶」字不類。按《説文》「逶迤，斜去皃」，《集韻》「委曲自得皃」，《詩》作「委蛇」，《漢書》作「逶蛇」，恐合作「逶迤」。而蜀本、建本、羅氏本誤作「透夷」。

永嘉錢文子謂《詩·羔羊》篇有「委蛇」字。《離騷》「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蓋變「委」作「逶」，變「蛇」作「迤」、「移」二字矣。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又以「委」爲「蜲」。孫綽《天台

❶「光輝」，衢本作「光耀」。原卷後校：「一本作『光耀』。」

❷「佳果」，原卷後續校：「一作『佳景』。」

山賦》「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潘安仁《金谷集》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又盡變作「威夷」。字皆委曲貌。今作「逶夷」，乃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其實則平夷也。

右「逶夷」二字，初不必辯，著此以爲輕改字畫之戒。

歐陽脩全集卷八　居士集卷第八

古詩二十一首

有贈余以端谿緑石枕與蘄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嘉祐四年❶

端谿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原校：一作「錦」。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黄琉璃光緑玉潤，瑩净冷滑無埃原校：一作「纖」。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臣閔，❷察見衰病非虚飾。猶蒙不使如原校：一作「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臨事不堪用，❸見利無慙惟苟得。一從僦舍原校：一作「屋」。居城南，官不坐曹門原校：一作「閑」。少客。自然唯與睡相宜，以懶遭原校：一作「投」。閑何愜適。從來羸苶苦疲困，況此煩歊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蠛蠓任緣撲，蠹原校：一作「詩」。書懶架抛縱横。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嘗聞李白好飲酒，❹欲與鐺杓同生死。原

❶ 此題下，宋刻本校：「碑本題作『有贈予以端溪石枕蘄竹簟者因呈原父聖俞一首』。」
❷「哀憐」，原卷後又續校：「一作『矜憐』。」
❸「臨事」，原卷後又續校：「一作『任事』。」
❹「嘗聞」，原卷後又續校：「一作『昔時』。」又「好飲」，原卷後又續校：「一作『愛飲』。」

校：一作「死生」。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爲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簟攜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

夜聞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嘉祐四年

夜半群動息，有風生樹端。颯然飄我衣，起坐爲長歎。苦暑君勿猒，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歸歲將寒。清霜忽以飛，❶零露亦溥溥。霜露原校：一作「四時」。本無情，豈肯私蕙蘭。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櫛髮變新白，鑑容銷原校：一作「無」。故丹。風埃共侵迫，❷心志亦摧殘。萬古一飛隼，兩曜雙跳丸。擾擾賢與愚，流沙逐驚湍。其來固如此，獨久知誠難。服食爲藥悮，此言真不刊。但當飲美酒，何必被輕紈。

答梅聖俞大雨見寄 嘉祐二年

夕雲若頹山，夜雨如決渠。俄然見青天，晱晱升蟾蜍。倏忽陰氣生，四面如吹噓。狂雷走昏黑，驚電照夔魖。搜尋起龍蟄，下擊墓與墟。雷聲每軒轟，雨勢隨疾徐。初若浩莫止，俄收闃無餘。但掛千丈虹，紫翠橫空虛。頃刻百變態，晦明誰卷舒。豈知下土人，水潦没襟裾。擾擾泥淖中，無異鴨與豬。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閑坊僦古屋，卑陋雜里閭。鄰注湧溝

❶「以飛」，原卷後校：「一作『已飛』。」

❷「共」，原卷後校：「一作『苦』。」

竇，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户恐爲瀦。墻壁豁四達，幸家無貯儲。蝦蟇鳴竈下，老婦但欷歔。九門絶來薪，朝爨欲毁車。壓溺委性命，焉能顧圖書。乃知生堯時，未免憂爲魚。梅子猶念我，寄聲憂我居。慰我以新篇，琅琅比瓊琚。❶官閑行能薄，補益愧空疎。歲月行晚矣，江湖盍歸歟。吾居傳郵爾，此計豈躊躇。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嘉祐四年

憶昨滁山之人贈我玉兔子，粤明年春玉兔原校：一有「子」字。死。日陽晝出月夜明，世言兔子望月生。謂此瑩然而白者，譬夫水之爲雪而爲冰，皆得一陰凝結之純精。常恨處非大荒窮北極寒之曠野，養違其性夭厥齡。豈知火維地荒絶，漲海連天沸天原校：一作「火」，一作「炎」。熱。黄冠黑距人語言，有鳥玉衣尤皎潔。乃知物生天地中，萬殊難以一理通。海中洲原校：一作「州」。島窮人迹，來市廣州纔八國。其間注輦來最稀，原校：一作「遠」。此鳥何年隨海舶。誰能徧歷海上峰，萬怪千奇安可極。兔生明月月在天，玉兔不能久人間。況爾來從炎瘴地，豈識中州霜雪寒。渴雖有飲飢有啄，羈紲終知非爾樂。天高海闊路原校：一作「終」。茫茫，嗟爾身微羽毛弱。爾能識路知所歸，吾欲開籠縱爾飛。俾爾歸誂宛陵詩，此老詩名聞四夷。

❶「琅琅」，曾本作「琅玕」。

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斜川詩見招遊李園既歸遂苦風雨三日不能出窮坐一室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泥深道路無人行去市又遠索於筐筥原校：一作「篋」。得枯魚乾鰕數種彊飲疾醉昏然便寐既覺索然因書所見奉呈聖俞❶嘉祐四年

少年喜追隨，老大厭諠譁。慙愧二三子，邀我行看花。花開豈不好，時節亦云嘉。因病既不飲，衆歡獨成原校：一作「我」。嗟。管絃暫過耳，風雨愁還家。三日不出門，堆豗類寒鴉。妻兒强我飲，飣餖果與瓜。濁酒傾殘壺，枯魚雜乾鰕。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鱇嘔啞。坐令江湖心，浩蕩思無涯。寵禄不知報，鬢毛今已華。有田清潁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黄犢，幅巾駕柴車。

奉答原甫見過寵示之作❷嘉祐五年

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足憂患，憶昔有罪初南遷。飛帆洞庭入白浪，墮淚三峽聽流泉。援琴寫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中間永陽亦如此，醉卧幽谷聽潺湲。自從還朝戀榮原校：一作「寵」。禄，不覺鬢髮俱凋殘。耳衰聽重手漸顫，自惜指法將誰傳。偶欣日色曝書畫，試拂塵埃張斷絃。嬌兒癡女遶翁膝，争欲彊翁聊一彈。紫微閣老適我過，愛我指下聲泠然。

❶ 「酒」上，曾本校：「一有『濁』字。」原題下補校：「『得酒』，一作『得濁酒』。」

❷ 「原甫」，曾本、李本及原《居士集目録》作「原父」。

戲原校：一作「語」。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歎知音難。君雖不能琴，能得琴原校：一作「其」。意斯爲賢。自非樂道甘寂寞，誰肯顧我相留連。興闌束帶索馬去，却鎖塵匣包青氈。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嘉祐四年

憶昨九日訪君時，正見堦前兩叢菊。愛之欲繞行百匝，庭下不能容我足。折花却坐時嗅之，已醉還家手猶馥。今朝我復到君家，兩菊堦前猶對束。枯莖槁葉苦風霜，無復滿叢金間緑。京師誰家不種花，碧砌朱欄敞華屋。奈何來對兩枯株，共坐窮簷何局促。詩翁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凡草開花數日間，天葩無根長在目。遂令我每飲君家，不覺長缾卧墻曲。坐中年少皆賢豪，莫怪我今雙鬢禿。須知朱顔不可恃，有酒當歡原校：一作「飲」。且相屬。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嘉祐四年

與君結交遊，我最先衆人。我少既多難，君家常苦貧。今爲兩衰翁，髮白面亦皺。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珉賤易爲價，玉棄久埋塵。惟能吐文章，白虹射星辰。幸同居京城，遠不隔重闉。朝罷二三公，隨我如魚鱗。君聞我來喜，置酒留逡巡。不待主人請，自脱頭上巾。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窮達何足道，古來兹理均。

小飲坐中贈别祖擇之赴陜府無擇。嘉祐四年。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罇酒。

豈惟明日難重持，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❶花開誰得屢相過，盞到莫辭頻舉手。驪情落寞酒量減，❷置我不須論老朽。奈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擇之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藹風謡，右掖文章焕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爲，手把鋤犂汝陰叟。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 嘉祐三年

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鰕淺水間，羸蜆如山積。毛魚與鹿角，一龠原校：一作「拾」。數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南北。其微原校：一作「小」。既若斯，其大有原校：一作「其大固」，一作「大者固」。莫測。波濤浩渺中，島嶼生頃刻。俄而没不見，始悟原校：一作「久始」。出背脊。有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集，刀鋸争剖原校：一作「斫」。析。❸骨節駭專車，鬚芒原校：一作「牙」。侔劍戟。腥聞數十里，餘臭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潛奇與祕寶，萬狀原校：一作「物」。不一識。嗟彼達頭微，誰傳到原校：一作「偶傳到」，一作「偶傳入」。京國。乾枯少滋味，治平聲洗費炮炙。聊兹知異物，豈足薦佳客。一旦辱原校：一作「得」。君詩，虚名從此得。京師人不識此魚，滄州向防禦見寄，以分聖俞，辱以詩答。

送刁紡推官原校：一本無二字。歸潤州 嘉祐四年

翹翹名家子，自少能慷慨。嘗從幕府辟，躍馬臨窮塞。是時西邊兵，屢戰輒原校：

❶「煌煌」，原卷後校：「一作『皇皇』。」
❷「寞」，原卷後校：「一作『莫』。」
❸「剖析」，原卷後校：「一作『斫析』。」

一作「無功屢」。奔潰。歸來買良田，俛首學秉耒。家爲白酒醇，門掩青山對。優游可以老，世利何足愛。奈何從所知，又欲向并代。主人忽南遷，此計亦原校：一作「乃」。中悔。彼在吾往原校：一作「乃」。從，彼去吾亦退。與人交若此，可以言節概。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絃人莫聽，此樂有誰知。君子篤自信，衆人喜隨時。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爲。寄謝伯牙子，何須鍾子期。

鍾子忽已死，伯牙其已乎。絶絃謝世人，知音從此無。瓠巴魚自躍，此事見於書。❶ 師曠嘗一鼓，群鶴舞空虛。吾恐二三說，其言皆過歟。不然古今人，愚智邈已殊。奈何人有耳，不及鳥與魚。

二月雪 嘉祐五年

寧傷桃李花，❷無損杞與菊。❸ 杞菊吾所嗜，惟恐食不足。花開少年事，不入老夫目。老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風晴日暖雪初銷，踏泥自採籬邊綠。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秋冬二首命聖俞分作。嘉祐三年。

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稀。

❶「見於書」，原卷後又續校：「一作『載諸書』。」
❷「傷」，原卷後校：「一作『損』。」
❸「損」，原卷後續校：「一作『傷』。」

新陽晴暖動膏脉，野水泛灩生光輝。鳴鳩聒聒屋上啄，布穀翩翩桑下飛。碧山遠映丹杏發，青草暖眠黄犢肥。田家此樂知者誰，吾獨知之胡不歸。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

南風原頭吹百草，草木叢深茅舍小。麥穗初齊稚子嬌，桑葉正肥蠶食飽。老翁但喜歲年熟，餉婦安知時節好。野棠梨密啼晚鶯，❶海石榴紅囀山鳥。田家此樂知者誰，我獨知之歸不早。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嘉祐四年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❷鳥驚獸駭争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却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顔流落死天涯，琵琶原校：一作「此曲」。却傳來漢家。漢宫争按新聲譜，❸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黄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盆池嘉祐四年

西江之水何悠哉，經歷灘石險且回。餘波拗怒猶原校：一作「獨」。涵去澹，奔濤擊浪常喧豗。❹有時夜上滕王閣，月照净練原

❶「晚鶯」，原卷後續校：「一作『曉鶯』。」
❷「無常處」，原卷後續校：「石本作『隨山川』。」
❸「漢宫」，原卷後校：「一作『漢家』。」
❹「擊」，曾本作「驚」。

校：一作「綠」。無纖埃。楊闌左里在其北，❶無風浪起傳古來。老蛟深處猒窟穴，蛇身微行見者猜。呼龍瀝酒未及祝，五色粲原校：一作「照」。爛高崔嵬。忽然遠引千丈去，百里水面中分開。收蹤滅跡莫知處，但有雨雹隨風雷。千奇萬變聊一戲，豈原校：一作「肯」。顧溺死爲可哀。輕人之命若螻螘，❷不止山嶽將傾頽。此外魚鰕何足道，猒飫但覺腥盤杯。壯哉豈不快耳目，胡爲守此空墻隈。陶盆斗水仍下漏，四岸久雨生莓苔。遊魚撥撥不盈寸，❸泥潛日炙愁暴鰓。魚誠不幸此跼促，❹我能決去反徘徊。❺

再和明妃曲 嘉祐四年

漢宮有佳原校：一作「美」。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絶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原校：一作「美」。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顔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❻原校：一作「奉送永興安撫劉侍讀」。嘉祐五年。

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

❶「楊闌左里」，原卷後續校：「一作『揚瀾左蠡』。」
❷「輕人之命」，原卷後續校：「石本作『柰何人命』。」
❸「撥撥」，曾本作「潑潑」。
❹「魚誠」，原卷後續校：「石本作『魚生』。」又「幸此」，原卷後續校：「石本作『幸遭』。」
❺「能決去反」，原卷後續校：「石本作『可決去猶』。」
❻「原甫」，曾本、李本及原《居士集目録》作「原父」。

須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坂。愛君尚原校：一作「年」。少力方豪，嗟我久衰歡漸鮮。文章驚世知原校：一作「聞」。名早，意氣論交相得晚。魚枕蕉，一舉十分當覆盞；鼠須管，爲物雖微情不淺。新詩醉墨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

哭聖俞嘉祐五年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灘聲八節響石樓，坐中辭氣淩清原校：一作「高」。秋。一飲百盞不言休，酒酣思逸語更遒。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枚與鄒。我年最少力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丘，凋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虀鹽太學愁。乖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頷鬚已白齒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彊閑屢偷，不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釜甑過午無饘餾。良時易失不早收，篋櫝原校：一作「櫃」。瓦礫遺琳璆。薦賢轉石古所尤，此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幽。翩然素旐歸一舟，送子有淚流如溝。

居士集卷第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九　居士集卷第九

古詩三十首

寄題劉著作羲叟家園效聖俞體

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山高地苦寒，當樹所宜木。群花媚春陽，開落一何速。凜凜心節奇，惟應松與竹。毋栽當暑槿，寧種深秋菊。菊死抱枯枝，槿豔隨昏旭。黄楊雖可愛，南土氣常燠。未知經雪霜，果自保其緑。顔色苟不衰，始知根性足。此外衆草花，徒能悦凡目。千金買姚黄，慎勿同流俗。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沖卿學士 分得黄字爲韻。

嘉祐五年。

今日胡不樂，衆賓會高堂。❶坐中瀛洲客，新佩太守章。豈無芳罇酒，笑語共一觴。亦有嘉原校：一作「佳」。菊叢，新苞弄微黄。所嗟時易晚，節物已淒涼。群鷺方盛集，離鴻獨高翔。山川正摇落，行李怯風霜。君子樂爲政，朝廷須儁良。歸來紫微閣，遺愛在甘棠。

❶「賓」，原卷後校：「一作『賢』。」

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嘉祐五年

老大惜時節，少年輕別離。我歌君當和，我酌君勿辭。豔豔庭下菊，與君吟繞之。擷其黃金蘂，泛此白玉巵。君勿愛此花，問君此何時。秋風日益高，霜露漸離披。芳歲忽已晚，朱顏從此衰。念君將捨我，車馬去有期。君行一何樂，我意獨不怡。飛兔不戀群，奔風誰能追。老驥但伏櫪，壯心良可悲。

予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五年梅公儀來守是邦因取余詩刻于石又以長韻見寄因以答之 原校：一作「和滑州公儀龍圖歸鴈亭長句」。嘉祐元年。

風吹城頭秋草黃，仰見鳴鴈初南翔。❶秋草風吹春復緑，南鴈北飛聲肅肅。城下臺邊桃李蹊，憶初披荒手植之。雪消冰解草木動，因記鴻原校：一作「欲記南」。鴈將歸時。爾來十載空遺迹，飛鴈年年自南北。臺傾餘址草荒涼，樹老無花春寂歷。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如綺。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帋。我思古人無不然，慷慨原校：一作「感慨」。功名垂百年。沉碑身後念陵谷，把酒泣下悲山川。一時留賞雖邂逅，後世傳之因不朽。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静居堂 嘉祐六年

洛人皆種花，花發有時闌。君家獨種

❶「見」，宋刻本校：「恕本作『看』。」原卷後校：「一作『看』。」

玉，種玉産琅玕。子弟守家法，名聲聳朝端。歲時歸拜慶，閭里亦相歡。西臺有道氣，自少服靈丸。春酒養眉壽，童顏如渥丹。清談不倦客，妙思喜揮翰。壯也已吏隱，興餘方掛冠。臨風想高誼，懷禄愧盤桓。

鬼車嘉祐六年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無光月不出。浮雲蔽天衆星没，舉手嚮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凄凄，或高或低，乍似玉女調玉笙，衆管參差而不齊。既而咿咿呦呦，若軋若抽，又如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嘔。鳴機夜織錦江上，群鴈驚起蘆花洲。吾謂此何聲，初莫窮端由。老婢撲燈呼兒曹，云此怪鳥無匹儔。其名爲鬼車，夜載百鬼淩空遊。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舌連一原校：一作「十」。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響更相酬。昔時周公居東周，猒聞此鳥憎若讎。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噛一頭落，斷頸至今清血流。爾來相距三千秋，晝藏夜出如鵂鶹。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污，烏卧反。所遭之家家必破。我聞此語驚且疑，反祝疾飛無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細理莫詳。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兩頭反爲祥。却呼老婢炷燈火，捲簾開户清華堂。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静皎月流清光。

感二子 嘉祐□年❶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原校：一作「載」。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聲。百蟲坏户不啟蟄，萬木逢春不發萌。豈無百鳥解言語，喧啾終日無人聽。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覷天巧，命短疑爲天公憎。昔時李杜争横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原疲戰争。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輕。唯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

讀書 嘉祐□年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僞説起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原校：一作「兵」。交，乘勝方原校：一作「多」。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原校：一作「書」。案。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豈敢取聲名，惟期脱貧賤。忘食日已晡，❷燃薪夜侵旦。謂言得志原校：一作「意」。後，便可焚筆硯。少償辛苦時，惟事寢與飯。

❶「嘉祐□年」，曾本注云「嘉祐六年」。

❷「晡」，衡本作「脯」。曾本「晡」下有校云：「家本誤作『脯』，蘇本亦誤。」

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中間嘗忝竊，內外職文翰。官榮日清近，廪給亦豐羨。人情慎所習，酖毒比安宴。漸追時俗流，稍稍學營辦。盃盤窮水陸，賓客羅俊彥。自從中年來，人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愞。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惟尋舊讀書，簡編原校：一作「編簡」。多朽斷。古人重温故，官事幸有間。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干禄利，老用忘憂患。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鍊。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萬一免罪譴。買書載舟歸，築室原校：一作「屋」。潁水岸。平生頗論述，銓次加點竄。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芻豢。信哉蠹書魚，韓子語非訕。

鵯鵊詞

效王建作。嘉祐□年。

龍樓鳳闕原校：一作「閣」。鬱崢嶸，❶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愁夜短，緑窗鵯鵊催天明。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轆轤聞汲水。三聲四聲促嚴粧，紅靴玉帶奉君王。萬年枝軟風露濕，上下枝間聲轉急。❷南衙促仗三衛列，❸九門放鑰千官入。重城禁籞鎖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君不見潁河東

❶「闕」，《宋文鑑》作「閣」。

❷「間」，《宋文鑑》作「闌」。

❸「促仗」，宋刻本校：「恕本作『捉仗』。」影元本卷後校云：「碑本『促』作『捉』，似重磨再刻。按《唐書·儀衛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又云『內外諸門，以排道人帶刀捉仗而立，號曰立門仗』。成都、眉州、綿州、衢州、大杭本並作『促』，吉州本及《時賢文纂》並作『捉』。」

岸村原校：一作「春」。陂闊，山禽野鳥常原校：一作「時」。嘲哳。田家惟聽夏鷄聲，鶻鵃，京西村人謂之夏鷄。夜夜壠頭耕曉月。可憐此樂獨吾知，眷戀君恩今白髮。

初食鷄頭有感原校：一本無「有感」字。嘉祐□年。

六月京師暑雨多，夜夜南風吹芡觜。凝祥池鎖會靈園，僕射荒陂安可擬。京師賣五岳宮及鄭州鷄頭最爲佳。爭先園客採新苞，剖蚌得珠從海底。都城百物貴新鮮，❶厥價難酬與珠比。金盤磊落何所薦，滑臺撥醅如玉醴。自慙竊食萬錢厨，滿口飄浮嗟病齒。却思年少在江湖，野艇高歌菱荇裏。香新味全手自摘，玉潔沙磨軟還美。一瓢固不羨五鼎，萬事適情爲可喜。何時遂原校：一作「益」。買潁東田，歸去結茅臨野水。

雙井茶嘉祐□年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兩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雲日注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情。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隨時變易。君不見建溪龍鳳團，不改舊時香味色。

贈李士寧治平四年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平生不把筆，對酒時高

❶「都城」，原卷後續校：「一作『都人』。」

詠。初如不著意，語出多奇勁。傾財解人難，去不道名姓。原校：一無上六句。金原校：一作「千」。錢買酒醉高樓，明月空床原校：一作「清風」。眠不醒。一身四海即爲家，獨行萬里聊乘興。既不採藥賣都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者，原校：一本四字作「世之人」。但愛其人，而莫原校：一作「不」。見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游心太虛，逍遥出入，原校：一本二句止作「逍遥太虛」。常原校：一作「動」。與道俱。故能入火不熱，原校：一作「爇」。入水不濡。嘗聞其語，原校：一作「吾雖聞其語矣」。而未見其人也，豈斯人之徒與。不然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原校：一作「表」。而原校：一本無「而」字。滑稽玩原校：一作「傲」。世，❶其東方朔之流乎。

明妃小引

漢宮諸女嚴粧罷，共送明妃溝水頭。溝上水聲來不斷，花隨水去不回流。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堪愁。

感事四首

老者覺時速，閑人知日長。日月本無情，人心有閑忙。努力取功名，斷碑埋路傍。逍遥林下士，丘壠亦相望。長生既無藥，濁酒且盈觴。

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開墳見空棺，謂已超青

❶「玩」，衢本作「傲」。

冥。尸原校：一作「或」。解如蛇蟬，換骨蛻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

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斑虬，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塗。富貴不還鄉，安事富貴歟。神仙人不見，魑魅與爲徒。人生不免死，魂魄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太虛。等爲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况不得乎。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岑寂。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寢食。彊顏悦憎怨，擇語防仇敵。衆欲苦無猒，❶有求期必獲。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神仙雖杳茫，富貴竟何得。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熙寧元年

余生本羈孤，自少已非壯。今而老且病，何用苦惆悵。誤蒙三聖知，貪得過其量。恩私未知報，心志已凋喪。軒裳德不稱，徒自取譏謗。豈若常夫子，一瓢安陋巷。身雖草莽間，名在朝廷上。惟余服德義，久已慕恬曠。矧亦有吾廬，東西正相望。不須駕柴車，自可策藜杖。坐驚顏鬢日摧頹，及取新春歸去來。共載一舟浮野水，焦陂四面百花開。

昇天檜熙寧元年

青牛西出關，老聃始著五千言；白鹿

❶ 原詩後補刻出文「苦無猒」及校：「『苦』，一作『貪』。」

去昇天，爾來忽已三千年。當時遺迹至今在，隱起蒼檜猶依然。惟能乘變化，所以爲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雲煙。奈何此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事茫昧，真僞莫究徒自傳。❶雪霜不改終古色，風雨有聲當夏寒。境清物老自可愛，何必詭怪窮根源。

憶焦陂原校：一本無「憶」字，注「汝陰作」。熙寧元年。

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聞花香。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魚肥鱠如玉。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下船。笑向漁翁酒家保，金龜可解不須錢。明日君恩許歸去，白頭酣詠太平年。

贈許道人熙寧元年

洛城三月亂鶯飛，潁陽山中花發時。往來車馬遊山客，貪看山花踏山石。紫雲仙洞鎖雲深，洞中有人人不識。飄飄許子旌陽後，道骨仙風本仙胄。多年洗耳避世喧，獨卧寒巖聽山溜。至人無心不筭心，無心自得無窮壽。忽來顧我何慇懃，笑我白髮老紅塵。子歸爲築巖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

送龍茶與許道人熙寧元年

潁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

❶「自」，衢本作「相」。宋刻本校：「恕本作『相』。」

夜朝北斗太清原校：一作「虛」。壇，❶不道姓名人不識。我有龍團古蒼璧，九龍泉深一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馴鹿

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栅。慙媿主人恩，自非殺身難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哀爾胡爲網羅獲。南山藹藹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吹百草香。飲泉齧草當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户。

留題齊州舜泉熙寧元年

岸有時而爲谷，海有時而爲田，虞舜已殁三千年。耕田浚井雖鄙事，至今遺迹存依然。歷山之下有寒泉，向此號泣于旻天。無情草木亦改色，山川慘淡生雲煙。一朝垂衣正南面，皐夔稷契來聯翩。功高德大被萬世，今人過此猶留連。齊州太守政之暇，鑿渠開沼疏清漣。遊車擊轂惟恐後，衆卉亂發如争先。豈徒邦人知樂此，行客亦爲留征軒。

山齋戲書絶句二首熙寧三年

蜜脾未滿蜂採花，麥壠已深鳩喚原校：一作「叫」。雨。正是山齋睡足時，不覺花間日亭午。

經春老病不出門，坐見群芳爛如雪。正當年少惜花時，日日春風吹石裂。

❶「清」，衢本作「虛」。

嘲少年惜花 熙寧□年❶

紛紛紅蘂落泥沙，❷少年何用苦咨嗟。春風自是無情物，肯爲汝惜無情花。今年花落明年好，但見花開人自老。人老不復少，花開還更原校：一作「復」。新。使花如解語，應笑惜花人。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 熙寧□年

誰謂田家苦，田家樂有時。車昌遮切。鳴繅白繭，❸麥熟囀黄鸝。田家此樂幾人知，幸獨知之未許歸。逢時得寵已逾分，報國無能徒爾爲。收取玉堂揮翰手，却尋南畝把鋤犂。

射生户 予初至州，獵户有獻狼豹者。熙寧□年。

射生户，前日獻一豹，今日獻一狼。豹因傷我牛，狼因食我羊。狼豹誠爲害人物，縣官賞之縑五疋。射生户，持縑歸。爲人除害固可賞，貪功趨利爾勿爲。弦弓毒矢無妄發，❹恐爾不識麒麟兒。

戲石唐山隱者 熙寧□年

石唐仙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筭心。真人已去升寥廓，歲歲巖花自開落。我昔

❶「熙寧□年」，曾本注云「熙寧七年」。
❷「紅蘂」，原卷後續校：「一作『紅紫』。」
❸「繅」，原卷後續校：「一作『繰』。」
❹「弦」，衡本作「强」。

曾爲洛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絶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

居士集卷第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十　居士集卷第十

律詩六十首

送王汲宰藍田景祐元年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落日催行客，東風吹酒罇。樹摇秦甸緑，花入輞川繁。若遇西來旅，時應問原校：一作「望」。故園。

徽安門曉望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葱葱。曉日寒川上，青山白霧原校：一作「露」。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乏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送孟都官知蜀州

名郎出粉闈，佳郡古關西。幾驛秦亭盡，千山蜀鳥啼。朱輪照耕野，緑芋覆秋畦。向闕應東望，雲深隴樹迷。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明道二年

朝雲來少室，日暮向箕山。本以無心

出，寧隨倦客還。春歸伊水緑，花晚洛橋閑。誰有餘罇酒，相期一解顔。

逸老亭原校：一本注「彭城公白蓮莊」。

上相此忘榮，怡然物外情。池光開小幌，山翠入重城。野鳥窺華衮，春壺勞耦耕。枕前雙鴈没，雨外一川晴。❶解組金龜重，調琴赤鯉驚。雖懷安石趣，豈不爲原校：一作「念」。蒼生。

廣愛寺

都人布金地，紺宇巋然存。山氣蒸經閣，鍾聲出國門。老杉春自緑，古壁雨先昏。應有幽人屐，來留石蘚痕。

弔黄學士三首名鑑。明道元年。

麗正讎書久，蘭臺約史成。迎親就江水，獻直出承明。世德無雙譽，詩豪第一評。風流今頓盡，響像憶平生。

沈約多清瘦，文園仍病痟。共疑天上召，更欲水邊招。金馬人相弔，長沙物易妖。秋風吹越樹，歸旐自飄飄。

自古蘭衰早，因令蕙歎深。書遺茂陵藁，病作越鄉吟。❷蒿里無春色，閩山蔽夕陰。空嗟埋玉樹，齎志永沉沉。

❶「外」，原卷後校：「一作『後』。」

❷「鄉」，原卷後校：「一作『山』。」

雨後獨行洛北 明道元年

北闕望南山，明嵐雜紫烟。歸雲向嵩嶺，殘雨過伊川。樹繞芳隄外，橋横落照前。依依半荒苑，行處獨聞蟬。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 原校：一本注「西京作」。明道元年。

一雨郊圻迥，新秋榆棗繁。田荒溪溜入，禾熟雀聲喧。燒出空槎腹，人耕廢廟垣。閑追向城客，落日隱高原。

智蟾上人遊南岳 天聖九年

終日念雲壑，南歸心浩然。青山入楚路，白水望湖田。野渡惟浮鉢，山家少施錢。到時春尚早，收茗緑巖前。

送左殿丞 原校：一作「直」。**入蜀**

傳聞蜀道難，行客若登天。紫竹深無路，黄花忽見川。聞禽嗟異域，問俗訪耆年。欲識京都遠，惟應望日邊。

秋郊曉行 原校：一作「望」。

寒郊桑柘稀，秋色曉依依。野燒侵河斷，山鴉向日飛。行歌採樵去，荷鍤刈原校：一作「治」。田歸。❶秫原校：一作「村」。酒家家

❶「刈」，衢本作「治」。曾本作「行」，且注云：「去聲。一作『刈』，一作『治』。『行』從家本，出《漢書》，巡視也。」

熟，相邀白竹扉。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寮友❶明道元年

周禮恤凶荒，軺車出四方。土龍朝祀雨，田火夜驅蝗。木落孤村迥，原高百草黄。亂鴉鳴古堞，寒雀聚空倉。桑野人行饁，魚陂鳥下梁。晚煙茅店月，初日棗林霜。墐户催寒候，叢祠禱歲穰。不妨行覽物，山水正蒼茫。

緱氏縣作明道元年

亭候徹郊畿，人家嶺坂西。青山臨古縣，緑竹繞寒溪。道上行收穗，桑間晚溉畦。東皐有深趣，便擬卜幽棲。

又行次作明道元年

秋色滿郊原，人行禾黍間。雉飛横斷澗，燒響入空山。野水蒼煙起，平林夕鳥還。嵩嵐久不見，寒碧更孱顔。❷

送梅秀才歸宣城

從學方年少，還家罄橐金。久爲江北客，能作洛生吟。罷亞霜前稻，鉤輈竹上禽。歸帆何處落，應拂野梅林。

❶「寮」上，衢本有「諸」字。「呈寮友」，原卷後續校：「一作『呈諸寮友』。」

❷「寒碧」，原卷後續校：「一作『凝碧』。」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 明道二年

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飆。遙看山口火，暗渡洛川橋。不見新園樹，空聞引葬簫。林鴉棲已定，猶原校：一作「獨」。此倦征鑣。

送謝學士歸闕 明道二年

供帳拂朝煙，征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河南王尉西齋 明道元年

寒齋日蕭索，天外敞簷楹。竹雪晴猶覆，山窗夜自明。禽歸窺野客，雲去入重城。欲就陶潛飲，應須載酒行。

張主簿東齋 明道元年

官舍掩寒扉，聊同隱者棲。溪流穿竹過，原校：一作「迴」。山鳥入城啼。賓主高談勝，❶心冥外物齊。惟應朝枕夢，長猒隔隣原校：一作「林」。雞。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澍呈府中同寮 明道元年

古木鬱沉沉，祠亭相衮臨。雷驅山外響，雲結日邊陰。霡霂來初合，依微勢稍

❶「主」，衢本作「至」。原卷後校：「一作『至』。」

深。土膏潛動脉，野氣欲成霖。隴上連雲色，田間擊壤音。明光應奏瑞，黄屋正焦心。帝邑三川美，離宫萬瓦森。廢溝鳴故苑，紅蘤發青林。南畝猶須勸，餘春尚可尋。應容後車原校：一作「車後」。客，時作洛生吟。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奉寄希深聖俞仍酬遞中見寄之什景祐元年

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人行已荒徑，花發半枯槎。高樹林端出，殘陽水外斜。聊持一罇酒，徙倚憶天涯。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原校：一作「希深」。景祐元年。

伊水弄春沙，山臨水上斜。曾爲謝公客，偏原校：一作「偏」。入梵王家。陰澗初生草，春嵓自落花。却尋題石處，歲月已堪嗟。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作

偶來林下逕，共酌竹間亭。積雨添方原校：一作「芳」。沼，❶殘花點緑萍。野陰侵席潤，芳氣襲人醒。禽鳥休驚顧，都忘兀爾形。

黄河八韻寄呈聖俞明道二年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

❶「方」，衢本作「芳」。

渡，❶伏浪卷沙流。樹落新摧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萬里通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迹，空欲問張侯。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寄梅聖俞 明道二年

經年都洛與君交，❷共許詩中思最豪。舊社更誰能擁鼻，新秋有客獨登高。徑蘭欲謝悲零露，籬菊空開乏凍醪。縱使河陽花滿縣，亦應留滯感潘毛。

晚過水北

寒川消積雪，凍浦漸通流。日暮人歸盡，沙禽上釣舟。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景祐元年

歸客下三川，孤郵暫解鞍。鳥聲催暮急，山氣欲晴寒。已作愁霖詠，猶懷祖帳歡。更聞溪溜響，疑是石樓灘。

寄西京張法曹 景祐元年

幕府三年客，群居幾日親。初分闕原校：一作「關」。口路，猶見洛陽人。壠麥晴將秀，田花晚自春。向家行漸近，豈復倦征輪。

❶「馳馬」，原卷後校：「一作『無馬』。」

❷「經年」，原卷後續校：「一作『終年』。」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録
景祐元年

投館野花邊，羸驂晚不前。山橋斷行路，溪雨漲春田。樹冷無棲鳥，村深起暮烟。洛陽山已盡，休更望伊川。

朱家曲 原校：一本有「并引」字。

朱家曲，自許縣北門上赤坂岡，分道西行，入小路三十里，有村市臨古河，商賈之販京師者，舟車皆會此。居民繁雜，宛然如江鄉。予以事偶至此，宿旅邸，明日遂赴京師。

行人傍衰柳，路向古河窮。桑柘田疇美，漁商市井通。薪歌晚入浦，舟子夜乘風。旅舍孤煙外，天京王氣中。山川許國近，風俗楚鄉同。宿客雞鳴起，驅車猶更東。

行至椹㵎作 景祐元年

霜後葉初鳴，羸驂遶㵎行。川原人遠近，禾黍日晴明。病質驚殘歲，歸塗猒原校：一作「壓」。暮程。空林聚寒雀，疑已作春聲。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❶ 景祐元年

漢使入幽燕，風煙兩國間。山河持節遠，亭障出疆閑。征馬聞笳躍，雕弓向月彎。禦寒低便面，贈客解刀環。鼓角雲中壘，牛羊雪外山。穹廬鳴朔吹，凍酒發原校：一作「啓」。朱顏。塞草生侵磧，春榆緑滿關。

❶「北使」，衢本作「奉使」。

應須鴈北嚮，方值使南還。

送賈推官赴絳州 景祐二年

白雲汾水上，人北鴈南飛。行李山川遠，風霜草木腓。郡齋賓榻掛，幕府羽書稀。最有題輿客，偏思玉麈揮。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景祐二年

相逢舊從事，新命忽臨戎。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朔風馳駿馬，塞雪射驚鴻。試取封侯印，何如筆硯功。

送威勝軍張判官 景祐二年

北地不知春，惟看榆葉新。岑牟多武士，玉麈重嘉賓。野燐原校：一作「燒」。驚行客，烽煙入遠原校：一作「暮」。塵。繫書沙上鴈，時寄日邊人。

送同年史襃之武功尉

久作遊邊客，常悲入塞笳。今茲一尉遠，猶困折腰嗟。白馬關中道，青天原校：一作「烟」。棧外家。過秦應弔古，惟有故山斜。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景祐元年

吴江通海浦，畫舸候潮歸。疊鼓山間響，高帆鳥外飛。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非。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原校：一本注「初授洋川，辭不行」。景祐元年。

梁漢褒斜險，夫君畏遠遊。家臨越山下，帆入海潮頭。岸柳行稍盡，江蓴歸漸秋。故鄉看衣錦，寧羨李膺舟。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原校：一作「送朱處仁」。景祐元年。

爲客久南方，西游更異鄉。江通蜀國遠，山閉楚祠荒。油幕無軍事，清猿斷客腸。惟應陪主諾，不費日飛觴。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景祐元年

冠蓋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宴，偏原校：一作「徧」。識洛陽生。共歎長沙謫，空存許劭評。堪嗟桃李樹，何日見陰成。

送王尚恭隰州幕景祐元年

去國初游宦，從軍苦寂寥。愁雲帶原校：一作「傍」。城起，畫角向山飄。秋勁方馳馬，春寒正襲貂。遥知爲客恨，應賴酒盃消。

送王尚喆三原尉景祐元年

初仕便西轅，驪駒兩佩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桑柘千疇富，人煙萬井閑。欲爲京洛詠，應苦簿書間。

送餘姚陳寺丞 最

銅墨佩腰間，中流望若原校：一作「似」。仙。鳴蟬汴河柳，畫鷁越鄉船。下瀨逢江鴈，瞻氛落海鳶。山川仍客思，盡入隱侯篇。

送廖八下弟歸衡山 景祐元年

曾作關中客，嘗窺百二疆。自言秦隴原校：一作「嶺」。水，能斷楚人腸。失意倦京國，羈愁成鬢霜。何如伴征鴈，日日向衡陽。

夏侯彥濟武陟尉 景祐元年

風煙地接懷，井邑富田垓。河近聞冰坼，山高見雨來。官閑同小隱，酒美足銜盃。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

遠　山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峰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 康定元年

望繫朝廷重，文推天下工。清名畏楊綰，故事問胡公。物議垂爲相，風流頓已窮。仁言博哉利，獻替有遺忠。

識度推明哲，風猷藹縉紳。何言止中壽，遂不秉洪鈞。翰墨時爭寶，詞章晚愈新。哭哀文伯母，悲感路傍人。

結髮原校：一作「綬」。逢明主，馳聲著兩

朝。奠楹先有夢，升屋豈能招。贈服三公衮，兼榮七葉貂。春風笳鼓咽，松栢助蕭蕭。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景祐三年

孤舟日日去無窮，行色蒼茫杳靄中。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滮田漸下雲間鴈，霜日初丹水上楓。蓴菜鱸魚方有味，遠來猶喜及秋風。

江行贈鴈景祐三年

雲間征鴈水間棲，❶矰繳方多羽翼微。歲晚江湖同是客，莫辭伴我更南飛。

松門原校：已下五首一本屬「夷陵九詠」。景祐四年。

島嶼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起碧峰雙。可憐勝境原校：一作「景」。當窮塞，翻使留原校：一作「流」。人戀此邦。亂石驚灘喧醉枕，淺沙明月入船窗。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荊江見蜀江。

下牢津景祐四年

依依下牢口，古戍鬱嵯峨。入峽江漸曲，轉灘山更多。白沙飛白鳥，青障原校：一作「嶂」。合青蘿。遷客初原校：一作「嘗」，一作

---

❶「征鴈」，原卷後校：「一作『秋鴈』。」

「多」。經此，❶愁詞作楚歌。

龍溪 景祐四年

潺潺出亂峰，演漾緑蘿風。淺瀨寒難涉，危槎路不通。朝雲起潭側，飛雨徧江中。更欲尋源去，❷原校：一作「上」。山深不可窮。

勞停驛 景祐四年

孤舟轉山曲，豁爾見平川。樹杪帆初落，峰頭月正圓。荒煙幾家聚，瘦野一刀田。行客愁明發，驚灘鳥道前。

黃溪夜泊 景祐四年

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非鄉況復驚殘歲，慰客偏宜把酒盃。行見江山❸原校：一作「山河」。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

望州坡 景祐三年

聞說夷陵人爲愁，共言遷客不堪遊。崎嶇幾日山行倦，却喜坡頭見峽州。

居士集卷第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初」，衢本作「多」。

❷「去」，衢本作「上」。

❸「江山」，李本作「山河」。

歐陽脩全集卷十一　居士集卷第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景祐三年

三峽倚岧嶢，同原校：一作「南」。遷地最遥。物華雖可愛，鄉思獨無聊。江水流青嶂，猿聲在碧霄。野篁抽夏筍，叢橘長春條。未臘梅先發，經霜葉不凋。江雲愁原校：一作「懸」。蔽日，山霧晦連朝。斫谷争收漆，梯林鬭摘椒。巴賨船賈集，原校：一作「巴汇船賈至」。蠻市酒旗招。時節同荆俗，民風載楚謡。俚歌成調笑，❶ 擦原校：一作「擦」。鬼聚喧囂。❷ 夷陵俗多淫奔，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餕其餘，里語謂之擦鬼，因此多成鬭訟。得罪宜投裔，包羞分折腰。光陰催晏歲，牢落慘驚飆。白髪新年出，朱顏異域銷。縣樓朝見虎，官舍夜聞鴞。寄信無秋鴈，思歸望斗杓。須知千里夢，長繞洛川橋。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❸景祐三年

幕府文書日已稀，❹ 清罇歲晏喜相携。寒山帶郭穿松路，瘦馬尋春踏雪泥。翠蘚

---

❶ 「俚歌」，原卷後校：「石本作『祠歌』。」
❷ 「擦鬼」，原卷後校：「『擦鬼』，『擦』，石本作『祭』，注文却引擦鬼事。」
❸ 「冬後」，原卷後校：「石本作『冬至後』。」
❹ 「幕府」，原卷後續校：「一作『幕下』。」

蒼崖森古木，緑蘿盤石暗深溪。爲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 字照鄰。景祐三年。

俊域當年仰下風，天涯今日一罇同。高文落筆妙天下，清論揮犀服坐中。江上掛帆明月峽，雲間謁帝紫微宮。山城寂寞少嘉客，喜見瓊枝原校：一作「林」。慰病翁。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景祐三年

平日相從樂會文，博梟壺馬占朋分。罰籌多似昆陽矢，酒令嚴於細柳軍。蔽日雪雲猶靉靆，欲晴花氣漸氛氳。❶ 一罇萬事皆毫末，蜾蠃螟蛉豈足云。

縣舍不種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類因戲書七言四韻 景祐四年

結綬當年仕兩京，自憐年少體猶輕。伊川洛浦尋芳徧，魏紫姚黄照眼明。客思病來生白髮，山城春至少紅英。芳叢密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

至喜原校：一作「虚白」。**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 景祐四年

爲憐碧砌宜佳樹，自斸蒼苔選緑叢。不向芳菲趁原校：一作「赴」。開落，直須霜雪

❶「氛氳」，原卷後校：「一作『氤氳』。」

見青葱。披條泫轉清晨露，❶響葉蕭騷半夜風。時掃濃陰北窗下，一枰閑且伴衰翁。

戲答元珍 原校：一本下云「花時久雨之什」。景祐四年。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夜聞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原校：一作「鳥聲漸變知芳節，人意無聊」。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景祐四年

日暖東山去，松門數里斜。山林隱者趣，鍾鼓梵王家。地僻遲春節，風晴變原校：一作「別」。物華。雲光漸容與，鳥哢已交加。❷冰下泉初動，煙中茗未芽。自憐多病客，來探欲開花。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 原校：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景祐三年。

蕭條雞犬亂山中，時節崢嶸忽原校：一作「歲」。已窮。遊女髻鬟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夷陵俗朴陋，惟歲暮祭鬼，則男女數百相從而樂飲，婦女競爲野服以相遊嬉。原校：「夷陵俗」下，一本有「古」字。平時都邑今爲陋，敵國江山昔最雄。三國時，吳蜀戰爭於此。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攜酒問鄰翁。處士何參居縣舍西，好學，多知荆楚故事。

---

❶「泫轉」，原卷後校：「石本作『滴瀝』」。

❷「交」，原卷後又續校：「一作『嘐』」。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原校：一作「代書寄舍人三丈」。景祐四年。

春秋楚國西偏境，陸羽茶經第一州。紫籜青林長蔽日，緑叢紅橘最宜秋。道塗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善泅。臘市漁原校：一作「魚」。鹽朝暫合，淫祠簫鼓歲無休。風鳴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月出行歌聞調笑，花開啼鳥亂鉤輈。原校：一本有「訟庭晝地通人語，邑政觀風間俚謳。士俗雖輕人自樂，山川信美客偏愁」四句。黄牛峽口經新歲，白玉京中夢舊遊。曾是洛陽花下客，欲誇風物向君羞。❶

戲原校：一作「寄」。**贈丁判官**景祐四年

西陵江口折寒梅，爭勸行人把一原校：一作「酒」。盃。須信春風無遠近，維舟處處有花開。

寄梅聖俞原校：一本注「夷陵作」。景祐四年。

青原校：一作「春」。山四顧亂無涯，雞犬蕭條數百家。楚俗歲時多雜鬼，蠻鄉原校：一作「風」。言語不通華。繞城江急舟難泊，當縣山高日易斜。擊鼓踏歌成夜市，邀龜卜雨趁燒原校：一作「春」。畬。叢林白晝飛妖鳥，庭砌非時見異花。惟有山川爲勝絶，寄人堪作畫圖誇。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原校：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寶元元年。

經年遷謫厭荆蠻，惟有江山興未闌。

❶「君」，原卷後校：「一作『春』，石本同。」

醉裏人歸青草渡，夢中船下武牙灘。野花零落原校：一作「亂」。風前亂，原校：一作「舞」。飛雨蕭條江上寒。荻笋時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盃盤。

再至西都 原校：一作「寄謝希深」。慶曆四年。

伊川不到十年間，魚鳥今應怪我原校：一作「我自」。還。浪得浮名銷壯節，羞將原校：一作「看」。白髮見原校：一作「對」。青山。野花向客開如原校：一作「異花向我情猶」。笑，芳草留人意自閑。却到原校：一作「行至」。謝公題壁處，向風清淚獨原校：一作「臨風清淚落」。潺潺。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 慶曆四年

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野水寒猶入，餘花晚自開。命賓曾授簡，開府最多才。今日西州路，何人更獨來。

謝公挽詞三首 康定元年

始見行春斾，俄聞引葬簫。笑言猶在耳，魂魄遂難招。天象奎星暗，辭林玉樹凋。朔風吹霰雪，銘旐共飄飄。

前日賓齋宴，今晨奠柩觴。死生公自達，存没世徒傷。舊國難歸葬，餘貲不給喪。平生公輔志，所原校：一作「可」。得在文章。

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洛濱。泉臺一閉夜，蒿里不知春。翰墨猶新澤，圖書已素塵。堪憐寢門哭，猶有舊時賓。

愁牛嶺

邦人盡原校：一作「自」。説畏愁牛，原校：一作「牛愁」。不獨牛愁我亦愁。終日下原校：一作「遶」。山行百轉，却從山脚望山頭。

寄子山待制二絶❶原校：一本後篇作「別鎮陽寄沈待制」。慶曆五年。

留滯西山獨可嗟，殘春過盡始還家。落花縱有那堪醉，原校：一作「看」，一作「愛」。何況歸時無落花。

聞君屢醉賞紅英，落盡殘花酒未醒。嗟我落花無分看，莫嫌狼藉掃中庭。

寄秦州田元均慶曆五年

由原校：一作「近」。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原校：一作「樂」。耕耘。夢回夜帳聞羌笛，詩就高樓對隴原校：一作「暮」。雲。莫忘原校：一作「望」。鎮陽遺愛在，原校：一作「地」。北潭桃李正氛氳。原校：一作「春深桃李正絪緼」。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邈。慶曆五年。

幾歲瘡痍近息兵，經營方喜得時英。❷

❶ 此題，原卷後又續校：「京本作『今日報鎮陽守有行日某不久可出局先寄子山待制四兄二絶』。」

❷「方喜」，原卷後又續校：「一作『方務』。」

從來漢粟勞飛輓，當使秦人自戰耕。道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原校：一作「冠」。劍六蕃迎。知君材力多閑暇，剩聽陽關醉後聲。

欒城遇風効韓孟聯句體 慶曆五年

歲暮氛霾惡，冬餘氣候争。吹嘘回暖律，號令發新正。遠響來猶漸，狂奔勢益横。頽城鏖戰鼓，掠野過陰兵。掃蕩無餘靄，顛摧鮮立莖。五山摇岌嶪，九鼎沸煎烹。玉石焚岡裂，波濤卷海傾。遥聽午合市，争呼夜驚營。慘極雲無色，陰窮火自生。電鞭時砉劃，雷軸助喧轟。孔竅千聲出，陰幽百怪呈。狐妖憑莽蒼，鬼焰走青熒。奮怒神增悚，中休耳暫清。胡兵占月暈，江客候鼉鳴。飄葉千艘失，飛空萬瓦輕。獵豪添馬健，舶穩想帆征。畏壓頻移席，陰祈屢整纓。凍消初醒蟄，枯活欲抽萌。病體愁山館，春寒賴酒鐺。雞號天地白，登壠看晴明。

過中渡二首 慶曆五年

中渡橋邊十里堤，寒蟬原校：一作「梅」。落盡柳條衰。年年塞下春風晚，誰見輕黄弄色時。

得歸還自歎淹留，中渡橋邊柳拂頭。記得來時橋上過，斷冰殘雪滿河流。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 慶曆五年

陽城淀裏新來鴈，❶趁伴南飛逐原校：一

❶「來」，原卷後校：「一作『秋』」。

作「何事來隨南」。越船。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

自勉 慶曆五年

引水澆花不厭勤，便須已有鎮陽春。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

席上送劉都官 慶曆五年

都城車馬日喧喧，❶雖有離歌不慘顔。豈似客亭臨野岸，暫留罇酒對青山。天街樹緑騰歸騎，玉殿霜清綴曉班。莫忘西亭曾醉處，月明風溜響潺潺。

寄劉都官

別後山光寒更緑，秋深酒美色仍清。

繞亭黄菊同君種，獨對殘芳醉不成。

書王元之畫像側 在瑯琊山。慶曆六年。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公貶滁州，謝上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共荷君恩。」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慶曆六年

題輿嘗屈佐留京，攬轡今行原校：一作「來」。按屬城。楚館尚看淮月色，嵩雲應過虎關迎。春寒酒力風中醒，日暖梅香雪後

❶「城」，原卷後校：「一作『門』。」

清。野俗經年留惠愛，莫辭臨別醉冠傾。

寄題宜城縣射亭 慶曆六年

作邑三年事事勤，宜城風物自君新。已能爲政留遺愛，何必栽花遺後人。藹若芝蘭芳可襲，温如金玉粹而純。友朋欣慕自如此，何況斯民父母親。

豐樂亭遊春三首 慶曆七年

緑樹交加山原校：一作「新陰野」。鳥啼，晴風蕩漾落原校：一作「晚晴斜日雜」。花飛。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原校：一作「月」。酒醒春已原校：一作「色」。歸。

春雲淡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緑無涯。遊人不管春將老，原校：一作「盡」。來往原校：一作「空遶」。亭前踏落花。

謝判官幽谷種花 慶曆七年。一云六年。

淺深紅白宜相間，❶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畫眉鳥 原校：一作「郡齋聞百舌」。

百囀千聲隨原校：一作「任」。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❶「淺深紅白」，原卷後續校：「一作『深紅淺白』。」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慶曆七年

繞郭雲煙原校：一作「閣煙雲」。匝幾重，昔人曾此感懷嵩。霜林落後山争出，野菊開時酒正濃。解帶西風飄畫角，倚欄斜日照青松。會須乘醉携嘉客，踏雪來看群玉峰。

送張生 慶曆七年

一別相逢十七春，頽顔衰髮互相詢。❶江湖我再爲遷客，道路君猶困旅人。老驥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逾新。山城寂寞難爲禮，原校：一作「客」。濁酒無辭舉爵頻。

田　家

緑桑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別滁 慶曆八年

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原校：一作「秖」。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慶曆八年

聞道西亭偶獨登，悵然懷我未忘情。

❶「髮」，李本作「鬢」。

新花自向遊人笑，啼鳥猶爲舊日聲。因拂醉題詩句在，應怜手種樹陰成。須知别後無由到，莫厭頻携野客行。

招許主客慶曆八年

欲將何物招嘉客，惟有新秋一味涼。百畝，少容明月放原校：一作「吐」。清光。樓頭破鑑看將滿，甕面浮蛆撥已香。仍原校：一作「更」。約多爲詩準備，共防梅老敵難當。

金鳳花

憶繞朱欄手原校：一作「喜」。自栽，緑原校：一作「繁」。叢高下幾番開。中庭雨過無人迹，狼籍深紅點緑苔。

更原校：一作「静」。掃廣庭寬原校：一作「開」。

鷺鷥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暇水邊身。盡日獨行溪淺處，青苔白石見纖鱗。

野鵲

鮮鮮毛羽耀朝輝，紅粉墻頭緑樹枝。日暖風輕言語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木芙蓉

種處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鴈初過。誰栽金菊叢相近，織出新番蜀錦窠。

樵　者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磴路難尋。西山望見朝來雨，南澗歸時渡處深。

詠雪慶曆八年

至日陽初復，豐年瑞遽臻。飄飖初未積，散漫忽無垠。萬木青煙滅，千門白晝新。往來衡更合，高下著何匀。望好登長榭，平堪走畫輪。馬寒毛縮蝟，弓勁力添鈞。客醉看成眩，兒嬌原校：一作「驕」。咀且齧。虚堂明永夜，高閣照清晨。樹石詩翁對，川原獵騎陳。凍狐迷舊穴，飢原校：一作「饑」。雀噪空囷。此土偏宜稼，而予濫長人。應須待和暖，載酒共行春。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皇祐元年

解榻方欣待儁英，掛帆千里忽南征。錦衣白日還家樂，鶴髮高堂獻壽榮。❶殘雪楚天寒料峭，春風淮水浪峥嶸。知君歸意先飛鳥，莫惜停舟酒屢傾。原校：一作「餞行」。

初至潁州西湖原校：一作「到潁治事之明日行西湖上」。種瑞蓮黄楊原校：一作「因與郡官小酌其上聊書所見」。❷寄淮南轉運呂度支發運許主客皇祐元年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啼原

❶「高堂」，原卷後又續校：「一作『高年』。」

❷「因」，曾本、衡本作「日」。

校：一作「鳴」。禽似與遊人語，明原校：一本作「好」。月閑撐野原校：一作「小」。艇隨。每到最佳堪樂處，却思君共把芳卮。

三橋詩 皇祐元年新作三橋而名之，既而又爲之詩。皇祐元年。

朱欄明緑水，古柳照斜陽。何處偏宜望，清漣對女郎。清漣，閣名。後改作去思堂。

右宜遠。

鳴騶入遠樹，飛蓋渡長橋。水闊鷺雙起，波明魚自跳。

右飛蓋。

輕舟轉孤嶼，幽浦漾平波。回看望佳處，歸路逐漁歌。

右望佳。

答通判呂太博 皇祐元年

千頃芙蕖蓋水平，邵伯荷花，四望極目。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處花光合，予嘗採蓮千朵，插以畫盆，❶圍繞坐席。紅袖傳來酒令行。又嘗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葉盡處飲，以爲酒令。舞踏落暉留醉客，歌遲檀板換新聲。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後無人看落英。

祈雨曉過湖上 皇祐二年

清晨驅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

❶「插以」，原卷後續校：「一作『插之』。」

曉日未昇先起霧，綠陰原校：一本作「雲」。初合自生煙。❶身閑始覺時光好，春去猶餘物色妍。更待四郊甘雨足，相隨簫鼓樂豐年。

居士集卷第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答蘇子美見寄》云「祭鬼聚喧囂」，本注「夷陵俗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餕其餘，里俗謂之祭鬼」。諸本皆同，惟蜀本以「祭」爲「擦」。朝佐按：《類篇》「擦」，初葛切，挑取也，推也，有推食之義。蜀去峽近，故能知其方言。又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亦作「攃」。按《集韻》「攃」，桑葛切，散之也，有散福之義。二義皆通，今改作「擦」，一作「攃」。若作「祭」字，別無意義，本注豈應復言「里俗謂之祭鬼」也？

❶「陰」，衢本作「雲」。

歐陽脩全集卷十二　居士集卷第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送原校：一作「寄」。謝中舍二首❶嘉祐元年

滁南原校：一作「陽」。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故事已傳遺原校：一作「留傳父」。老説，世人今原校：一作「分」。作畫圖誇。金閨引籍子方壯，白髮盈簪我可嗟。試問弦歌爲縣政，原校：一作「意」。何如罇俎樂無涯。

喜聞嘉譽藹淮壖，又看吴原校：一作「送征」。帆解畫船。隴畝遺民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人生白首原校：一作「憂傷白髮」。吾今爾，仕路原校：一作「宦」。青雲子勉旃。舉棹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少原校：一作「更」。留連。

酬張器判官泛溪❷

園林初夏有清香，人意乘閑味愈長。日暖魚跳波面静，風輕鳥語樹陰涼。野亭飛蓋臨芳草，曲渚迴舟帶夕陽。所得平時爲郡樂，況多嘉客共銜觴。

❶ 此題，宋刻本校：「《掇英集》作『送謝縝知余姚』。」

❷ 此題，衢本作「酬張器判官泛溪之什」。原卷後校：「『泛溪』，一作『示泛溪之什』。」

西園石榴盛開

荒臺野徑共躋攀，正見榴花出短垣。綠葉晚鶯啼處密，紅房初日照時繁。最憐夏景鋪珍簟，尤愛晴香入睡軒。乘興便當携酒去，不須旌騎擁車轅。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原校：一作「初泛西湖」。皇祐元年。

菡萏香清原校：一作「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寧原校：一作「不」。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夢中作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换世，酒闌無柰客思家。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還也聊以贈之

皇祐元年

相逢十年舊，暫喜一罇同。昔日青衫令，今爲白髮翁。俟時君子守，原校：一作「處」。求士有司公。況子之才美，[1]焉能久困窮。

[1] 「之才美」，原卷後校：「一作『才之美』。」

送楊君之任永康

劍峰雲棧未嘗行，圖畫曾看已可驚。險若登天懸鳥道，下臨無地瀉江聲。折腰莫以微官恥，爲政須通異俗情。況子多才兼美行，薦章期即達承明。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 原校：一云「與丞相太傅杜公唱和一十二首，自此而下」。皇祐二年。

儉節清名世絶倫，坐令風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瞻舊德，一罇談笑作閑人。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事國一心勤以原校：一作「且」。瘁，還家五福壽而康。風波已出憑忠信，松栢難凋耐雪霜。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升堂。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 原校：一本云「太傅相公寵答佳篇，仍索拙詩副本。謹吟成四韻，以叙鄙懷」。皇祐二年。

楚肆固知難衒玉，丘門安敢輒論詩。藏之十襲真無用，報以雙金豈所原校：一作「自」。宜。❶已恨語言多猥冗，況因盃杓原校：一作「酌」。正淋漓。願投几格資哈噱，欲展須於欲睡時。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 原校：一本「屢賜嘉篇褒借，謹依元韻，聊述媿佩之意」。皇祐二年。

平生孤拙荷公知，敢向公前自衒詩？

---

❶「所」，衢本作「自」。

憂患飄流誠已甚，文辭衰落固其宜。非高僅比巴音下，少味還同魯酒漓。兩辱佳篇永爲寶，豈惟榮耀詫當時。

太傅杜相公有答兖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輒成 原校：一本作「因成四韻」。皇祐二年。

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霖雨曾爲天下福，甘棠何止郡人思。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 原校：一本云「伏蒙寵示佳篇，以不赴東園之會。某亦經春多病，誠有可嗟。謹依元韻，輒紓鄙素」。一本於「經春多病」下，又有「略無少暇」四字。皇祐三年。

醉翁豐樂一閑身，憔悴今來汴水濱。每聽鳥聲知改節，因吹柳絮惜殘春。蓋經春罕見花也。平生未省降詩敵，近數和難韻，甚覺牽彊。到處何嘗訴酒巡。壯志銷磨都已盡，看花翻作飲茶人。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皇祐三年

歲時豐儉若循環，天幸非由原校：一作「因」。拙政然。一雨雖知爲美澤，三登猶未原校：一作「未足」。補凶年。京東累歲不熟。桑陰蔽日交垂路，麥穗含風秀滿田。千里郊原想如畫，正宜携酒望晴川。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皇祐三年

凜凜節奇霜凋栢，昭昭心瑩玉壺冰。正身尚可清風俗，當暑何須厭鬱蒸。麈柄

屢揮容原校：一作「曾」。請益，龍門雖峻忝先登。立朝行己師資久，寧止篇章此服膺。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皇祐三年

當年丞相倦洪鈞，弭節初來潁水濆。惟以琴罇樂嘉客，能將富貴比浮雲。西溪水色春長緑，北渚花光暖原校：一作「老」。自薰。去思堂在北渚之北，臨西溪。溪，晏公所開也。得載公詩播人口，去思從此四夷聞。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皇祐三年

蹤跡本羈單，登門二十年。平生任愚拙，自進耻因緣。憂患經多矣，疲駑尚勉旃。凋零鷺谷友，脩與尹師魯、蘇子美同出門下。憔悴鴈池邊。忽忽良時失，區區俗慮闐。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原校：一本作「當」。無倦，餘談亦可編。每接公論議，皆立朝行己之節。至於談笑之間，亦多記朝廷故事。皆可紀録，以貽後生。仰高雖莫及，❶希驥豈非賢。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

借觀五老詩次韻爲謝 原校：一本注云「即丞相杜公，太子賓客王渙，光禄卿畢世長，兵部郎中朱貫，尚書郎馮平」。皇祐三年。

脱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鴻冥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説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原校：一作「爲」。傳原校：

---

❶「仰」，原爲空格，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一作「畫圖」。看。

答杜相公惠詩 原校：一本云「近以藥苗茶具爲獻，伏蒙報以嘉篇云云。謹於別韻課成一首」。皇祐三年。

藥苗本是山原校：一作「仙」。家味，茶具偏於野客宜。敢以微誠將薄物，少資清興入新詩。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原校：一作「在」。世，豈惟榮耀詫當時。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至和元年

曲欄高柳拂層簷，却憶初栽映碧潭。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壯心無復身從老，❶世事都銷酒半酣。後日更來知有幾，攀條莫惜駐征驂。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 至和二年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不歸。車馬喧喧走塵土，園林處處鎖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羈客多傷涕自揮。我亦悠然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 原校：一作「呈原父」。至和二年。

禁署原校：一作「省」。沉沉玉漏傳，月華雲表溢金盤。纖埃不隔光初滿，萬物無聲夜向闌。蓮燭燒殘愁夢斷，蕙爐薰歇覺衣

❶「從」，原卷後校：「一作『徒』。」

單。水精宮鎖黃金闕，故比人間分外寒。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 原校：一作「和子華朝退寒甚陪諸公飲」。至和二年。

玉階朝罷卷晨班，官舍相留一笑間。與世漸疎嗟已老，原校：一作「緣老態」。得朋爲樂偶偷閑。紅牋搦管吟紅藥，緑酒盈罇舞緑鬟。自是風情年少事，多慙白髮與蒼顔。

内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宮 原校：一作「宿」。**馬上口占** 原校：一本云「呈子華子履」。至和二年。

淩晨更直九門開，驅馬悠悠望禁街。霜後樓臺明曉日，天寒煙霧著宮槐。山林未去猶貪寵，罇酒何時共放懷。已覺蕭條悲晚歲，更憐衰病怯清齋。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 至和元年

琳館清晨藹瑞氛，玉旒朝罷奏韶鈞。緑槐夾路飛黃蓋，翠輦鳴鞘向原校：一作「入」。紫宸。金闕日高猶泫露，綵旗風細不驚塵。自慙白首追時彦，行近儲胥忝侍臣。

憶滁州幽谷

滁南原校：一作「豐山」。幽谷抱千峰，高下山花遠近紅。當日辛勤皆手植，而今開落任春風。主人不覺悲華髮，野老猶能説醉翁。誰與援琴親寫取，❶夜泉聲在翠微中。

❶「取」，原卷後校：「一作『去』。」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 原校：一作「和欽聖學士聞喜置酒即事」。

巀嶭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攀。清川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可笑沉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江山。❶少年我亦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 原校：一作「西溪」。嘉祐元年。

聞説溪園景漸佳，遥知清興已無涯。❷飲闌歸騎多原校：一作「去」。乘月，雪後尋春自探花。百囀黄鸝消永日，雙飛白鳥避鳴笳。平生喜接君酬原校：一作「嗟予每許陪高」。唱，不得罇前詠落霞。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至和二年

初旭原校：一作「日」。瑞霞烘，都門祖帳供。親持使者節，曉出大明宫。城闕青煙起，樓臺白霧中。繡韉原校：一作「鞍」。驕躍躍，貂袖紫蒙蒙。朔野驚飆慘，邊城畫角雄。過橋分一水，回首羨南鴻。地里山川隔，❸天文日月同。兒童能走馬，婦女亦腰弓。度險行愁失，盤高路欲窮。原校：一作「斗絶誇天險，高盤畏路窮」。山深聞喚鹿，林黑自生原校：一作「成」。風。松壑寒逾響，冰溪原校：一作「溪流」。咽復通。望平愁驛迥，野曠覺天

❶「誰能」，原卷後校：「一作『惟當』。」

❷「遥知」，原卷後校：「一作『羨君』。」

❸「里」，原卷後校：「一作『理』。」

穹。駿足來山北，輕禽出海東。合圍飛走盡，移帳水泉空。講信鄰方睦，尊賢禮亦隆。斫原校：一作「研」。冰燒酒赤，凍原校：一作「斫」。膾縷霜紅。白草經春在，黄沙盡日濛。新年風漸變，歸路雪初融。祗事須彊力，嗟予乃病翁。深慙漢蘇武，歸國不論功。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原校：一作「過塞」。至和二年。

古關衰柳聚寒鴉，駐馬城頭日欲斜。原校：一作「駐馬關頭見落霞」。猶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至和二年。

紫貂裘暖朔風驚，潢水冰光射日明。笑語同來向公子，馬頭今日向南行。

送渭州王龍圖至和二年

漢軍原校：一作「兵」。十萬控山河，玉帳優游暇日多。夷狄從來懷信義，廟堂今不用干戈。吟餘畫角吹殘月，醉裏紅燈炫綺羅。此樂直須年少壯，嗟余心志已蹉跎。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余少時，嘗聞一鈞容老樂工箏聲，❶與時人所彈絶異，云是前朝教坊舊聲，其後不復聞，至此始復一聞也。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纖指弄鳴絃。緜蠻巧囀花間舌，嗚咽交流冰下泉。常謂

❶「鈞容」，原作「鈞客」，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此聲今已絕，問渠從小自誰傳？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泫然。

送鄆州李留後

北州遺頌藹嘉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麈高談四坐傾。富貴常情誰不羨，愛君風韻有餘清。

子華學士儤直未滿遽出館伴病夫遂當輪宿輒成拙句奉呈 嘉祐二年

萬釘寶帶爛腰鐶，賜原校：一作「錫」。宴新陪一笑歡。金馬並遊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自嗟零原校：一作「流」。落凋顏鬢，晚得飛翔接羽翰。今日遽聞催遞宿，不容多病養衰殘。

禮部貢院閱進士就試 原校：「自此而下二十首皆禮部貢院唱和，一本云『凡二十二首』，蓋二首見《外集》」。嘉祐二年。

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群英。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群公鑒裁原校：一作「擇」，又作「識」。精。❶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嘉祐二年

遊豫恩同萬國懽，新年佳節候初還。華燈爍爍春風裏，黃傘亭亭瑞霧間。可愛

❶「裁」，曾本、李本作「識」。

清光澄夜色，遥知喜氣動天顔。自憐曾預原校：一作「與」。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 嘉祐二年

禁城車馬夜喧喧，閑繞危欄原校：一作「樓」。去復還。遥望觚稜煙靄外，似聞天樂夢魂間。豈無罇酒當佳節，況有朋歡慰病顔。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簷際已關關。

又和 嘉祐二年

憑高寓目偶乘閑，袨服遊人見往還。明月正臨雙闕上，行歌遥聽九衢間。黄金絡原校：一作「束」。馬追朱幰，❶紅燭籠紗照玉顔。與世漸原校：一作「已」。疎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關。

憶鶴呈公儀原校：一作「和公儀憶鶴」。嘉祐二年。

一笑相驩原校：一作「從」。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淩雲格，俗耳誰思警露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携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原校：一作「和禹玉書事」。嘉祐二年。

昔時叨入武成宫，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舊，原校：一作「事」。笑談今此一罇同。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自古薦賢爲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❶「朱」，曾本作「珠」。原詩後補刻出文「朱幰」及校云：「『朱』，一作『珠』。」

答王内翰范舍人

原校：一本云「敘懷謝景仁禹玉」。嘉祐二年。

相從一笑歡無厭，屢獲新篇喜可涯。自昔居前誚糠秕，幸容相倚媿蒹葭。白麻詔令追三代，原校：一本注「禹玉年前方入翰林」。青史文章自一家。原校：一本注「景仁修撰又同書局」。我亦諫垣新忝命，君恩未報髮先華。禹玉新除學士，景仁新兼修撰。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

嘉祐二年

辱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病眼自憎紅蠟燭，何人肯伴白鬚翁。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甘伏下風。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小桃

原校：一作「和公儀正月桃」。嘉祐二年。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戲書

嘉祐二年

支離多病歎衰顔，賴得原校：一作「有」。群居一笑歡。❶人老思家甚年少，身閑泥酒過春寒。來時御柳原校：一作「水」。天街凍，歸去梨花禁籞殘。縱使開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原校：一作「朝鎖漢臺空悵望，欲將春恨託飛翰」。

❶「得」，衢本作「有」。

春雪原校：一本上有「和聖俞」字。嘉祐二年。

逗曉原校：一作「户」。風聲惡，褰簾雪勢斜。應憐未歸客，故勒欲開花。病思寒添睡，春愁夢在家。誰能慰寂寞，惟有酒如霞。

和梅公儀嘗茶嘉祐二年

溪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摘處兩旗香可愛，貢來雙鳳品尤精。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醒。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蕭洒有餘清。

和較藝書事原校：一作「奉答禹玉再示之作」。嘉祐二年。

相隨懷詔下天閽，一鎖南宮隔幾旬。玉麈清談消永日，金罇美酒惜餘春。杯盤餳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猶是人間好時節，歸休過我莫辭頻。

和原校：一作「戲答」。**公儀贈白**原校：一本無「白」字。**鷳**嘉祐二年

梅公憐我髭如雪，贈以雙禽原校：一作「鷳」。意有云。但見尋常思白兔，便疑不解醉紅裙。吟齋雖喜留閑客，野性寧忘在嶺雲。我有銅臺方尺瓦，斲非玉案欲酬君。

再和用其韻。原校：一作「依韻再答公儀白鷳」。嘉祐二年。

佳翫能令百事忘，豈惟閑伴倒餘缸。珍奇來自海千里，皎潔明如璧一雙。日暖

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紗窗。蠻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和聖俞春雨嘉祐二年

簷瓦蕭蕭雨勢疎，寂寥官舍與君俱。身遭鎖閉如鸎鵡，病識陰晴似鵓鴣。年少自愁花爛熳，春寒偏著老肌膚。莫嫌來往傳詩句，不爾須當泥酒壺。

出省有日書事嘉祐二年

淩晨小雨壓塵輕，閑憶登高望禁城。樹色連雲春泱漭，風光著草日晴明。看榆吐莢驚將落，見鵲移巢忽已成。誰向兒童報歸日，爲翁寒食少原校：一作「且」。留餳。

和原校：一本有「禹玉」字。**較藝將畢**嘉祐二年

槐柳來時緑未勻，開門節物一番新。拂面踏青寒食追遊騎，賜火清明忝侍臣。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家人。在李賀詩。莫瞋年少思歸切，白髮衰翁尚惜春。

喜定號和禹玉内翰用其韻。原校：一作「和禹玉喜定號」。嘉祐二年。

衡鑒慙叨選，英豪此所鍾。古今參雅鄭，善惡雜皐共。揮翰飄飄思，懷奇落落胷。披文驚可畏，奏下始開封。但喜真才得，寧原校：一作「何」。虞横議攻。欲知儒學盛，首善本三廱。

和出省國朝之制，禮部考定卷子，奏上字號，差臺官一人拆封出牓。原校：一作「和公儀上馬有作」。

嘉祐二年。

僮奴原校：一作「奴僮」。襆被莫相催，❶待報霜臺御史來。晴陌便當聯騎去，❷春風任放百花開。文章紙貴爭原校：一作「看」。馳譽，朝野人言慶得才。共向丹墀侍原校：一作「待」。臨選，莫驚鱗鬣化風雷。

居士集卷第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京本作「某啓。謹吟成《紀德陳情》拙詩二章，拜獻太傅公。❸雖不足游揚大君子之盛美，亦聊伸予小子區區感遇之心。干冒台嚴，伏惟俯賜采覽」。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京本作「某啓。伏蒙太公寵答佳篇，仍索拙詩副本。謹吟成四韻，以敘鄙懷，兼伸感慰」。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京本作「某啓。伏蒙累賜嘉篇，過形褒借。在於庸拙，何以當之。謹依元韻，課成一首，聊述媿佩之意」。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佳篇，以不赴東園之會爲恨。某亦經春多病，略無少暇，誠有可嗟。謹依元韻，輒紓鄙素」。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京本作「某啓。伏蒙太傅相公寵示喜雨之什，過形奬誘，感愧何勝。謹依元韻奉和，少伸鄙悰」。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嘉篇，謹課成七言四韻以敘謝」。

---

❶「僮奴」，衢本作「奴僮」。

❷「聯騎」，原卷後校：「一作『連騎』」。

❸「太傅公」，影元本作「太傅相公」。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去思堂詩，曲有褒揚，形于雅韻，有以見夫君子樂善之心，而小子蒙幸之厚也。謹課七言四韻敘謝」。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京本作「某啓。伏蒙寵示長篇，過褒後學。其爲榮幸，何可勝言。輒述鄙懷，聊敘感概。一隨高韻，文不盡誠。仰浼台慈，實深媿懼」。

答杜相公惠詩京本作「某啓。近以藥苗茶具爲獻，伏蒙報以嘉篇。而清韻孤高，無容攀企。牽强累日，終不能成，智力俱疲，不知自止。謹於別韻課成一首，伏惟采覽」。

右詩序，定本雖從簡，然公舊語不可不存。

歐陽脩全集卷十三　居士集卷第十三

律詩五十五首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

原校：一本注「革以累舉年老，恩賜出身」。嘉祐二年。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閣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試問塵埃勤斗禄，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

原校：「六」一作「五」。嘉祐二年。

時會堂二首　造貢茶所也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嘗修守臣職，余嘗守揚州，歲貢新茶。先春自探兩旗開。誰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鑾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春貢亭

崑丘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欲覓揚州使君處，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此，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丘臺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原校：一作「隨」。從綵旗行。喜聞車馬人同樂，慣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罥春叢。花深時有人相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至和□年

千門鑰原校：一作「鎖」。入斷人聲，樓閣原校：一本作「闕」。沉沉夜氣生。❶獨直偏知宮漏永，稍寒尤原校：一作「猶」。覺玉堂清。❷霜雲映月鱗鱗色，風葉飛空摵摵鳴。犬馬力疲恩未報，坐驚時節已崢嶸。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嘉祐二年

萬室東南富且原校：一作「號富」。繁，羨君風力有餘閑。漁樵人樂江湖外，原校：一作「上」。談笑詩成罇俎間。日暖梨花催美酒，

❶「閣」，衢本作「闕」。
❷「尤」，衢本作「猶」。

天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原校：一作「雖然不得陪佳賞」。莫惜新篇屢往還。原校：一作「應有新篇慰病顏」。

送沈學士知常州 康。嘉祐二年。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舲東下入秋濤。江晴風暖旌旗颺，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綵牋賓已醉，舞翻紅袖飲方豪。平生粗得爲州樂，因羡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歎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華景仁 嘉祐三年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群居接儁寮。古屋醉吟燈黯黯，畫廊愁聽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顧我心情又非昨，秪思相伴老漁樵。❶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嘉祐四年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年光向原校：一作「隨」。老速，物意逐時新。貰酒閑邀客，披裘共原校：一作「自」。探春。猶能自原校：一作「略」。勉彊，顧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仁 嘉祐四年

閏後春深雪始銷，東風淩鑠勢方豪。

---

❶ 原詩後補刻出文「相伴」及校云「一作『相逐』」。「伴」，宋刻本校「一作『隨』」。

陽生草木黄泉動，水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憐身事一漁舠。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嘉祐四年

狂來有意與春争，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爲病侵陵。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緑似澠。自是少年豪横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嘉祐四年

春分臘雪未全銷，凜冽春寒氣尚驕。攝事初欣迎社鷰，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蟻醅初撥，暖入鸎篁舌漸調。❶ 興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原校：一作「齋館」。暫無憀。❷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内翰 嘉祐四年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迹爲誰留。玉顔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答和閤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嘉祐五年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原校：一作「芳」。春一如此，可憐吾意

---

❶「篁」，原卷後續校：「一作『簧』。」

❷「莫嫌」，原卷後續校：「一作『莫懷』。」又「憀」，原卷後續校：「一作『寥』。」

已蹉跎。蕭條兩鬢霜後草，瀲灩十分金卷荷。此物猶能慰衰老，原校：一作「病」。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閣老劉舍人嘉祐五年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莓苔生壁圖書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雖能陪笑語，❶老年其實厭追隨。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嘉祐四年御試進士，時詳定卷子幕次在崇政殿後。嘉祐四年。

來時宮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番新。蜂蜜滿房花結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鞓紅牡丹洛中花之奇者也。嘉祐四年。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署，原校：一作「上」。君王殿後見鞓紅。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❷用其韻。時在崇政殿後詳定幕次。嘉祐四年。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原校：一作「苞」。綠萼憶來時。見桃著子始歸後，❸誰道仙花開落遲。

❶「笑語」，原卷後續校：「一作『語笑』。」
❷「花」，衢本無此字。
❸「後」，原卷後校：「一作『去』。」

送襄陵令李君嘉祐四年

緑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君服何首烏，鬢髮皆黑，顏容如少時。折腰聊爲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欣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❶嘉祐四年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卧齋坊。原校：一作「房」。青苔點點無人迹，緑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静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宫聞鶯寄原甫嘉祐四年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椹鳥啁啾。鳳城緑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黄栗留。田家謂麥熟時鳴者爲黄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安國。嘉祐四年。

歸袂摇摇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憂君子難。執手聊須爲醉原校：一作「酒」。别，還家何以慰親懽。自慙知子不原校：一作「未」。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

❶ 此詩，原卷後續校：「石本序云：『某啓。景靈致齋書事，奉懷審官、糾察、太學、史院五君子，伏惟采覽。某上。』」

對雪十韻 嘉祐四年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閑見初原校：一作「初見」。落，風定不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窗軒。惜不摇嘉樹，銜宜走畫轅。寒欺白酒嫩，暖原校：一作「老」。愛紫貂温。遠靄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鸝鳳語，翁坐凍鴟蹲。病思驚殘歲，朋歡賴酒原校：一作「一」。罇。稍晴春意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用其韻。嘉祐四年。

多病淹殘歲，初寒卧直廬。朝廷務清静，鈐索少文書。嚮學今爲盛，優賢古莫如。靚深嚴禁署，原校：一作「闥」。閑宴樂群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歌詩唐李杜，言語漢嚴徐。自顧追時彦，多慙不鄙予。無鹽煩刻畫，寒谷借吹嘘。朋友飛雝鷺，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髪已疎。未知論報効，安得遂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横畫閣虚。餘生歎勞止，搔首念歸歟。引綬誇民吏，椎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躊躇。❶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嘉祐六年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

---

❶「躊躇」，原卷後續校：「一作『踟蹰』。」

年少曾爲洛陽客，眼明重見魏家紅。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爲白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嘉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嘉祐六年

絳闕晨霞原校：一作「光」。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國景徘徊。自慙擊壤音多野，帝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嘉祐六年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餳粥冷，清香但愛蠟煙新。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嘉祐七年

辰火天文次，臯門路寢閎。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禮以三年講，❶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浹根莖。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群玉殿賜宴原校：一本作「謝上賜飛白書」。嘉祐七年。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府，宴飫原校：一作「飲」。集群英。論道皇墳

❶「講」，宋刻本作「諦」。

奥，貽謀原校：一作「謨」。寶訓明。❶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牋金灑落，拜賜玉鏘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聞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三首 仁宗。嘉祐八年。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汍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柏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原校：一作「笳」。鼓愁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群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晝翣重，淒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遠，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柏自生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嘉祐八年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六龍白日乘雲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處，今日龍輴慟哭隨。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墻。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坐，惟應魂夢到鈞天。

---

❶「謀」，衢本、《宋文鑑》作「謨」。

赴集禧宫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泫然有感

嘉祐八年

琳闕岧岧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宫殿，水闊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燈天。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閤

嘉祐八年

翰林平日接群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原校：墨蹟作「空」。有約，黄扉論道愧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箭攻。今夜静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

原校：京本作「送王勝之兩浙運使」。嘉祐八年。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邑屋連雲盈萬井，舳艫銜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黄梅雨，海浪高翻白鷺濤。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治平元年

閶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廊千步，佩玉聲趨戟百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少年自結芳菲侣，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治平元年

宮柳街槐緑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駞褐，小雨班班作鷰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原校：一作「計」。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聞鸎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治平元年

雪壓枯條脉未抽，春寒僇慄作春愁。却思緑葉清陰下，來此曾聞黄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浪。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鬢，君謨今已白刁騷。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興味不衰惟此爾，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宮偶書原校：一作「齋夕感事」。治平元年。

齋宮岑寂偶偷閑，猶覺閑中興未闌。美酒清香銷晝景，冷風殘雪作春寒。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盍掛冠。誰爲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治平元年

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争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

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麛。❶笑殺汝陰常處士，原校：墨蹟作「雲林高卧客」。十年騎馬聽朝音潮。鷄。

集禧謝雨 治平元年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卧聽竹屋蕭蕭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 治平元年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黄道日，街闊緑槐風。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自愧陪群彦，從來但樸忠。時平容竊禄，歲晚歎衰翁。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稻粱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閣雨中 治平元年

直閤時偷暇，幽懷坐獨哦。緑苔人迹少，黄葉雨聲多。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瑶圖新嗣聖，玉塞久包戈。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治平二年

行殿峩峩出緑槐，琳房芝闕聳原校：一作「竦」。崔嵬。❷管絃飄落人間去，幢節疑從

❶「麛」，原卷後校：「石本作『麇』。」

❷「聳」，衢本作「竦」。

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鋮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居士集卷第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十四　居士集卷第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原校：一作「偶題」。治平二年。

興來筆力千鈞勁，原校：一作「重」。酒醒原校：一作「醉後」。人間萬事空。蘇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原校：一作「惆悵滁陽一病」。翁。

定力院七葉木治平二年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釦砌陰鋪静，虚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閎。惟應静者樂，時聽野禽鳴。

秋陰治平二年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國恩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酲。

秋懷治平二年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

市，細雨菊花天。感事悲雙鬢，包羞原校：一作「貪榮」。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

初寒 治平二年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 原校：一作「送王素之渭州」。

治平二年。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角，帳寒春雪壓青氈。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治平二年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褒 治平二年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❶金樽留客史原校：一作「使」。君醉，玉麈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水碧漪

❶「東潁」，原卷後校：「一作『西潁』。」按歐陽脩時在開封，潁州居東，作「東」勝。

漣。政成事簡何爲樂，❶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治平二年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饗，吉土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霑群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册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治平三年

一雨初消九陌塵，秉蘭修禊及芳辰。恩深始錫龍池宴，節正須原校：一作「方」。知鳳曆新。是歲始頒「明天新曆」，三月三日丁巳。紅琥珀傳盃瀲灩，碧琉璃瑩水淪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治平三年

賜飲初逢禊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雙鬢惜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章安原校：一本有「詩」字。**集** 治平三年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卧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 洵。治平三年。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原校：一作

❶「何爲樂」，原卷後校：「一作『還多暇』。」

「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原校：一作「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原校：碑本作「積」。院嘉祐五年

爲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原校：一作「染」。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原校：墨蹟作「緝」。苧徧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原校：一作「元憲公」。挽辭治平三年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原校：一作「褒」。榮禮數優。棠棣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治平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治平四年。

故園三徑久成荒，賢路胡爲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蘂暖，嘉祐八年，于闐國王遣使來朝貢。恩賜宰臣已下于闐所獻花蘂布，柔韌潔白如凝脂，而禦風甚温，不減駞褐也。煩心渴喜鳳團香。先朝舊例，兩府輔臣歲賜龍茶一斤而已。余在仁宗朝作學士兼史館修撰，嘗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録本付院。仁宗因幸天章，見書吏方録國史，思余上言，亟命賜黄封酒一瓶、果子一合、鳳團茶一斤。押賜中使語余云：「上以學士校新寫國史不易，遂有此賜。」然自後月一賜，遂以爲常。後余忝二府，猶賜不絶。號弓但灑孤臣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治平四年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方慶逢千載，俄驚遏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潯。仗動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興隆學校皇家盛，放斥嬪嬙永巷空。威懾原校：一作「攝」。黠羌方問罪，❶丹成仙鼎忽遺弓。霜清日薄簫笳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忽見九門陳羽衛，猶疑五載欲時巡。觚稜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清卧石麟。白首舊臣瞻畫翣，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治平四年

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雪，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美，玉麈閑揮白日長。豫約詩原校：一作「書」。筒屢來往，❷兩州雞犬接封疆。

❶「黠羌」，原卷後校：「一作『戎羌』。」
❷「詩」，衢本作「書」。

送道州張職方 治平四年

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爲州。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爲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賢侯。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絶 治平四年

黄栗留鳴桑葚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愛，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貪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潁人莫怪歸來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夢寐，此時才得少踟躕。余時將赴亳社，恩許枉道過潁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 治平四年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迹，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❶紅棗林繁喜歲豐。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僊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治平四年

潁亳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治仙鄉。夢回枕上黄粱熟，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詩敵力難當。知君欲別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

❶「秋熟」，原卷後續校：「一作『秋色』。」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治平四年

秋來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實，磊落韓嫣黃金丸。聊効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琅玕。嗟予久苦相如渴，却憶冰梨熨齒寒。

贈隱者治平四年

五岳嵩當天地中，聞君仍在最高峰。山藏六月陰崖雪，潭養千年蜕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相逢。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治平四年

古郡誰云亳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烏銜棗實園林熟，原校：一本作「密」。蜂採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壠畝，興闌吾欲反耕桑。若無潁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原校：一作「思潁寄常處士」。治平四年。

齒牙零落鬢毛疏，潁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爲閑處士，新花莫笑病尚書。青衫仕至千鍾禄，白首歸乘一鹿車。況原校：一作「幸」。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原校：一作「披蓑帶」。笠伴春鋤。❶常夷甫也。

❶「春鋤」，原卷後續校：「一作『春鋤』。」

渦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足，却來閑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熙寧元年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鵶鳴日出林光動，野闊風摇麥浪寒。漸暖緑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勝繁。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宮燒香 熙寧元年

清晨琳闕聳巑岏，弭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裊，畫廊行處佩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瓦寒。我是蓬萊宮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柱杖❶ 治平四年

玉光瑩潤錦斕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治平四年

撥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齊。養丹道士顔如玉，愛酒山公醉似泥。❷不惜蘂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來棲。莫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❶「柱」，影元本、衡本作「拄」。
❷「公」，李本作「翁」。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蘂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齡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熙寧元年

緑髮方原校：一作「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獨坐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録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贈黄道士詩并盛作三絶見索拙句輒爲四韻奉酬 熙寧元年

能棊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鶴，謫仙今已掩黄泉。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爲惘然。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後一首五言。熙寧元年。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驔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角，雞鳴蒼原校：一作「滄」。海浴朝暾。❶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憀原校：一作「聊」。歲已昏。誰得平時爲郡樂，自憐痟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原校：一作「晚歲倦征軒」。三齊舊富閑。人行桑下路，日上原校：一作「出」。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顔。惟應思潁夢，先過穆陵關。

❶「蒼」，衢本作「滄」。

表海亭 熙寧元年

望海亭亭古堞間，❶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原校：一作「雙」。流水，南洋、北洋河也，一在州中，一在城外。欲雪雲垂四面山。州城四面皆山，東西二面山差遠，唯此亭高，盡見之。髀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顏。潁田二頃春蕪没，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熙寧元年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爲外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熙寧元年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遒。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潁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 熙寧元年

爲愛南山紫翠峰，偶來仍值雪初融。自嫌前引朱衣吏，不稱閑行白髮翁。向老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飄蓬。何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

❶「亭亭」，曾本、李本作「高亭」。原卷後校：「一作『高亭』。」

殘臘原校：一作「雪」。熙寧元年。

臘雪初銷原校：一作「融」。上古臺，桑郊向日綵旗開。山横南陌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换，病多能使壯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熙寧元年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鵶聲樂，天寒鴈過稀。跨鞍驚髀骨，數帶減腰圍。却羡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熙寧元年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蹉跎歸計荒三徑，牢落生涯泥一杯。潁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自媿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禄此徘徊。

春晴書事熙寧二年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閑。晴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换頽顔。惟慙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富相公創亭。熙寧二年。

巀嶭高亭古澗隈，偶携嘉客共原校：一作「此」。徘徊。席間風起聞天籟，雨後山光入

酒杯。❶原校：一作「朝廷元老今華衮，巖壁遺文已緑苔」。泉落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崦過春開。❷原校：一作「新雨亂泉逢石響，過春深谷尚花開」。麏麚原校：一作「林間」。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熙寧二年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横琴銷永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脱身。寄語西家隱君子，柰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熙寧二年

多病山齋猒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鷺，喬木成陰百囀鸎。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耕。史君自有林泉趣，❸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原校：一本此篇已下係酬答安陽韓侍中五詠。熙寧三年。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争看真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勒元勳。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❶「席間」至「酒杯」兩句十四字，曾本校云：「宣和本、蘇本《外集》作『朝廷元老今華衮，巖壁遺文已緑苔』。」

❷「泉落」至「春開」兩句十四字，曾本校云：「宣和本《外集》作『新雨亂泉逢石響，過春深谷尚花開』。」

❸「史」，影元本、衡本作「使」。

晝錦堂熙寧三年

昔憩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歎人非。隨車仍是爲霖雨，被衮何如衣錦歸。公前出自西樞，以武康之節鎮相臺。今罷鈞軸，以司徒侍中再鎮。

觀魚軒熙寧三年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静，每來臨水翫遊儵。

狎鷗亭熙寧三年

險夷一節如金石，勳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熙寧三年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熙寧二年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原校：一作「公」。退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爲閑人長。禄厚豈惟慙飽食，俸餘仍足原校：一作「得」。買輕裝。❶ 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

❶「足」，曾本作「擬」。

留題南樓二絶原校：一本前一首題作「偶書」。熙寧二年。

偷得青州一歲閑，四時原校：一作「案頭」。終日面孱顔。❶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説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麽生？公退留賓誇酒美，睡餘攲枕看山横。

答和王宣徽原校：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怪我皤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令萬物遂，無能擬乞一身閑。花前獨酌罇前月，淮上扁舟枕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顔。

答和吕侍讀熙寧四年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轓。笑談二紀思如昨，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冷香黄菊秀，平湖斜照白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罇。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熙寧三年

憶昨初爲亳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罇俎樂，憐我久懷丘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❶「四時」，曾本校：「宣和本《外集》作『案頭』。」

謝景平挽詞 熙寧四年

憶見奇童髫兩髦，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在，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淩雲馳騄驥，已嗟埋玉向蓬蒿。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熙寧四年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潁水新居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原校：一作「斥」。鷃，❶敢言寥廓逐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畎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效，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痟渴，陶令猶能一醉眠。材薄力殫難勉彊，豈同高士愛林泉。

居士集卷第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寄題沙溪寶積院》，寶積去沙溪十五里，詩刻猶在，而諸本皆作「寶錫」，今兩存之。

《永厚陵挽歌辭》前有引狀，朝佐攷公家定本，如《謝賜飛白詩》引狀皆載別卷，今編入《外集》第五卷，此不重出。

❶「尺」，曾本校：「宣和本、蘇本作『斥』。」衢本亦作「斥」。

歐陽脩全集卷十五　居士集卷第十五

賦五首 雜文五首附

黃楊樹子賦 并序。景祐三年。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❶江行過絶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原校：一無「又」字。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原校：一作「灼爍」。含風，婆娑萬户之側，生長深宮之中。

豈知緑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原校：一作「露」。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濆激。❷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原校：一作「有」。轉而猶見，峰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煙霏原校：一作「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哢山鳥之嘲哳，裊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

❶「多黃楊樹子」，原卷後校：「一無『子』字。」

❷「濆激」，原卷後校：「『濆』，當作『噴』。」

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 并序。嘉祐元年。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祇事兮，瞻玉宇之峥嶸。❶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原校：一作「默」。以静而求原校：一作「觀」。動兮，❷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原校：一作「隱隱」。其餘聲。❸乃席芳葯，臨華軒。古木數株，空原校：一作「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凄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虚者邪？淩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爲聲也，不樂不哀，非宫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

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姹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哢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爲之兮？至於污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原校：一無「長」字。夜而歌兮。彼蝦蟇

❶「峥嶸」，原卷後校：「石本『嶸』作『竑』。」

❷「求」，衢本、《宋文鑑》作「觀」。曾本校：「宣和本作『觀』。」

❸「曳曳」，衢本、《宋文鑑》作「隱隱」。曾本校：「宣和本作『隱隱』。」

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原校：一有「而」字。不知自止，有若争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

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爲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爲樂以自喜。方將原校：一作「吾方」。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原校：一本賦後有跋云：「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子棐守之不去。此兒他日必能爲吾此賦也，因以予之。」

秋聲賦 嘉祐四年

歐陽子方原校：一無「方」字。墨蹟止作「余」，無上四字。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原校：一作「風驟雨而」。至。其觸於原校：一無「於」字。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原校：墨蹟無「聲」字。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原校：一作「月星」。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余曰：「噫嘻悲哉！原校：一作「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

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緑縟而争茂，佳木葱蘢而可悦，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脱。其所以摧敗零落者，原校：墨蹟無「者」字。乃其一原校：一無「一」字。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原校：墨蹟有「大哉」字。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原校：一有「之」字。無情，有時原校：一有「而」字。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原校：一作「人惟動物，爲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摇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原校：一有「能」字。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原校：一有「行」字。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原校：一本作「黟」，墨蹟同。然黑者爲星星。❶奈何以原校：一無「以」字。非金石之質，原校：一有「而」字。欲與草木而争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原校：一作「似」。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 和劉原父作。嘉祐四年。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峰。蔭白雲之摇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原校：一作「竹」。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没，視日月之隱蔽。披閶闔之清風，飲黄流原校：一作「河」。之巨派。羽翰

❶「黝」，曽本作「黟」，且校云「宣和本作『黝』」。

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之原校：一作「而」。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❶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冰之所聚。鬼方窮髮原校：一作「徼」。無人迹兮，乃龍虵之雜處。

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空廬之湫卑兮，❷甚鼃蝸之跼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壁蝎伺余之入屋。原校：一作「蠅蚊幸余之虚坐兮，蝨蝎伺余於壁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蘄竹。得飽食以安原校：一作「與晝」。寢兮，瑩枕冰而簟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治平三年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虻之利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

若乃華榱廣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

❶「又如」，原卷後校：「一作『又同』。」

❷「空」，曾本作「室」，且校云「吉本作『空』」，今從家本」。

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❶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脱，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爲害者一也。

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娱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没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霑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摇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

又如醯醢之品，醬臡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覬。至於大胾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

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雜文五首

醉翁吟并序。原校：一作「醉翁述」。嘉祐元年。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原校：一作「余於

❶「丫髻」，原卷後續校：「一作『了髮』。」

滁作醉翁亭，有」。太常博士沈遵，原校：一有「者」字。好奇之士也，聞而原校：一止作「嘗」。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❶去年秋，原校：一無「秋」字。余奉使契丹，沈君原校：一作「子」。會余原校：一作「于」，一有「於」字。恩冀之間。夜闌酒半，原校：一無此四字。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原校：一作「遺」。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原校：一作「翁之來兮」。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蹊。咿嚶啁啾於翁前兮，醉原校：一有「而」字。不知。❷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❸

山中之樂并序。原校：一本題下云「三章送慧勤上人」。

佛者慧勤，❹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

❶「作」，原卷後校：「一作『爲』」。
❷「醉」下，衢本有「而」字，曾本校云「家本有『而』字」。
❸「相」，衢本、曾本作「之」，且校云「吉本作『相』」，今從家本」。
❹「慧勤」，衢本、《宋文鑑》作「惠勤」，曾本校云「蘇本作『惠勤』」。

行也，原校：一本無四字。爲作《山中之樂》三章，原校：一本有「以送之，既」。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峰，藹青蒼兮杳巑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鑱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絶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原校：一無「兮」字。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絶，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雝雝，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一。

丹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巉兮横原校：一作「當」。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❶千林静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二。

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宫。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原校：一無「固」字。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原校：一作「喬」。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絶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原校：一無「而」字。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其三。

❶ 「以」，《宋文鑑》作「兮」。

雜説三首原校：一有「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原校：一作「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説》。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原校：一作「若歌若嘯」。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原校：一作「抑歎」。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原校：一本此屬次篇。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原校：一無「而」字。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原校：一無「所」字。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原校：一本無三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

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❶然則君子之學也，❷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原校：一本此屬首篇。

居士集卷第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任矣」，原卷後校：「此下一有『乎』字。」

❷「學也」，原卷後校：「此上一有『於』字。」

歐陽脩全集卷十六　居士集卷第十六

論三首 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康定元年

序論

臣脩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原校：一作「後唐」。晉、漢、周事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爲一篇，原校：一作「卷」。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爲僞。梁爲原校：一無此字。僞，則史不宜爲帝紀，原校：一本有「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離爲前後」二十二字。「前」，一作「先」。而原校：一作「則」。亦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原校：一作「又今」。司天所用崇天曆，❶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原校：一有「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弟採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

臣愚因以謂正統，❷王者所以一民而臨

---

❶「今又」，曾本校：「宣和本作『又今』。」

❷「以謂正統」，原卷後續校：「《慶曆文粹》『正』字下有『者』字。」

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原校：一作「改正朔之事」。而怪仲尼嘗修《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爲正，原校：一有「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爲，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爲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于建元，遂名年以爲號。由是而後，❶原校：一無此四字，而有「太初之元年，復用夏正，其後遂不復改」十五字。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爲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真僞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

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説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説。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説而明。謹採秦以來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❶「由是而後」下，曾本所校異文同此下「原校」文字，且稱異文出自蘇本。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

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

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

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

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 蓋於其原校：一作「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原校：一作「入」。於非聖之學也。

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原校：一作「授」，下同。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説也。

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 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説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殁，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説。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絶之，反從而附益其説，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説。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

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説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絶，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强者謂之正統，猶有説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原校：一作「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絶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絶，晉得之而又絶，隋、唐得之而又絶，自堯、舜以來，三絶而復續。惟有絶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

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説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説者也。其説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説，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

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

「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原校：一作「云爲」，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

曰：是有説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況平王

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猒，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内。原校：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

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原校：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

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説「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

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争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

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説者，不過曰原校：一作「於」。功多而國彊耳。

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吴、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

論者又曰：秦起夷狄，❶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原校：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毁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

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説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❷弋仲以羌，赫連、秃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

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

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争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

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

❶「夷」，原卷後校：「一作『戎』。」

❷「苻生」，原卷後續校：「『符生』，皆當作『苻』，姓也。」按：此處底本實作「苻」。

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概可乎？

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柰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絶之何疑。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絶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

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爲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絶，於其國則不得爲僞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没其實者，論之詳矣。

或者又曰：正統之説，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

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説，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説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説，❶而益之五勝之術，❷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所以息争也。

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吴、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

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吴、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居士集卷第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攷《正統論》，初有《原正統》、《明正統》、《秦》、《魏》、《東晉》、《後魏》、《梁》論凡七篇。又有《正統後論》二篇，《或問》一篇，《魏梁解》一篇，《正統辨》二篇。當編定《居士集》時，删《原正統》等論爲上下篇，而繼以《或問》、《魏梁解》。《魏梁解》在第十七卷中。餘篇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❶「王」，影元本、衡本作「主」。

❷「益之」，原卷後校：「此下一有『以』字。」

歐陽脩全集卷十七　居士集卷第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上 慶曆二年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❶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

❶「闕」，原卷後校：「一作『缺』，下同。」

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原校：一作「笙」。匏俎豆以悦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原校：一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悦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原校：一有「堯舜」二字。三代之爲政如此，❶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❷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❸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❹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備，❺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

---

❶「蓋」下，《宋文鑑》、曾本有「堯舜」二字。

❷「者洽」，原卷後校：「一作『者廣』。」

❸自「耳聞目見」至「不知其倦」，原卷後校云：「一無此十七字。」

❹「禮」，原脱，今據「義」下原校「一有『禮』字」及《宋文鑑》補。

❺「其爲」，原卷後校：「一作『而爲』」。

時，乘間而出。❶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❷佛於此時乘其隙，原校：一無此六字。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原校：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❸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❹原校：一有「何其不思之甚也」七字。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

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❺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原校：一有「自」字。息。❻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原校：一無此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

❶「出」，衡本作「入」。
❷「趣」，原卷後校：「一作『趍』。」
❸「而」，原卷後校：「一作『以』。」
❹「之」下，曾本有「何其不思之甚也」七字，且校云「宣和本、蘇本有此七字」。
❺「故」，曾本校云「蘇本作『之說』」，則當屬上讀。
❻「故」，曾本校云「蘇本作『之道』」，則當屬上讀。又「息」上，曾本有「自」字。

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説，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説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絶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説故也。

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説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原校：一有「其害」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説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

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原校：一作「君」。皆僭稱王。❶《春

❶「國」，曾本校：「蘇本作『君』。」

秋》書用鄫子，❶《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説也，患乎忽而不爲爾。

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説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❷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内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

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❸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

❶「書」，曾本校：「蘇本無『書』字。」

❷「蓋歎」，原卷後校「一作『蓋傷』」，曾本校云「蘇本作『蓋傷』」。

❸「聖」，曾本校：「蘇本此下有『人』字。」

且邪矣，蓋其爲説，亦有可以惑人者。❶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 在諫院進。原校：一本以「論」爲「議」。

臣聞朋黨之説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❷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原校：一無此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争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原校：一作「弟兄」。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

❶「亦有可以惑人者」，原卷後校：「一作『亦有所長而可以惑人者』。」

❷「而已」，原卷後校：「二字一作『耳』。」

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❶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原校：一作「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原校：一有「以」字。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❷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猒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原校：一有「作朋黨議」四字。

魏梁解❸原校：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原校：一作「不黜魏而辨

---

❶「紂」，原篇後補刻出文「紂有臣」及校：「『紂』，一作『受』。」

❷「以辨君子」，原卷後校：「『以』字下，一有『能』字。」《宋文鑑》、曾本「以」字下有「能」字。

❸「魏梁解」，曾本校：「蘇本作『魏梁論』。」

梁。」注：曹魏、朱梁。不爲僞。議者或非予原校：一作「其」。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弑之惡，當加誅絶，而反進之，是奬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絶其爲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奬篡乎？曰：惟不絶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没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耳。使爲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

凡惡之爲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爲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爲惡者，蓋以人爲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揜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揜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絶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絶而原校：一作「之」。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揜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揜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爲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顔、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

《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絶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没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❶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絶群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群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

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偏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説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

❶ 原篇後補刻出文「不黜」及校：「一作『不絶』。」

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

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群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

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

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

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

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悦，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

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説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鋭，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鋭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

若趙括者，則又有説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虚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虚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居士集卷第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攷《本論》初有上、中、下篇，此卷所載即中、下二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歐陽脩全集卷十八　居士集卷第十八

經旨十一首 辯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 景祐四年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原校：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原校：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原校：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原校：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説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原校：一作「爲」。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静、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原校：一作「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爲筮占原校：一作「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

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没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原校：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原校：一作「皆」。古所用也。❶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静、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原校：一作「卜筮」。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説。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説，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爲奇説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正者，❷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

❶「自」，曾本校：「蘇本作『皆』。」

❷「正」，應爲「貞」，此乃宋人避宋仁宗趙禎名諱所改。影元本作「貞」。

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説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説，所以尊經也。」❶

或問：原校：一有「曰」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説，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効。❷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疵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爲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扐之數，兼知掛扐之多少，原校：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説乎！

❶「也」，原脱，今據「經」下原校「一有『也』字」及曾本補。

❷「効」下，曾本有「乎」字。

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景祐四年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群龍无首，❶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群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又曰「乃見天則」也。

《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

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

❶「无首」，原卷後校：「『無首』，『無』當作『无』。下同。」按：底本實作「无」。

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景祐四年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説，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説如彼，君子之説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説如彼，聖人之説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

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原校：一本「氏」作「丘明」。三子者，❶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悦耳之言，而原校：一無此字。新奇多原

❶「左氏」，曾本作「左丘明」。

校：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

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説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説，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中 景祐四年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别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争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争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没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

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虚名，而没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

《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别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虚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説《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没其善原校：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

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

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景祐四年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

三子説《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原校：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説：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

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

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

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❶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

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説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吴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

❶「而」，原卷後校：「一作『又』。」

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

難者曰：「三子之説，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景祐四年

或問：「《春秋》何爲原校：一無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原校：一有「之」字。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原校：一有「也」字。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删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原校：一無此字。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説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

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説，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柰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説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景祐四年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原校：一作「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説也。

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説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説？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説也。

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

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説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説《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

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殁，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説，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康定元年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録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康定元年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

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

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概。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居士集卷第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初，公作《易或問》三篇。第二篇論卦、爻、彖、象，其後刪去。別作一篇論《繫辭》，此卷所載是也。元論卦、爻、彖、象一篇，諸本皆不載，恐遂棄遺，今編入《外集》第十卷。

歐陽脩全集卷十九　居士集卷第十九

詔册六首❶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嘉祐八年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將來聽政日，❷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候朕平愈日如故。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嘉祐八年

勑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遘家艱，閔余哀荒，俯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静，實猒事機之久煩。殆此彌年，荐承諄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

❶「六首」，原作「七首」，原卷後附考注云此卷「公家定本元又有《濮王典禮奏》，今既載之《濮議》，更不重出」，今據此注及本卷實收詔册篇數改。

❷「候」，原卷後校：「一作『俟』。」

於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治平元年

敕：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臣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經師；而内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糾乃非違，先以正而爲率；勉夫怠墮，惟其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治平元年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

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治平四年

詔内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命，獲主大器，于兹五年。樂與群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❶睿哲之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群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鄰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册文治平二年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曙謹稽首再拜言曰：❷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己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

❶「頊」，原作「御名」，乃宋人避神宗趙頊名諱，今據影元本改。

❷「曙」，原作「御名」，乃宋人避英宗趙曙名諱，今據册文「維治平二年」年號及「仁考」云云而改。下「曙」同此。

休餘烈。方與群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祇懼，不敢遑寧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群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❶奉玉册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粤自正位中宮，内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沖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册。惟末小子，獲奉温凊。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曙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居士集卷第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皆任參知政事日中書所用之文。公家定本元又有《濮王典禮奏》，今既載之《濮議》，更不重出。

❶「司徒」，原卷後校：「二字上有『攝』字。」

歐陽脩全集卷二十　居士集卷第二十

碑銘三首[1]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2]并序。寶元元年。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

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鬬，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爲人狀皃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3]

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事，語音僩然，殿中皆聳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4]原

[1]「三首」，原無，今據本卷實收碑銘數目及本集體例補。

[2] 曾本校：「宣和本總目『金部』上有『尚書』字。」

[3]「弟子」，曾本校：「蘇本作『子弟』。」

[4]「知岳州」下，曾本校：「蘇本有『遷殿中丞、知均州』。一作『鄆州』。」

校：一有「遷殿中丞、知均州」。一作「鄆州」。吴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❶原校：一有「又知婺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邦，然閩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閤，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黄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

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原校：一作「趣」。就道。已而疾病，原校：一作「亟」，一作「革」。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原校：一有「閻」字。徐村。❷

❶「知蘇州」下，曾本校：「宣和本、蘇本有『又知婺州』四字。」

❷「大」下，曾本校：「家、宣和、蘇本有『閻』字。」

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原校：一作「父」。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

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禄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脩。詞曰：

閥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挺原校：一作「挻」。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 并序。慶曆四年。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

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

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1]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

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户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户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原校：一有「其仁足以庇民，智足

[1] 「于」，曾本作「家」。原卷後校：「『棄官』，此下一有『家』字。」

以利物，忠足以事上，誠足以信于人」。❶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原校：一作「其」。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于學。

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争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❷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争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

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

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没，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創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

❶「其仁」至「于人」凡二十二字，曾本校云「蘇本有此二十二字」。

❷「嚙」，原卷後校：「當作『齧』」。

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爲陳公堤。

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原校：一本有「歲以爲常」。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自録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諠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力争之，以謂罪詁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詁由是獲免。

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副使，原校：一無「副」字，一無「副使」字。常以方嚴肅下，原校：一作「方嚴清肅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

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真宗實録》，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

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

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

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

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

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禄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

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原校：一無「人」字。及第。原校：一無「第」字。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原校：一作「兒」。子輩耳。」❶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

❶「學」，曾本校：「家、宣和、蘇本作『兒』。」又「子」，曾本作「生」。

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原校：一無「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并序。至和元年。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吴越。太宗皇帝時，吴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

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説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粮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吴國夫人。

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毁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

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原校：一有「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

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争，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

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説，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

明年，吕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吕公。乃以公爲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

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説，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户。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原校：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争，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原校：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

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

自公坐吕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吕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

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原校：一有「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

公爲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

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原校：一作「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吴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原校：一作「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❶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原校：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殁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居士集卷第二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吕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吕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按：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吕許

❶「來」，原卷後校：「一作『倈』。」

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吕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聞見録》：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爲然，從歐陽公辯，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勠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今羅氏本於「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吕公亦罷」六字；「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相吕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吕公貶」已下至「故卒置群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也。今從衆，而載堯羅氏本，堯夫改本也。陳無己《談叢》敘二公曲折，未必盡然。吕公薨，范公雖有祭文，夫所改如此。蓋交際常禮，今載集中，詞意亦平平。無己謂歸重而自訟，過矣。

歐陽脩全集卷二十一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碑銘四首❶

尚書户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原校：一作「墓誌」。銘并序。慶曆六年。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原校：一本作「少有大志，以文行知名」。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原校：一有「始」字。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禄寺丞、監越州酒税。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祕書丞，爲兩浙轉運使。

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原校：一本有「曰此吾職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❷公具言其不可。原校：一本下有「事卒不行」。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爲寬簡。歲終，其課爲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原校：一作「姓」。交結權貴，原校：一本作「豪」，又有「恃其聲勢」。號爲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原

❶「首」，原無，今據體例補。
❷「使」下，原卷後校：「一有『者』字。」

校：一作「不」。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原校：一本下有「夫敢以法加諸豪，乃彊吏之所能爾。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爲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

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因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原校：一有「如此」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争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岳原校：一作「吉」。❶教公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原校：一有「可」字。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原校：一作「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

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❷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原校：一有「以事」。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爲詔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原校：一無「而

---

❶ 按：「潘惟吉」之名見于《宋史》卷二五八《潘美傳》，爲潘美從子，與曾致堯同時，「潘惟岳」則不見史傳。

❷ 「十萬」，原卷後續校：「一作『數十萬』」。

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黄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

公貶逾年，復爲户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悦，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原校：一有「日」字。悞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税。用封禪恩，累遷户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❶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污我，家人如其言。

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原校：一本「曰某」二字作「某等」。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❷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治原校：一作「津」。鄉之源原校：一作「原」。頭。❸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原校：一有「公之事」。來請曰：「願有述。」遂爲之述，曰：

維曾氏始出於鄫，鄫爲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鄫，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别爲曾氏。蓋自鄫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爲曾氏，而蒧、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

❶「某日」，原卷後校：「一本書『二十日』。」

❷「再遷」，原卷後續校：「一作『再贈』。」

❸「治」，曾本、衡本作「池」。曾本校云：「吉本作『治』，諸本作『津』，今依家本及《南豐集》定作『池』。」按曾鞏《元豐類稿》卷四十六《曾庠墓誌銘》云：致堯之孫庠「葬南豐龍池鄉之源頭」。

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原校：一作「千有餘歲而又顯於公焉」。夫晦顯常相反覆，原校：一作「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原校：一本作「然其在外所言尤多」。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原校：一本無「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原校：一本有「將」。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原校：一本作「逆決臧否」。有若蓍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原校：一作「議論」。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至和元年。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原校：一有「仕」字。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原校：一作「代」。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

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

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原校：一有「不可回奪」字。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原校：一本有「語于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

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争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争，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己，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詑原校：一作「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原校：一有「陰」字。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争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

入爲開封府推官，❶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原校：一本「公行爲盜，以相殺兼其財，不獲則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原校：一作「其後韓某知審刑院，議正首之罪」。卒用公言原校：一作「議」。爲是，而公貶猶不召。

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原校：一本作「秦」。州，還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原校：一作「治」。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❷其賦斂近寬平，❸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原校：一作「獨若平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原校：一本有「平生不爲過」。「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産。

召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内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原

❶「入爲」，原卷後續校：「二字一作『又嘗爲』」。
❷「之時獨」，原卷後續校：「三字一作『而』」。
❸「近寬」，原卷後續校：「二字上一有『務』字」。

校：一作「器」。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原校：一本作「是時，天子感悟黨人說，進用范公等在左右」。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

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爲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豈有原校：一作「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原校：一作「如」。有所爲，原校：一本「而任之大用，其必大有爲於事」。豈其不欲空言而已原校：一本「已」作「無益」。者哉！嗚呼！

公享年原校：一作「公年止」。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1]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户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原校：一作「嗣」。以遺子孫。原校：一有「生雖有止，歿也長存」。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至和二年。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原校：一有「以」字。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

[1]「曾祖諱某」及下文「祖諱某」、「考諱某」、「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原卷後校：「曾祖諱徽。祖諱祜。考諱旭。公以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注云：「一本所書如此。」

事程公，❶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爲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爲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爲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爲宣徽北原校：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其爲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

惟冀國原校：一無此三字。公諱某，❷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爲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儁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爲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啟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爲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

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爲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吴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吴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❸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

❶「令」上，曾本校：「家本、蘇本有『以』字。」

❷「公諱某」及下文「祖諱某」、「考諱某」，原卷後校：「公諱元白。祖諱新。考諱贊明。」注云：「一本如此。」

❸「再世」，原卷後續校：「一作『累世』。」

宋興原校：一本有「天下一」。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

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原校：一有「選」字。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

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官不求名譽，爲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原校：一作「甲子」。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原校：一作「甲子」。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爲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昱裔孫，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

士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嘉祐四年。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原校：一作「於」。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

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贇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録》，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

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

下，當還。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争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啟其大。天子是之，乃止。

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静，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

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原校：一無「不」字。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盗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原校：一有「直」字。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❶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原校：一有「侍讀」字。學士，❷復知開封府。

明年，爲三司使。不悦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税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没其名，一時之

❶「久之」，原卷復續校：「一作『頃之』。」
❷「翰林」下，曾本校：「蘇本有『侍讀』字。」

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原校：一作「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

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❶原校：一有「還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❷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禄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户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宫，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

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❸遂與繼明争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

❶「事」下，曾本校：「蘇本有『還尚書左丞』。」
❷「置」，原卷後續校：「一作『寘』。」
❸「已」下，原卷後校：「一有『而』字。」曾本「已」作「已而」，且校云：「依蘇本、宣和本增入此『而』字。」

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産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❶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原校：一作「輒」。出兵，❷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

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原校：一作「嘉祐元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原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劉里」。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爵公，❹封户七千四百而實封貳阡壹伯，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原校：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

---

❶「乎」，曾本作「吾」，且校云：「今依蘇本、宣和本作『吾』。」則「吾」字當屬下讀。又原卷後校云：「一無『乎』字。」

❷「堡塞」，原卷後續校：「一作『堡寨』。」

❸「上書」下，原卷後校：「一有『言』字。」曾本有此「言」字，且校云：「一本無『言』字，今依蘇本增入。」

❹「廣平郡」，原卷後續校：「三字上脱『開國』二字。」

人，皆適良族。

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違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原校：一作「畜其」。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玆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冀國程公神道碑》「遂遷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朝佐考是時未置三少，雖有太子少師，乃非一品。今諸本皆作「少師」，當是筆誤，合作「太

師」。羅本「尚書」下有「令」字，今從之。

《程文簡公神道碑》：除中丞日，丞相張文節公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朝佐按：「文簡兩爲中丞，其初在天聖五年九月，時文節爲集賢相，實當筆。明年三月，文節薨。後數年，當明道二年十月，文簡方再守中丞。諸本誤載文節之言於再除之後，惟羅氏本移附初除之下，今從之。又諸本作至和三年閏三月薨，惟羅氏本作嘉祐元年。朝佐按《仁宗實録》：至和三年九月下詔改嘉祐元年，則閏三月固宜繫之至和，但史官例書新元，則至和合盡二年，羅氏本亦有所據。

歐陽脩全集卷二十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至和二年。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原校：一有「泣而」。出。❶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原校：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户食實封六千五百户、贈太師、尚書令」。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

❶「出」上，《宋文鑑》有「泣而」二字。曾本校：「家本有『泣而』」。

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彦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原校：一作「平」。江縣，❶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

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❷原校：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

❶「知臨江縣」，按《宋史·王旦傳》云：「太平興國五年……知平江縣。」

❷「可」下，《宋文鑑》有「用」字。曾本校：「蘇、家本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

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

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原校：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原校：一無「而」字。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原校：一作「告」。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原校：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録》，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

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

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原校：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原校：一作「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原校：一作「珪」。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

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原校：一作「書」。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

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原校：一作「疾」。如此。」❶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

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原校：一作「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原校：一本有「諸孫十四人」。

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原校：一無「相」字。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原校：一作「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原校：一作「太」。盛爲懼，❷其可與寒士爭

❶「病」，《宋文鑑》作「疾」。

❷「大」，《宋文鑑》作「太」。

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

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殁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録，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録其可紀者，輒聲原校：一無「聲」字。爲銘詩，昭示後世，原校：一無上四字。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原校：一作「所」。賞罰，功當罪明。相所原校：一作「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至和二年。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

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閤，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原校：一作「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

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

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

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吴氏，唐原校：一作「越」。國太夫人。

公生七歲，知學問，原校：一作「始學知」。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原校：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啟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禄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原校：一作「至」。京師，從祀太清宫，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户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宫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宫，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閲真宗閤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

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宫副使，判吏部流内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

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衮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原校：一有「以」字。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原校：一無「爲」字。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宫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

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

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户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

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户，實封叁阡柒伯户。

公享年六十有五。有文集二百四十卷。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嘗奉勑修《上訓》及《真宗實録》，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原校：一作「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原校：一作「成」，下同。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

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虚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虚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原校：一作「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原校：一有「嗚呼」字。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宫。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

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謬誤」，又注「悮」字云「上同」。《禮部韻》始以「誤」爲謬，以「悮」爲欺。《居士集》第二卷《鎮陽讀書》詩云「悮蒙天子知」，其它詩文大率用此「悮」字，蓋以「誤」、「悮」古人通用也。今《晏公碑》乃王洙奉勑書，洙於字學最精，其書「悮以笏擊僕齒」字，亦從心，後人多改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當以碑爲正。

歐陽脩全集卷二十三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并序。嘉祐三年。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❶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

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❷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❸「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❹公以氈車載勇士爲婦人

❶「密」下，衡本有「縣」字。原卷後續校：「此下一有『縣』字。」

❷「過險」，原卷後續校：「一作『遇險』。」

❸「號其軍」，原卷後續校：「一作『號令其軍』。」曾本作「號令其軍」。

❹「能捕」，原卷後續校：「一作『敢捕』。」

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争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

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内殿直、殿前左班都虞侯、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侯，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原校：一作「以」。公可任大事。❶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❷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

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原校：一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静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

❶「知」，曾本校：「蘇本作『以』。」

❷「加」下，曾本校：「蘇本有『兼』字。」

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静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閲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内地，不敢見。」

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

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

金帶。

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原校：一無「出」字。久無功，❶士大夫争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

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原校：一作「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禄，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黄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

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原校：一作「紀」。

❶「出」，曾本校：「蘇本無『出』字。」

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原校：一作「邢」。國公，❶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❷原校：一有「中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❸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❹原校：一作「度」。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强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拜母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耇，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治平四年。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禄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

❶「邢」，曾本校：「蘇本作『邢』。」
❷「尚書令」下，曾本校：「蘇本有『中書令』。」
❸「榮國」下，影元本、衡本有「公」字。
❹「庶」，曾本校：「蘇本作『度』。」

于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

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❶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

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❷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貳伯户。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❸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❹

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强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説、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税，稍徙泰州。已而天子

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原卷後校：「曾祖諱從。祖諱榮。父諱慶。」注云：「一本如此。」

❷「兵馬鈐轄」，原卷後校：「『鈐』字上，一有『都』字。」

❸「某甲子」，原卷後校：「一作『乙酉』。」

❹「成山」，原卷後校：「一作『成家山』。」

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

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册。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册不遣，❶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❷原校：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册，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絶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弟遷光禄少卿于家，又以爲某原校：一本作「右領軍」。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❸辭不拜。

❶「猶留」，原卷後校：「『猶』字上，一有『然』字。」
❷「言」，曾本校：「蘇本作『折』。」
❸「某衛將軍」，原卷後校：「一作『雅州刺史』。」

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❶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❷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黄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宜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❸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原校：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

❶「嘉之」，原卷後校：「一作『喜之』。」

❷「廣東西」，原卷後校：「一作『廣南東西』。」

❸「海」，原卷後校：「一作『峒』。」

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

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

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❶女六人，皆適士族。❷孫原校：一本有「男」。四人。❸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詔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詔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太常寺太祝」，原卷後校：「一作『大理評事』。」

❷「皆適士族」，原卷後校：「一作『長適職方員外郎郭師愈，次適屯田員外郎孫邵，次適宿州觀察支使周熊，次適秘書省校書郎章惇裕，次適越州上虞縣主簿張元淳，一尚幼』。」

❸「四人」，原卷後校：「一作『七人：嗣恭、嗣昌，皆大理評事；嗣隆，太常寺奉禮郎；嗣徽、嗣光、嗣立、嗣京，未仕』。」又本文原卷後校後有考注云：「右石本所書較集本加詳，蓋刻時所增。」

歐陽脩全集卷二十四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慶曆元年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原校：一作「喜」。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原校：一作「于」。酒，然好劇飲，❶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

曼卿少舉進士，不中。❷原校：一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原校：一有「用薦者」三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

❶「然」，原卷後校：「一無『然』字。」

❷「中」下，曾本校：「蘇本有『第』字。」

憂，服除，通判永静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原校：一有「皇」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

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内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説，籍河北、原校：一無二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原校：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

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原校：一作「取」。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原校：一作「歡忻」。及間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禄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原校：一無「得」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毁身污迹，卒困

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寶元元年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原校：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

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强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釀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

秩滿，原校：一無二字。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❶逾年，原校：一無二字。吏部考原校：一無此字。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原校：一作「理」。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棣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

❶「判官」，衡本作「推官」。

家。原校：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

通判河南，原校：一有「府」字。未行，契丹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原校：一無二字。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户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

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原校：一作「二」。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原校：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既其能」。

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于原校：一作「於」。漢之原校：一無「之」字。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原校：一作「賜」。

内殿崇班薛君墓表 慶曆元年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内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

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

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

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原校：一作「者」。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慶曆八年

連處士，❶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

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

❶「連處士」，原卷後校：「此下一有『者』字。」

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

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争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原校：一作「當與處士」。行喪。」

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

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原校：一作「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至和二年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

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

君爲人剛介，❶原校：一作「毅」。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❷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原校：一作「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强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没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

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禄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

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原校：一作「舍」。母宋氏京兆原校：一作「司氏永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

❶「介」，曾本校：「蘇本作『毅』。」

❷「幸其疾」，原卷後校：「三字上一有『時』字。」

于原上。

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

君娶祝原校：一作「竹」。氏，❶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❷至和元年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爲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禄仕，以忠厚孝謹多材能爲絳大族。

君諱某，❸字某，❹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爲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❺應有司格，既而曰：❻「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强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

❶「祝」，曾本校：「家本作『竹』。」

❷「君」下，原《居士集目録》有「睦」字，且題下「至和元年」，傅校云「石本作『至和二年』」。

❸「某」，傅校：「石本作『睦』。」

❹「某」，傅校：「石本作『睦之』。」

❺傅校：「石本『工爲文辭』句下有『再舉進士，嘗爲州第一』九字。」

❻「應有司格，既而曰」七字，傅校：「石本作『已而歎曰：進士以文辭應有司格』十三字。」

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殁而猶思焉。

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❷曾祖景，贈太保。祖温瑜，❸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❹次曰良孺，殿中丞。❺女三人。❻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❼正平縣太君。

君卒之若干年，❽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婿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爲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❾

❶「君以」，石刻本《薛睦墓表》無此二字。「十一月某日」，傅校：「石本作『十二月甲子』。」

❷「某年某月某日」，傅校：「石本作『其月二十七日』。」又「清原」，傅校：「石本作『清源』。」原卷後校：「『原』，一作『源』。」

❸「温瑜」，石刻本《薛睦墓表》作「瑜温」。

❹「虞部」，傅校：「石本作『比部』。」

❺「殿中丞」，傅校：「石本作『太子中舍』。」

❻「三」，傅校：「石本作『五』。」

❼「鄭」，石刻本《薛睦墓表》作「陳」。

❽「若干」，傅校：「石本作『三十一』。」

❾篇末傅校：「石本有『至和二年十月十五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刊修《唐書》歐陽修撰』三十四字。」今核石刻本《薛睦墓表》，「史館」上有「充」字，實爲三十五字。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天聖□年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

脩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原校：一作「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原校：一無「里」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絶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决曲直，得一言，遂不復争，人至于今傳之。

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没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

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原校：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表原校：一作「碣」。嘉祐二年。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録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磚，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原校：一作「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

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世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原校：一無「名」字。山水，竹林原校：一作「葱竹」。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静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原校：一作「察推」。既罷，又辟司録，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

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原校：

一有「其」字。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連處士墓表》羅氏本葬安陸蔽山之原，諸本以「陸」爲「陵」。朝佐按：安州安陸郡，其倚郭有安陸縣，應山乃鄰邑，今從羅本。

歐陽脩全集卷二十五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至和二年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爲彭城人，後徙吴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爲吴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吴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爲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黄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祕書丞、知泰州如皋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

君少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紝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❶原校：一有「不止」字。母爲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讀。原校：一有「年二十三」字。州舉進士第一，❷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爲吏長於

❶「書」下，曾本校：「蘇本有『不止』二字。」

❷「州」上，曾本校：「蘇本有『年二十三』字。」

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

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户，由是海陽升爲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❶「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爲原校：一無此字。神明。

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污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

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立生祠。如臯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❷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臯，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爲御史中丞，數

❶「仇人」，曾本校：「蘇本作『仇家』。」

❷「悉求」，原卷後續校：「一作『多求』。」

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

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❶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爲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爲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爲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原校：一作「二」。年九月庚申，❷公餗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原校：一無上八字。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

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苗裔。始以士爲周官，久而以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勢孰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皇祐五年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

❶「賢行」，原卷後續校：「一作『節行』。」

❷「三年」，曾本作「二年」，且校云：「一本作『三年』。」

哀，除喪而瞿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殁，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哀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 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

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原校：一作「道」。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

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産，喜聚書。居官禄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

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譔、曰説、曰誼，皆未仕。

嗚呼！ 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

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群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户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爲右羽林軍原校：一無「軍」字。將軍。

府君諱拱，字某。原校：一無「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威原校：一作「武」。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吴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❶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原校：一作「轉」。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税，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

府君孝悌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爲祕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爲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户部員外郎、河東轉運

❶「謂」，原卷後校：「一作『渭』。」

使，又贈府君爲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

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横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脩乃表於其墓。曰：

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堙没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禄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嘉祐六年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原校：一作「京兆」。人，後爲泰州如皐原校：一作「海陵」。人。

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❶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

❶「明道景祐」，原作「景祐明道」，原卷後續校云「一作『明道景祐』爲是」，今據改。

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❶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原校：一作「宇」。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原校：一作「中」。甲科，❷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原校：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原校：一有「試」字。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原校：一作「且」。誌于幽堂。

❶ 下「於」字，原卷後校：「一作『于』。」
❷ 「取」，曾本校：「蘇本作『中』。」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熙寧三年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❶原校：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❷原校：碑本作「殖」。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原校：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❸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❹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

---

❶「窮」，曾本作「貧」，且校云：「吉本作『窮』」，今從碑。」

❷「植」，曾本作「殖」，且校云：「諸本作『植』」，今從碑。」

❸「常」，《宋文鑑》作「吾」。

❹「吾始」，原卷後校：「石本作『始吾』。」曾本作「始吾」，校云：「吉本作『吾始』」，今從碑及家本、蘇本。」

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❶原校：一無「也」字。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原校：一本「有」字作「求而」。得，❷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❸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原校：一作「況」。常求其死也。』❹回顧乳者劍原校：一作「抱」。汝而立于旁，❺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原校：一作「賤」。時，❻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❼原校：碑本無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

❶「也」，《宋文鑑》無此字。
❷「有」，曾本作「求而」，且校云：「吉本『求而』作『有』，今從碑及諸本。」
❸「知」，《宋文鑑》作「是」。「有」，《宋文鑑》無此字。
❹「世」，《宋文鑑》作「況」。
❺「劍」，《宋文鑑》作「抱」。曾本校：「家本作『抱』。」
❻「微」，《宋文鑑》作「賤」。
❼「汝家故貧賤也」六字，曾本無。

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字。吏部郎中，❶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原校：一作「卒」。于官舍，❷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❸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❹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原校：一作「韓」。國。❺

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❻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

---

❶「尚書」二字，《宋文鑑》無。
❷「終」，《宋文鑑》作「卒」。
❸「故」，《宋文鑑》作「蓋」。
❹「令」下，曾本有「兼尚書令」四字，且校云：「吉本無『兼尚書令』。」
❺「魏」，《宋文鑑》作「韓」。
❻「時」，衡本作「世」。

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壹阡貳伯户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熙寧元年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黄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税，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君爲人外和怡而内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群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❶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

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

❶「也」，原卷後校：「一作『已』。」

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

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❶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隮，皆舉進士；曰恩兒，才一

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原卷後校：「曾祖諱輝。祖諱諒。父諱柬之。」注云：「一本如此。」

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録其子隅爲太廟齋郎。

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周君墓表》，諸本皆作「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朝佐竊謂篤行君子，正賴公文以傳遠，豈可逸其名字、鄉里，乃爲考《春陵志》，悉書之。

歐陽脩全集卷二十六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墓誌四首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寶元元年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原校：一無此字。科，❶原校：一有「能」字。以材敏稱於當時，❷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爲河南人。❸

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參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原校：一有「縣」字。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原校：一作「十數」。人，❹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❺原校：一有「縣」字。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原校：一作「能」。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原校：一有「及寢

❶「某」，曾本校：「蘇本無此字。」

❷「以」上，曾本校：「蘇本有『能』字。」

❸「河南」，原重文作「河南河南」，第二個「河南」下原校云「一無此二字」，今據原校及影元本、衡本刪。

❹「數十」，曾本校：「蘇本作『十數』。」

❺「滎陽」，原卷後校：「此下一有『二縣』兩字。」

而」三字。❶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泳。諸孫十餘人。

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❷資人原校：一作「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❸爲作《遺愛録》，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兹，信矣。

嗚呼！善人之爲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爲善，殁也見思。原校：一作「殁也見稱，斯可知也已」。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原校：一有「夫」字。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久窒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興，在子與孫。原校：一作「在子子孫」。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康定元年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黄帝之後，任姓之别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

❶「及寢」，原卷後校：「一作『反寢』。」
❷「朱生」，原卷後校：「一作『朱公佐』。」
❸「善」下，原卷後校：「此下一有『政』字。」

先以先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

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

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❶曰：

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禄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

❶「終始」，原卷後校：「一作『始終』。」

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原校：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内始，今内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内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原校：一無此字。求上旨，原校：一有「多」字。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原校：一本「賓客薨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召試知制誥，判流内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

公爲人肅然自脩，平居温温，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

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原

校：一作「價」。差爲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原校：一有「處」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墩勑列反。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

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椸無新衣。然平生原校：一有「好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原校：一無「也」字，下有「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爲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書之。噫，公之事何多歟！繁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將葬，其嗣子某來乞銘」。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寶元元年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

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

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黄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别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爲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爲最盛。

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

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争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爲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

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户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三司户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争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户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還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還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還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原校：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原校：一作「閤」。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原校：一作「詾詾」。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争其産，公析其貲爲

三，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摇，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原校：一作「其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

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❶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争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原校：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

❶ 「譏」，原卷後校：「一作『議』。」

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

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原校：一作「二」。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諡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諡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參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賵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諡。事告之史，諡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嘉祐四年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

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爲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

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

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爲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禄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閬州，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

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禄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

君娶王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爲秘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二十七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慶曆二年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原校：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户實封陸伯户、賜紫金魚袋」。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❶公雖衰且原校：一無此字。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❷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原校：一無此二字。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

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

❶「於許」，原卷後續校：「一作『于許』。」

❷「見其」，原卷後續校：「一作『識其』。」

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鋭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没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户部判官。數訪時事，原校：一有「使得以書論」。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❶不能出師，公請原校：一有「出」字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原校：一有「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十字。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原校：一有「以正刑」三字。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原校：一作「未」。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原校：一有「以金帛」三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

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原校：一有「副」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原校：一作「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原校：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原校：一無此八字。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

---

❶「時邊將」，原卷後續校：「三字上一有『是』字。」

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原校：一作「左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原校：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内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内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

公好學有文，尤原校：一無此五字。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原校：一作「始復直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原校：一無此二字。

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原校：一無「皆」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原校：一無此二字。加原校：一作「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原校：一作「九」。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原校：一作「葬于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銘曰：

士之所難，有藴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禄之隆。原校：一作「終」。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慶曆四年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原校：一作「蘭陵郡」，無「夫人」字。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脩爲叔父。脩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 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❶原校：一作「哀」。而叔父之爲親也。

歐陽氏世家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原校：一有「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❷歷南雄州判官，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曰：嗚呼！ 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于世

❶「悲」，曾本校：「蘇本作『哀』。」
❷「公」下，曾本校：「蘇本有『以』字。」

者，庶以盡脩之志焉。

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税，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黄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

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原校：一有「人」字。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原校：一有「官爲出入」四字。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原校：一有「所居爲不法」五字。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黄金，府吏持帖，强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争産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産鉅萬原校：一有「一」字。歸于明，❶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争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

❶「歸」上，曾本校：「蘇本有『一』字。」

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

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代恕。慶曆四年。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爲咸平縣，故王氏今爲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爲政，其利可以賙天下，貲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爲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令欲爲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爲？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爲令朞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爲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爲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爲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

得復，乃已。改潁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爲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矢，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吴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

公好學善書，喜賓客，務賙人緩急。而爲性寬靜沈默，❶原校：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爲，不屈其守」。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爲喜怒設邪？」

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原校：一作「一」。人，一原校：一無「一」字。卒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栢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己，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户參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于人。至公貲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

❶「默」下，曾本校：「蘇本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爲，不屈其守』。」

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康定元年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

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竝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❶原校：一有「之」字。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❷原校：一有「也」。嗚呼！可哀也已！

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

❶「銘」下，曾本校：「蘇本有『之』字。」

❷「得」下，曾本校：「蘇本有『也』字。」

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

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

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原校：一作「果」。決。平居酒半，脱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并序。嘉祐二年。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

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原校：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

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

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原校：一有「且」字。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

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原校：一作「靈」。泉鄉之北扈原。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

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歿經更焚，[1]逃藏脱亂僅傳原校：一作「得」。存。衆説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群。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1] 「聖人既歿經更焚」，原作「聖既歿經更戰焚」，今據《宋文鑑》及原卷後校改。

歐陽脩全集卷二十八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慶曆三年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吴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吴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橐，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橐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

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

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擧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

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原校：一作「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原校：一作「杖」。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夭？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慶曆三年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原校：一有「延」字。四方之士。

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

予少家隨，原校：一有「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原校：一作「予時爲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升爲可奇。其」。後七原校：一作「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原校：一有「解」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原校：一作「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原校：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原校：一作「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❶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原校：一有「乃」字。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❷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原校：一有「大」字。笑曰：❸「子知我者！」原校：一作「獨子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原校：一無二字。博辯雄偉，其原校：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原校：一有「若」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原校：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❹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原校：一本改「欲以」字爲「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原校：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

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

❶「後二年」，原卷後校：「一作『後又二年』。」

❷「之」，原卷後校：「一作『以』。」

❸「笑」上，曾本有「大」字。

❹「獨其文章未衰也」，原卷後校：「一作『文章獨未衰』。」

無所施，原校：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原校：一作「其娶温氏，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原校：一作「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❶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原校：一作「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原校：一作「距某縣東南若干里某原」。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原校：一作「紀」。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虖！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没，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

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

❶「因爲」，原卷後校：「一作『乃爲』。」

鄉里稱其孝。好原校：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原校：一有「鄧穀」二字。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賄污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❶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卒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原校：一有「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原校：一作「警」。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絶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税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産之患。逾年，政大洽，❷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

❶「至君」，原卷後校：「一作『君至』。」曾本校：「蘇本作『君至』。」

❷「洽」，曾本校：「蘇本作『治』。」

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録乎？

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原校：一無四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原校：一無「其」字。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寶元二年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原校：一有「郡」字。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爲殿直；公爲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

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絶。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

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原校：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顔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于地下，復何道哉？

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絶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閟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吕君墓誌銘慶曆八年

君原校：一本上有「吕」字。諱士元，❶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爲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爲湖州司理、泗州録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

君爲人剛介有節，長於爲政。醴陵、太

❶「君」上，曾本有「吕」字。

和皆大邑，民喜鬭訟，往往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争曲直，下爲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于廷曰：「此吕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

君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禄，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爲勤儉。子淵、溱皆舉進士，溱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爲祕書丞，溱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溱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

嗚呼！吕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爲政；禄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爲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爲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原校：一作「工」。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間，吕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實爲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吕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原校：一作「墓」。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逾原校：一作「愈」。遠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慶曆八年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

魯者未必盡知之。

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原校：一作「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原校：一無此字。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

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户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挍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税，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原校：一作「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原校：一作「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説，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

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

欲按軍法斬之而不原校：一作「未」。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原校：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税。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原校：一作「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原校：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附〕南陽主簿黄君墓誌銘❶

予友黄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黄氏世爲江西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施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

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

❶ 此文及下歐陽脩《與黄渭小簡》、黄庭堅跋，原附刻于卷後，今移至此，且於原題上加〔附〕。

予少家隋州，夢升從其兄官于隋，予時爲童子，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已能知夢升爲可奇。其後八九年，與予皆舉進士于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解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能識，久而握手吁嚱，相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又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乃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以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獨子知我者也！」乃肯出其文。其博辯雄偉，意氣奔放，猶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其文章獨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庸人，不復知夢升。

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其娶温氏，生四男二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乃爲之銘曰：

予嘗喜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始不諷誦嘆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夫歸咎，徒爲

夢升而悲。

〔附〕與黃渭小簡

脩啟。多事，不及周謹。鄙文或可刊石，望只依首尾，不須添他語，亦不必平空，及不用官銜，惟書刻人欲署姓名無妨。墨本乞三五紙。乍別保愛。脩再拜。

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從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爾，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牾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爲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五月，諸孫庭堅記。

右《黃夢升墓銘》，公年三十八所作，真蹟今藏興國軍吴氏，字畫端麗，雖似净本，然亦間有塗改，校今衆本，凡增損異同七十餘字，疑公後嘗修潤，或傳寫差訛。今録示後人，併以元帖并山谷跋附焉。

歐陽脩全集卷二十九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皇祐二年。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逵，祖諱琠，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

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原校：一作「因」。以爲法，❶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沖，福建七州皆震悚。原校：一作「慄」。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

❶「用」，曾本校：「蘇本作『因』。」

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❶原校：一作「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原校：一作「外」。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❷

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原校：一作「慢」。如無事時。❸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原校：一作「其」。賢否無不當。❹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原校：一無「者」字。輒囚辱侮慢。❺原校：一作「侮慢辱囚」。辰、鼎、澧原校：一作「鼎、澧、辰」。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嘲啾扢觸，❻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跑虓，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

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

❶「方天下多事時」，曾本校：「蘇本作『方今天下多事』。」

❷「起爲」，原卷後校：「一作『起君爲』。」影元本校：「『起』，一作『舉』。」

❸「壞」，曾本校：「蘇本作『慢』。」

❹「而」，曾本校：「蘇本作『其』。」

❺「囚辱侮慢」，曾本校：「蘇本作『侮慢囚辱』。」

❻「扢」，曾本作「抵」。

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❶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

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産業。自復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原校：一有「費」字。必爲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❷原校：一作「困」。其守官不爲勢牽，❸原校：一作「奪」。不爲利奪。❹原校：一作「牽」。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原校：一有「世」字。號强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争，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原校：一有「皇」字。太后連姻，❺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原校：一作「十」。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原校：一無「益」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争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原校：一作「某人爲」。三司使欲用其私

❶「還」上，曾本校：「蘇本有『君』字。」
❷「費」，曾本校「蘇本作『困』」，影元本校「一作『用』」。
❸「牽」，曾本校：「蘇本作『奪』。」
❹「奪」，曾本校：「蘇本作『牽』。」
❺「太后」上，曾本校：「蘇本有『皇』字。」

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悦,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

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敞,今爲大理評事;攽,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又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皇祐三年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爲可榮,於國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原校:一有「臣聞」二字。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

《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

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刀楯也。❶ 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原校：一作「剛直」。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士兵。公言竦據内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粮、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勑告其群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

❶「刀」，原脱，今據「公」下原校「一有『刀』」補。按：《宋史·楊偕傳》云：「其後王吉果用偕刀楯敗元昊於兔毛川。」

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

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爲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吕太后王禄、産，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税。❶ 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

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内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原校：一作「稱」。爲人廉潔原校：一作「平」。剛直，❷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

公原校：一有「諱偕」二字。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原校：一無此八字。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原校：一有「六孫：景略、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彦」十四字。「直」一作「宣」。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❸ 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

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爲諫官時，嘗

❶「舒州」，原卷後校：「一作『徐州』。」

❷「潔」，曾本校：「蘇本作『平』。」

❸「以其喪歸于河南」，原卷後校：「一本無『其』、『于』二字。」

與公争議原校：一作「言」。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爲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原校：一作「其來有」。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原校：一作「遷」。南。祖屈僞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粤，皇考是生。晦顯原校：一作「顯晦」。有時，發于皇明。❶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原校：一作「内」。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絶於微，或亡其序。不絶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原校：一作「後嗣」。弗迷，昭穆緜聯。公其歸此，原校：一作「乎」。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皇祐三年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爲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爲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爲防禦使。太祖時，爲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爲留後，後召以爲宿州刺史、保静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扆，以西頭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❷太宗時爲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殁，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爲莫州防禦使。父子皆

❶「明」，影元本校：「一作『朝』。」

❷「繼」，曾本無，且校云：「蘇本及家本無『繼』字。」按史載楊繼業歸宋後，以諱故，改單名稱楊業。

爲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

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爲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爲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禄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爲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爲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近。溥嘗夜拏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溥稱其才。

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爲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

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原校：一無此字。）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賢而有文武材，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畋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楊世初微自河西，❶彎弓馳馬耀（原校：一作「躍」。）邊陲。桓桓侍中國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勝武力衰，温温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

❶「世」，曾本校：「家本作『氏』。」

悌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畋爲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康定元年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氏，原校：一有「曰」字。安定縣君。❶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喆、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爲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爲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以誌諸後世。」❷原校：一有「予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十字。乃爲次其世而作銘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遭巢猾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爲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禄。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遷理之丞。藍田、夏、雒，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雒逢饑，餔粟不殍。褒功勸吏，

❶「安定」上，曾本校：「蘇本有『曰』字。」

❷「世」下，曾本校：「蘇本有『予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十字。」

天子有詔。雖人染癘，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嘉祐二年

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吴，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原校：一作「太宗時，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

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原校：一有「召」字。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説。原校：一作「無言」。明原校：一作「翌」。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原校：一有「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原校：一有「遽拒」二字。曰：「如詔原校：一作「如制所劾」。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原校：一有「他吏」二字。索其家，得原校：一有「金塗」二字。銅器十數。府君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税。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❶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原校：一作「稱」。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己，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爲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

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原校：一作

❶「左巡史」，原卷後校：「三字上一有『充』字。」

「有僧某者，用浮屠術斷二」。臂禱雨，官爲起寺於原校：一有「淮上」二字。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原校：一無「動」字。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原校：一作「常數十」。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原校：一無「者」字。叫號不得免。原校：一作「而叫號不得免者」。府君聞之，驚原校：一作「大駭」。曰：「害有大原校：一作「甚」。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原校：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原校：一作「而」。毀其寺。

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户部判官。六年，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爲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原校：一作「嶺南舊以市舶司物代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前爲使者相襲久而不變。府君至，則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爲俸。今上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爲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

曾祖諱某。祖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❶父諱某，僞唐屯田員外郎。娶米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原校：一有「今」字。爲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

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原校：一有「美儀容」。治身儉薄，簡言語，爲政務清净。平居斂色而原校：一作「常正衣獨」。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原校：一作「色不少」。弛，

❶「僞唐」，原卷後校：「一作『南唐』，下同。」

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原校：一作「不之」。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四原校：一作「食有一」。方。鍾氏於洪，入原校：一作「八」。州自王。傳死子時，敗臣于楊。自梁迄周，廬陵僞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原校：一作「彰」。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嘉祐二年

君諱德谷，❶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祖耀卿爲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而粮道絶，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詔録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

君爲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哀，宗族

❶「谷」，原作「裕」，今據衢本改。按《宋史・裴濟傳》載：裴濟三子，德谷、德基、德豐。作「德谷」是。

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爲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原校：一作「明」。州粮料院、宿州酒税，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虢、澤、沂六州，皆有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析纖密，自前世功利、沿革、損益，❶條布如在目前。寶元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得疑獄，皆强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爲本。

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歟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厥聲以振。忍生而耻，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禄壽。壽豐于躬，禄及其嗣。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沿革」，衡本作「因革」。

歐陽脩全集卷三十　居士集卷第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并序。皇祐元年。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晛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絶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

公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説，無不記覽通達，而絶口不道於人。故其原校：一無此字。晚，始侍讀于中。❶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

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

❶「于」，原卷後校：「一作『於』。」

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❶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❷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顧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

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原校：一有「南」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户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原校：一作「其雖」。自晦，❸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壖地，收租緡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争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税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税之

❶「人」，原卷後校：「一作『之』。」
❷「乃以爲」，原卷後校：「一作『乃以公爲』。」
❸「雖其」，曾本校：「家本作『其雖』。」

以爲害，卒争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

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産。原校：一有「平生所爲文章，有集十卷」。

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❶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録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原校：一作「彰孝鄉保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

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原校：一作「子瑾」，下同。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原校：一作「終」。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綷。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柰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至和元年

慶曆三年，盗起京西，掠商、鄧、均、房，

❶「工部」，原卷後校：「二字上一有『尚書』字。」

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原校：一有「好」字。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

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横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脱其械，使入賊峒説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原校：一無此字。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原校：一作「之」。坐中者六百餘人，❶而釋其尪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

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

❶「其」，衢本作「之」。曾本校：「家本、蘇作作『之』。」

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知慶州。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録，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録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原校：一作「撓」。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争。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内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户，掠奪羊原校：一作「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炤爲原校：一有「守」字。秘書省校書郎。❶

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

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

❶ 「炤」，衢本作「邵」，下同。曾本校：「蘇本作『邵』。」

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炤也。

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强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❶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兹謂不没。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至和二年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

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

❶「四十六」，原卷後校：「一作『四十有六』。」

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虢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

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笞吏以謝君。

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笞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耻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冤，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

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

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爲録，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俟而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二年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原校：一作「神陰鄉張留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

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贇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❶妣

❶「兼」，原脱，今據原校「一有『兼』字」及曾本補。按本集卷二十一歐陽脩所撰《程公神道碑銘》有「兼」字。

晉國夫人楚氏。

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❶原校：一作「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録》，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❷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争，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啟其大，力争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❸監軍入白，公笑遣

❶「掌書記」，按本集卷二十一《程公神道碑銘》暨《宋史》本傳均作「推官」。

❷「起居注」，原卷後校：「此下一有『二十卷』三字。」

❸「告其軍」，原卷後校：「一作『告某軍』。」

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静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争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

禁中大火，延兩宫，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宫人多所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❶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原校：一作「敢」。妄取。累遷吏部侍郎。

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原校：一

❶「直」，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有「一」字。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説，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

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禄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户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争治行宫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争，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

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虚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

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

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

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户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原校：一作「綽」。次適大理寺丞吴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原校：一作「校」。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

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謂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原校：一作「藩輔」。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原校：一作「愈」。遠彌長。

居士集卷第三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待制墓誌》「知建安縣」，建本、吉本同，而蜀本、衢本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朝佐按：《仁宗實録・杜杞傳》作「建陽」，今從之。

歐陽脩全集卷三十一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嘉祐二年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

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剋。原校：一作「刻」。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静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原校：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爲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

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

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

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户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産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原校：一作「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

惟公一人。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争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争，遂原校：一作「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争。」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

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慶曆之初，上猒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❶而小人權倖皆不悦，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内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内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争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

❶「遂」，原卷後校：「一作『乃』。」

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争銀瓮族，大戰黄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原校：一作「故」。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兖州。歲餘，乃致仕。

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産，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禄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❶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原校：一無此字。不足者歟？

曾祖太子少保原校：一作「師」。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吴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

❶「工書畫」，原卷後校注云：「蓋心畫之畫，一本以其用俗書畫字，遂削去。後有李端懿、蔡襄墓誌，皆云『工書畫』。」

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宫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事。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黄耇，喪予元老。寵禄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至和元年。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

其曾祖諱誼，贈光禄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

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

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原校：一無此字。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❶原校：一作「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

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朞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❷君歎息憂悲發憤，以原校：一無此字。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原校：一作「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原校：一作「龕」。澗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

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皇祐元年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

---

❶「聞」，衢本作「徇」。曾本校：「家本作『徇』。」

❷「時」，曾本作「一時」，且校云：「從家本添入『一』字。」

世爲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禄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原校：一無此字。官不得行其志，食其原校：一無此字。禄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爲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彦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爲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爲太子中舍。

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爲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

君享年九十有一，原校：一作「二」。康彊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脩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爲之原校：一本上四字作「子其爲吾銘之」。銘曰：

志之充，樂也原校：一作「乎」。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嘉祐元年。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

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❶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原校：一有「惜」字。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

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原校：一有「府」字。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❷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

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❸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禄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

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原校：一作「怠」。於久安，尤原校：一作「而」。困兵事。❹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盗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

❶「太子太師」，原卷後校：「此下一有『祁國公』三字。」
❷「文章」，原卷後校：「一作『文華』。」
❸「所好」，原卷後校：「一作『其好』。」
❹「尤」，衢本作「而」。

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原校：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

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❶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狎原校：一作「草」。書，❷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争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❸復原校：一作「二年後」。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

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盗，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原校：一有「今」字。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原校：一作「而」。此不爲。❹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毁終世以顛擠，❺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原校：一作「宜」。昭昭其永垂。❻

---

❶「水」，衡本作「木」。
❷「狎」，衢本、《宋文鑑》作「草」。
❸「年」下，曾本、李本有「後」字。
❹「兮」，衢本、《宋文鑑》、曾本作「而」。
❺「擠」，衡本作「隮」。
❻「不」，曾本校：「蘇本作『宜』。」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并序。嘉祐二年。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原校：一有「輒」字。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吕、星官、筭法、訓故、字音，❶原校：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篆隸、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

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原校：一無此字。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原校：一作「預」。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嘉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

❶「訓故字音」，衢本作「方言、訓詁、篆隸、八分」八字。曾本校云「家本、蘇本」異文同「原校」。

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户。

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原校：一有「祖」字。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

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説，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易傳》十篇，原校：一無此五字。其他原校：一作「所爲」。文章千有餘篇。❶

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盧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原校：一無此字。寘于法，餘悉不問，原校：一有「由是」二字。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筭緡，使得糴旁郡，而原校：一有「多」字。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原校：一

❶「其他」，衢本作「所爲」。曾本校：「蘇本作『所爲』。」

作「甚衆」。有司上其最，原校：一有「爲京東第一」五字。降詔書褒美。原校：一作「獎諭」。

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殁，而考其言，皆當世要原校：一作「大」。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宫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税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税，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原校：一作「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原校：一作「不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原校：一作「宋」。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❶

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原校：一無二字。一女，適太常博

❶「虞」，衢本作「宋」。曾本校：「家本作『宋』。」

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老朝廷，❶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兹歸藏，刻銘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祁公墓誌銘》，衢、閩、蜀本皆作「娶相里氏」，司馬公《記聞》亦然。惟羅氏并吉本以爲「李氏」，近歲吉州教授林仲熊遂入《纂誤》，非也。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階朝奉大夫」，惟羅氏本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久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道碑》作「怠於久安」。朝佐攷公集，「怠」、「迨」、「殆」三字似通用。《徐氏墓誌》「吾母不以愛殆我」，《穀城縣夫子廟記》「見者殆焉」，此亦以「怠」爲「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十年」，《祭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迨」爲「殆」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❶「老」，影元本、衡本作「考」。

歐陽脩全集卷三十二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三首❶

尚書户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并序。嘉祐四年。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

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

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瑶華宫，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❷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虚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原校：一有「其」字。後文應卒以恣横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

❶「三」，原作「七」，今據本卷實收墓誌數目改。

❷「宦」，原作「官」，今據影元本、衡本改。按《宋史》卷二百九十二《王堯臣傳》載，閻文應任内侍都知。

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

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

賦暴斂，甚者借内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税，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朞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原校：一有「又」字。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濰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濰，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群牧使，再遷給事中。

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絶絶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脩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

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

嘉祐元年三月，拜户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

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原校：一作「六十」。卷。❶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

曾祖諱化，某官，原校：一無「某官」二字，下同。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❷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原校：一作「鄭」。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

---

❶「五十」，衢本作「若干」。曾本校：「家本作『若干』，蘇本作『六十』。」

❷「封曹國」，原卷後校：「一無『封』字。」

葬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閟。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吴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捌伯户、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吴公，❶葬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吴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忖原校：一作「持」。度，❷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吴氏兄弟名聞天下。

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

❶「食實封捌伯户」下，衢本有「賜紫金魚袋」五字。
❷「忖」，衢本、曾本作「持」。

用，❶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户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脩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内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

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絶，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原校：一作「抑」。之。❷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爲冤，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

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争言豎子即可原校：一作「可即」。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❸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鋭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原校：一無

❶「才職兼茂、明於體用」，衢本、曾本、原卷後校之一本作「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❷「折」，曾本作「抑」。

❸「且」，曾本作「是」。

此字。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

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争，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争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争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争。」上顧原校：一作「多」。公直，❶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争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

州故多盜，❷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陜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

---

❶「上顧」，曾本作「上多」。原卷後續校：「一作『上稱』。」

❷「州」，原卷後續校：「一作『蔡』。」

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❶疾少間，❷原校：一作「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

自公罷去，上數爲大臣言吴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争麟州界，亟築栅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❸原校：一有「朝廷」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

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原校：一作「乙卯」。卒于位，❹原校：一有「以聞」二字。詔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吴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祕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彦，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禄寺丞任逸。

---

❶「留守司」，原卷後校：「一無『守』字。」
❷「間」，曾本校：「蘇本作『愈』。」
❸「之」下，曾本、李本有「朝廷」二字。
❹「十五日」，曾本作「乙卯」。

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吴公，有家于閩。自公皇考，❶卜兹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❷原校：一作「少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原校：一作「天」。廷，❸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原校：一作「去」。而思，❹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❺寵其秩禄。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潼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爲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黄金三百兩，贈

❶「公」，原作「我」，今據衡本改。
❷「尚少」，曾本校：「蘇本作『少時』。」
❸「于」，曾本校：「蘇本作『天』。」
❹「失」，曾本校：「蘇本作『去』。」
❺「本邦」，原卷後校：「一作『大邦』。」衢本、曾本作「大邦」。

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謚曰某。即以某年某月某日，❶葬于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先塋之次。

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子。❷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内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其榮，而樂道其德。

公爲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禄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户實封九百户。

公爲兒時，上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

❶「某年」，原卷後校：「一作『其年』。」

❷「許」，衡本作「謚」。按《宋史》卷四六四《李遵勗傳》作「謚」。

入宫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闕失，開説古今治亂，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既薨，得其遺藁之未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

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況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

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爲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鬬，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爲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爲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爲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

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

公享年四十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諲、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軍世逸。

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爵啟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間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寵渥名榮，原校：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三十三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并序。嘉祐二年。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劍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皋縣，所至民愛思之。

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榷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

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

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

曾祖諱稠，池州録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遜，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楊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

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

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

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禄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楊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

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毁，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閟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原校：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録，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

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

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鋭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❶而至言宫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而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識，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

❶「未嘗罪言者」，原卷後校：「五字上一有『雖』字。」
❷「開」，李本作「間」。

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内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章，❶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貎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廚傳，而前爲守者顧毁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毁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毁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

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説，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

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

❶「文章」，影元本、衡本作「文學」。

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賔，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仁宜壽兮奄以藏。❶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嘉祐六年。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絶。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原校：一作「謂」。曰：「兹坊所居大人誰邪？原校：一作「兹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原校：二字一作「共」。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原校：一作「子」。增原校：一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原校：一作「宣州陽城鎮雙歸山」。

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原校：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原校：一無此字。其家世頗原校：一有「皆」字。能詩，而從原校：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

❶「仁」，原脱，今據原卷後校「『宜』字上脱『仁』字」及《琬琰集》補。

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原校：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❶

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原校：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原校：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❷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原校：一作「風雅」。以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

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

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

❶「號詩人者」，原卷後校：「一作『號爲詩人』。」

❷「文」，原卷後校：「一作『詩』。」

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原校：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嘉祐六年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原校：一無此字。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弈、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

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

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税。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原校：一作「鼓」。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

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録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没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原校：一有「因」字。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

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某所。原校：一作「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原校：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

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原校：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❶先君數月卒。

❶「或」，衢本、影元本、衢本作「彧」。

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户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衮，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轑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原校：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三十四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并序。治平三年。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温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户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爲絳大族，簡肅公爲時名臣，君爲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原校：一作「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❶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税。會簡肅公夫人薨，葬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于許州之郾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

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爲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明年，蜀大饑，今韓丞相安

❶「右」，曾本校：「蘇本作『左』。」

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殍，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爲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爲政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爲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而其臨事如此。

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州司户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原校：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其女弟之夫歐陽脩爲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爲政鄉州兮，❶稱于長老。❷匱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并序。治平三年。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爲簡肅公。以公蔭，爲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爲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利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争事，坐停官。久之，復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

❶「鄉州」，原卷後續校：「一作『故州』。」

❷「于」，原卷後續校：「一作『於』。」

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而子弟多賢材。君爲人開爽明秀，幼爲簡肅公所愛，若己原校：一作「過其」。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爲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常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争皆公事，既廢，無懟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

曾祖贈太傅諱温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原校：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脩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爲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于名族。嗟吾得之兮，既哲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遐以趣。卒困于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治平二年。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

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

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原校：一作「忌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原校：一有「欲」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

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内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内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鋭。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

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説》、《中國

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原校：一有「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爲」十字。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

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没，妻子凍原校：一作「寒」。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原校：一無此字。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原校：一作「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原校：一有「亦云」二字。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原校：一作「趙郡蘇明允」。墓誌銘并序。治平四年。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原校：一無此二字。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

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户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户讀書，絶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説，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原校：一作「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❶

❶「志也慤」，原卷後續校：「一作『其志也慤』。」

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

初，脩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原校：一無此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

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1] 治平四年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

[1] 「誌」下，衡本有「銘」字。

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

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楊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原校：一有「出」字。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句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❶ 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

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群居笑語讙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

❶「兩浙路」，原卷後校：「一無『路』字。」

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❶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原校：一作「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原校：一作「遂」。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原校：一作「遂不行」。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原校：一作「祠」。于山川，❷即建言儲位久虚，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

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原校：一作「文」。災異之説。南京鴻慶宫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❸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宫。陰生於子，❹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

❶「俗」，原卷後校：「一作『化』。」

❷「于山」，原卷後校：「一作『於山』。」

❸「主」，原作「王」，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❹「子」，原卷後校：「當作『午』。」按《宋史》卷三一八《胡宿傳》作「午」。

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内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原校：一作「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❶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❷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

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原校：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獻之，曰：「變法，古人原校：一作「今」。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

❶「入金歲幾何」，原卷後校：「一作『歲入金幾何』。」

❷「或後」，曾本作「先後」。

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一路以禦虜，❶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

英宗即位，拜原校：一作「遷」。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原校：一作「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

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原校：一作「二」。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❷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原校：一作「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

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❸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𡨋，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

公累階光禄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四百户，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吴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遵

---

❶「一路」，影元本、衡本作「二路」。

❷「某日」，原卷後校：「一作『甲申』。」

❸「追封」，原卷後校：「一本惟曾祖妣用『追封』二字，祖妣、妣皆削去。」

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秘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脩，太常寺太祝；行脩，守祕書省校書郎；簡脩，試祕書省校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奕脩、慎脩、益脩。

公自原校：一無此字。爲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黄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原校：一有「一」字。卷。

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温温。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原校：一作「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原校：一作「多」。而愈信，原校：一作「篤」。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原校：一作「化」。宜國黄耇。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原校：一作「知名」。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三十五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墓誌三首碣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慶曆四年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❶爲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爲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綯、緫、紀、經、維、綬，綯早卒，緫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

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革，皆舉進士及第。

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慍色。及爲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

❶「三」，原卷後校：「一作『二』。」

即取其平生所爲文藁，悉焚之。

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没，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爲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熙寧元年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猒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群議，進退原校：一作「用」。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❶原校：一有「於是」二字。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

❶「避」，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衡本補。

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

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税之半。

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句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❶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别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内銓。御史吕景初、吴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

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原校：一作「於」。閩人，原校：一有「尤」字。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原校：一作「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産辦具而

❶「今」，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衡本補。

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

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原校：一有「發」字。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劃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

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

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原校：一作「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

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

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原校：一有「中」。傷人者，❶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原校：一又有「上」字。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公爲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

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祕書省正字，孫傳原校：一作「傅」。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匀，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原校：一作「闕」。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

❶「誤」下，曾本校：「蘇本有『中』字。」

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閭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熙寧二年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

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❷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

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

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原校：一有「古」字。）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

❶「問」，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衡本補。

❷「拆」，原作「坼」，今據衡本及《宋史》卷一六二《職官志》改。

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原校：一有「爲」字。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袷，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虚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而禮官前袷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袷，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

公既騾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原校：一無此字。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

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楊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

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

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説，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

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❶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原校：一有「久」字。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

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

❶「也」，原卷後校：「一作『耶』。」

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

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户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户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原校：一作「禮」。部尚書。公再娶論氏，❶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❷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録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

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胷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放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説，曰《傳》、曰《權衡》、曰《説例》、曰《文權》、原校：一無三字。曰《意林》，合四十一原校：一無此字。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放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原校：一作「葬公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争。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毁知莫能。維古聖賢

❶「論」，影元本、衡本作「倫」。

❷「定」，曾本校：「蘇本、家本一作『充』。」原卷後校：「『定國』，一作『充國』。」

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

并序。嘉祐三年。

君諱舉，字太沖，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思迥。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爲南唐，吳氏亦微不顯。

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爲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君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爲鄲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録事參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爲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于楊州，享年七十有六。

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晛，早卒；次曰中復，今爲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

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❶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

❶「不勝數」，原卷後校：「一作『不可勝數』。」

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爲君道者。❶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爲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脩曰：「此余職也。」乃爲之辭曰：

世逢屯兮，廉耻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吴君兮，凜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吴君兮，寓銘斯碣。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然而」，原卷後校：「此下一有『人』字。」

歐陽脩全集卷三十六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墓誌七首碣一首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慶曆五年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内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原校：一有「諾之」二字。未暇作，❶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原校：一作「八」。年而卒。❷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原校：一作「處之怡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原校：一作「至」。豐侈，❸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原校：「怡」，一作「從容」。以和。❹吾窮於世久矣，❺原校：一有「不惟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

❶「予」下，曾本校：「蘇本有『諾之』二字。」
❷「七」，曾本校：「蘇本作『八』。」
❸「及」，曾本校：「蘇本作『至』。」
❹「怡」，曾本校：「蘇本作『從容』。」
❺「矣」下，曾本校：「蘇本有『不惟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

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户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搉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吴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悦，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原校：一作「得」。焉，故合者尤寡。❶原校：一無此十七字。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❷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❸原校：一作「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没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殁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

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原校：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原校：一作「歸」。土兮，❹魂氣則原校：一作「升」。天。❺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❶「豈其屈己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十七字，《宋文鑑》、曾本無。
❷「居貧」，原卷後校：「一作『吾貧』。」
❸「此類」，《宋文鑑》作「類此」。
❹「雖」，《宋文鑑》作「歸」。
❺「則」，《宋文鑑》作「升」。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慶曆五年。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吴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

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静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其復能生？」因欲投水火，原校：一無「火」字。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紉縫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毁得疾，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尚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

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原校：一作「殆」。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外内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于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内，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❶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原校：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達

❶「詩」，衡本作「誌」。

於當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二十八字。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没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爲婦爲母，勤孝勞劬。有女昔襁，今婉其裾。子綬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疎。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❶歸魂東吴。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 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原校：一無此字。長沙縣原校：一有「太」字。君原校：一有「曰」字。胡氏。胡氏世爲某原校：一作「世某郡某縣」。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爲融州司理參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原校：一作「兩」。縣令以卒。❷夫人之爲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内外之宗姻。生子原校：一無此字。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原校：一無此四字。大年今爲鄭州原武縣令，大有秘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弈。夫人之爲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原校：一無此字。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爲婦爲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禄。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原校：一有「太」字。君。嗚呼！原校：一有「夫人」二字。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以原校：一無此二字。某年

❶「千里」，原卷後校：「一作『萬里』。」

❷「鳳州」，原卷後校：「二字上一有『又爲』二字。」

某月日卒，❶葬于某州某縣某鄉。夫人原校：一無此二字。以某年某月某日，原校：一有「奉夫人之喪」。合葬于中舍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原校：一作「于」。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慶曆八年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爲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爲王氏婦，原校：一有「以事父母者」五字。逮原校：一無此字。事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誡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誡其諸女曰：「爲人婦者當如此。」其爲母也，有三男三女。❷及其老也，鼎，爲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❸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于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

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偏書。原校：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爲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爲母之方；書其子

❶「日」上，衡本有「某」字。

❷「三女」，影元本作「二女」。

❸「于仲」，原卷後校：「一作『平仲』。」

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没，原校：一有「者」字。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并序。嘉祐元年。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

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内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

嶺。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

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女，爲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湑，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渢，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脩。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嘉祐元年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句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州，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

謝氏世爲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予俱官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景温方爲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爲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穎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爲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爲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後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温、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景温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

嗚呼！予始銘賓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殆見謝氏更一世矣。其爲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

太常丞致仕吴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原校：二字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吴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

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吴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内事無所助」；而吴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内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吴氏之内事，惟吾

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

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原校：一有「對策」二字。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原校：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禄，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原校：一有「雖然」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吴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吴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原校：一有「以書來乞銘」五字。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强。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原校：一作「已」。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治平四年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爲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爲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己，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

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

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于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匶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

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爲時名臣，自爲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爲其親之養。而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

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于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珎奇以爲娱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

方夫人之盛時，凡爲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爲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爲恨。蓋不知夫有諸己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

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奭，福州司户參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

也。於是端明君之友人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祔其母夫人盧氏于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固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三十七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嘉祐五年

惟遂昭裕公宗顔，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内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

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爲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説，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裸玉》詩，爲諸皇子第一，❶上尤嘉賞，賜繒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勑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内率府

---

❶「諸皇子」下，原卷後校云「疑」。

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内殿承制、閤門祇候郭士選；次原校：一作「其」。二原校：一有「亦」字。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嘉祐五年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内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爲道士。惟侯學知爲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孫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1]

嘉祐五年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吴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浮屠説。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爲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天子悲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篋，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戩，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

[1]「皇從孫」，原作「皇從姪」。按：此墓誌銘作於仁宗嘉祐五年，墓主博平侯世融爲「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吴懿王之曾孫」，據《宋史》卷二一五《宗室世系一》、卷二四四《宗室一》，吴懿王即燕王德昭，則世融當爲仁宗之皇從孫，今據改。下《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同此。

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嘉祐五年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户。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户。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户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静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吴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静，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嘉祐五年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

恩，轉上輕車都尉，❶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爲人明敏好學，能爲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❷嘉祐五年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吴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爲最幼，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爲文，孝悌以爲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韞。

---

❶「都尉」，原無，「車」下原校：「一有『都尉』二字。」今據補。

❷「皇從孫」，原作「皇從姪」，今據《宋史》及本文内所云世系改。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嘉祐五年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爲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原校：題目作「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閟此幽宫。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

夫人姓賈氏。曾祖延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❶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室。❷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

❶「祖」，原卷後校：「闕其名。」

❷「于此室」，李本作「同于此室」，衡本作「于此幽室」。

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静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爲臨汝侯原校：諸本有「公」字。之配。❶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毁。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爲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顔；次早亡；次以疾廢，爲比丘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禕、世緫、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駰、令晃，原校：一作「冕」。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原校：一作「纘」。令課、令浮、令收、令僉，❷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勳，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

❶「侯」，衢本作「公」。

❷「令績」，衢本作「令纘」。

之曾孫，横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原校：一作「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❶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内殿承制王説，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勳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内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閟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内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❷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

❶「左」，按本卷《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作「右」。

❷「子男十人」，原卷後校：「今止書九人，『世庸』注一作『世膺』」，恐（世膺）在十人之數。

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濈、世庸，原校：一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公之墓。銘曰：

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爲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

四以選爲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貜、令烜，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并序。嘉祐五年。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昭晦，原校：一作「誨」。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之説。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内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内，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内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夫人爲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

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賽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護，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賽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殁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

并序。嘉祐五年。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爲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内率府率令儇。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國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欑京城之僧寺，遇葬尊屬，乃啟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兄濮安懿王，以向傳式爲護葬使，於是分命近屬宗懿隨護，三祖下宗室宗婦，同時祔于西京及汝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内制集》，今從其舊，不敢易。

歐陽脩全集卷三十八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户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寶元二年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❶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説，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

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兖州。太守原校：諸本作「原」。王臻治政嚴急，❷喜以察盡原校：一作「盡察」。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冤。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税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逃，❸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

---

❶「已有」，原卷後校：「一作『已能有』。」

❷「太守」，衢本作「太原」。

❸「逃」上，曾本、衡本有「所」字。

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天禧三年，❶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

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内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户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原校：一無此字。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

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原校：讀本作「碩」，疑「頃」字訛。又

❶「三」，衢本、影元本、衡本作「二」。

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户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

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内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户。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宫中。

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内侍省得三司小吏，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説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

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户五百爲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内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原校：一無此字。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争之不能得。宜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

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公宫爲后。公争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

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❶ 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擾。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

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求解職，❷不許。明年，遂罷，以户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潁之吏民見寀，原校：一有「號」字。泣原校：一有「拜」字。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原校：一有「所薦」二字。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

公爲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爲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寶元二年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

❶「患」，原脱，今據衢本、曾本、影元本、衡本補。
❷「求」，原脱，今據「表」下原校「一有『求』字」補。

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❶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

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粮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鹽最遷大理寺丞，❷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榷貨務，遷太常寺，❸知鼎州。州雜蠻蜑，❹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

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酇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

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荊湖南路。荊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況蠻亦人乎。」乃召

---

❶「凡主簿」三字，原脱，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補。
❷「鹽」，衡本作「監」。
❸「寺」，衢本、影元本、衡本作「丞」。
❹「蜑」，原作「言」，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❶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

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于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吾乃代汝父兄教也。」❷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

君少孤，事其母兄，❸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

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反全（原校：一作「金」，一作「潘」。）惟岳當從，❹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

曆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吴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栅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

❶「事」，原脱，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補。
❷「吾乃」，衢本、影元本、衡本作「乃吾」。
❸「兄」上，原有「曰」字，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删。
❹「全」，衢本作「金」。又卷後校：「恕本作『金』。」

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

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三十九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景祐三年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原校：一有「暇其勞」三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

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1]見

[1] 「聘」，衢本作「騁」。

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❶

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景祐三年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原校：一無此字。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鱅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原校：一作「以」。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原校：一無此字。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

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栅，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敕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華。

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有於某有舊，❷且

❶「知」，衡本作「善」。
❷「有於」，衡本、影元本、衡本作「與」。

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

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之往往不得代，❶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争，原校：一作「少盜事静」。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❷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原校：一作「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景祐四年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❸始平蜀。❹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

❶「之」，衢本、影元本、衡本作「者」。

❷「壁」，原作「璧」，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❸「改元」，曾本作「中元」，且校云：「吉本作『改元』。今按宋太祖三改元，曰建隆，曰乾德，曰開寶，而以乾德三年平蜀，故曰『中元三年』，當從家本。」按：宋太祖年號始稱建隆，若視乾德爲改元，則乾德三年云「改元之三年」亦通。

❹「始平蜀」，原卷後校：「石本無『始』字。」

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❶

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❷傾折回直，捍怒鬭激，❸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没不見蹤迹。故凡原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❹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❺

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❻且誌夫天下之大險，❼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❽夷陵固爲下州，❾廪與俸皆薄，❿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⓫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⓬自公之來，歲數大豐，⓭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

❶「于」，原卷後校：「石本作『千』。」
❷「合蜀」至「荆江」，原卷後校：「《宋文粹》云『合蜀衆水歷三峽爲别江，峽山之險，與江相傾』。」
❸「捍」，原卷後校：「石本作『悍』。」
❹「舟人至此」，原卷後校：「一作『舟人之至此』。」
❺「更生」，原卷後校：「石本此字下有『朝奉郎』三字。」
❻「之停留也」，原卷後校：「石本作『弭櫂之地』。」
❼「誌」，原卷後校：「石本作『識』。」
❽「喜幸」，原卷後校：「石本此字下有『也』字。」
❾「固」，原卷後校：「石本無『固』字。」又校：「固，一作『舊』。」
❿「廪與俸」，原卷後校：「一作『守之廪俸』。」
⓫「朱」，原卷後校：「一作『獨』。」
⓬「愷悌」，原卷後校：「石本作『豈弟』。」
⓭「數大豐」，原卷後校：「一作『頻大登』。」

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慶曆二年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宫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説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焉。❶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原校：一作「篋」。以市工材，❷悉復宫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説皆然，乃爲之記。

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❸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説，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説相盭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説而一之。至其好大宫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净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原校：一無此字。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摇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

❶「帛」，影元本、衡本作「白」。
❷「笈」，衡本作「篋」。
❸「徒」，原作「徙」，今據衡本、影元本、衡本改。

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脩記。

畫舫齋記 慶曆二年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❶山石巉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

《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❷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❸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原校：二字一作「或」。叫號神明以脱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❹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原校：一無此二字。飽廪食而安署居。追原校：一作「遐」。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原校：一有「白黿」二字。之出没，❺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

❶「如」，原作「加」，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❷「之」，原卷後校：「一作『焉』。」
❸「巴」，原作「邑」，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❹「惠」，原作「會」，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❺「鼉」下，衡本校：「一有『魚龍』二字。」

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原校：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❶一日而原校：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原校：一作「誠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原校：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舫者宴禧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

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原校：一無此字。置于壁。❷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慶曆三年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争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以讒不見信，❸原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❹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

❶「枕」下，原衍一「上」字，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删。
❷「壁」，原作「璧」，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❸「以」上，衢本、影元本、衡本有「多」字。
❹「纔」，原作「讒」，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

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録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

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原校：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

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原校：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

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原校：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原校：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❶寶元元年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没，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原校：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顔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没，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

❶「廟」下，衡本有「碑」字。

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而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❶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❷原校：一無此四字。

大宋之興，❸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原校：一作「尊」。儒術，❹以文太平之功。❺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原校：一有「之」字。意，❻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❼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原校：一作「后」。考制度，❽原校：一作「圖記」。爲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原

❶「怠」，衢本、《宋文鑑》作「殆」。

❷「可勝歎哉」，衢本、《宋文鑑》無此四字，下文接「非師古好學者」至「與其邑人行事」一段。

❸「大宋之興」，原卷後校「一作『宋興』」，《宋文鑑》作「宋興」。

❹「崇」，衢本、《宋文鑑》作「尊」。

❺「太平之功」，原卷後校：「一無『之功』二字。」

❻「意」上，衢本、《宋文鑑》有「之」字。

❼「其」，原卷後校：「一作『是』。」

❽「制度」，衢本、《宋文鑑》作「圖記」。

校：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原校：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載于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❶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❷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❸

吉州學記 慶曆四年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材。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

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❹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❺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

❶「載」，衢本、《宋文鑑》作「遵」。
❷「責」，曾本作「急」。
❸「有志之士矣」，原卷後校：「此下一有『寶元元年廬陵歐陽脩記』十字。」
❹「西北」，原卷後校：「石本作『西南』。」
❺「事」，原卷後校：「石本此字下有『殿中丞』三字。」

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❶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

予世家于吉，❷而原校：一無此字。濫官于朝，原校：一有「廷」字。進不能贊揚原校：一有「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原校：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窮親於教化也，❹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原校：一作「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❺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❻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

❶「而人不」，原卷後校：「石本無『人』字，下句『而人不以爲侈』，亦無『人』字。」

❷「于」，原卷後校：「石本作『於』。」

❸「其」，原卷後校：「石本作『而』。」「漸」，原卷後校：「石本此字下有『故』字。」則「故」當屬下讀。

❹「窮」，衢本、影元本、衡本作「躬」。

❺「婚」，原卷後校：「石本作『昏』。」

❻「長幼」，原卷後校：「石本作『幼長』。」

豐樂亭記 慶曆六年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原校：一作「城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❶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原校：一無此字。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原校：一作「還」，一有「於」字。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❷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原校：一作「按其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❸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爭，原校：一有「而」字。所在原校：一有「自」字。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原校：一作「覆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

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原校：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

---

❶「而」，原作「有」，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❷「戈」，原作「弋」，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❸「欲求」，原卷後校：「一無『欲』字。」「之所」，原卷後校：「一作『之處』。」

喬木，風霜冰雪，❶刻露清秀，四時之景原校：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❷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❸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慶曆□年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讓泉也。❹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原校：一無此字。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原校：一作「涸」，一作「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❺前者

❶「冰」，原作「水」，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❷「道」，原卷後校：「此上一有『而』字。」

❸「以」，原卷後校：「一作『而』。」「與」，原作「輿」，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❹「讓」，《宋文鑑》、衡本作「釀」。

❺「者」，原作「也」，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絶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原校：一作「泉洌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❶非絲非竹，射者中，❷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❸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觀使爲宮使，亦以此。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年《宋文粹》本校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校承平時閩本，往往異辭。疑是初稿先已傳布，今録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❶「宴酣」，原卷後校：「一作『宴適』」。

❷「射」上，原衍「之」字，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刪。

❸「而」，原脱，今據「不」上原校「碑有『而』字」補。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　居士集卷第四十

記八首

菱谿石記慶曆六年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原校：一作「黄」。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❶曰此谿是也。揚行密有原校：一作「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

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❷金，僞原校：一作「爲」。吴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原校：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原校：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原校：一作「氓」。尚有居谿旁者。

予感夫人物之廢興，原校：一無此字。惜

❶ 原卷後校：「一無『州』字。」

❷ 「即」，原卷後校：「一作『乃』。」

其可愛而（原校：一有「反」字。）棄也，乃以二牛曳置幽谷，❶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

夫物之奇者，棄没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原校：一作「勇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没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原校：一無此二字。）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原校：一作「聞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原校：一作「園亭」。）記 慶曆八年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❷許君爲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原校：一無此字。）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

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

❶「二」，衢本、影元本、衡本作「三」。

❷「某堂」，原作「其堂」，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原校：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

嗚呼！❶予見許氏孝悌原校：一有「者」字。著于三原校：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原校：一作「覩」。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原校：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原校：一無此字。愈篤，則原校：一作「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騈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皇祐三年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

❶「嗚」，原作「鳴」，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下「嗚」字同。

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❶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原校：一作「超而」。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❷芙渠芰荷之的歷，❸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❹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原校：一作「上下」。其寬閑深靚可以荅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原校：一作「堰」。也。❺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❻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原校：一作「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

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先後，❼使上下給足，而東南

❶「監軍」，原卷後校：「石本作『鹽軍』。」
❷「闢」，原作「閣」，今據衢本、影元年、衡本改。
❸「芙渠」，原卷後校：「一作『芙蕖』。」
❹「甍」，原作「薨」，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❺「塹」，原卷後校：「石本作『壍』。」
❻「其大」，原作「大其」，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❼「先後」，衢本、影元本、衡本作「後先」。

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嘉祐三年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❶原校：一無此五字。或曰浮巢山，❷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説。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説。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録，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❸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

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原校：一無此字。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❹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❺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

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

❶「浮闍山」，原卷後校：「石本無『山』字。」
❷「浮巢」下，原有「二」字，今據原校「一無此字」刪。
❸「石」，原脱，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補。
❹「泉」，原脱，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補。
❺「問於」，原卷後校：「石本無『於』字。」

之樂也。至於蔭長松，籍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❶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

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原校：一作「奇」。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四年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❷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❸以爲杭人之榮。❹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

夫舉天下之至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

❶「而」，原卷後校：「一作『之』。」衢本作「之」。

❷「梅公」下，影元本注云：「名摯，字公儀。」

❸「名之」句下，影元本注云：「仁宗賜詩《寵行》首句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

❹「以爲」，原作「爲以」，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娱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

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娱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❶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原校：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❷故喜占形勝，治亭原校：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娱。

然後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

❶「愴」，原作「慘」，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❷「又有」，原卷後校：「一作『必有』。」

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晝錦堂記 治平二年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原校：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原校：一有「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1]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2]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原校：一作「旆」。不足爲公榮，[3]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

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

---

❶「聞」，原作「間」，今據衢本、《宋文鑑》、曾本、影元本、衡本改。

❷「而」，原脱，今據衢本、《宋文鑑》、曾本、影元本、衡本補。

❸「則」，原作「作」，今據衢本、《宋文鑑》、曾本、影元本、衡本改。

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❶原校：一作「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❷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❸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原校：一作「帛」。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群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❹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❺原校：一作「善」。使得與群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群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

❶「氣」，曾本作「色」。
❷「被」，原作「彼」，今據衢本、《宋文鑑》、曾本、影元本、衡本改。
❸「子履」下，影元本注云：「陸經，字子履。」
❹「江湖之上」，原卷後校：「四字上一有『於』字。」
❺「育」，原作「有」，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

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❶必賜書之所在也。原校：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脩謹記」。

峴山亭記原校：一本題上有「史光禄修」。熙寧三年。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吴以兵争，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吴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原校：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❷原校：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❸然原校：一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余原校：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

❶「屬」，李本作「燭」。
❷「功」，衢本作「力」。曾本校：「家本作『力』。」
❸「爲」，原作「謂」，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❶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

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禄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原校：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原校：一作「曰」。光禄堂，又爲欲記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

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没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原校：一有「則」字。皆不復道。原校：一有「也」字。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居士集卷第四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爲無」，原作「無爲」，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一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慶曆三年

校書郎章君，原校：一作「望之」。嘗原校：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原校：一無二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❶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原校：一作「皆有以爲民表」。也。故紘綖原校：一作「纓旒」。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原校：一作「設色」。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温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手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内，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原校：一作「民弗尊也已」。

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原校：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

❶「之」下，原衍一「自」字，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删。

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❶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原校：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原校：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吴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于原校：二字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原校：一作「輒」。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❷天下繫其原校：一作「以爲」。安危，如唐之裴丞相原校：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没，原校：一作「死」。其事已久，原校：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原校：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原校：一作「後」。聖莫敢過之原校：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❸

傳曰：「其在原校：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原校：三字一作「遠」字。者。」原校：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❹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原校：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絜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内，以發乎原校：一作「爲」。文辭，則又辨博放原校：一作「宏」。肆而無涯。❺原校：一作「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原校：一無此十三字。是固原校：一無此字。能識夫原校：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原校：「何字一作「信可」。以勖焉，第原校：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説，原校：一作「彊爲之言」。以塞請。慶

❶「著于」，原卷于後校：「一作『著乎』。」
❷「將相」，原卷後校：「此下一有『而』字。」
❸「表」，原卷後校：「此下一有『者』字。」
❹「君」下，原卷後校：「一有『之來也』三字。」
❺「辨」，衡本、影元本、衡本作「辯」。

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慶曆二年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❶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❷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浮屠原校：二字一作「僧」。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❸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娱，當其極飲大醉，原校：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原校：一作「之」。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原校：一作「若」。夫！❹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

夫曼卿詩辭清絶，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

---

❶「有」，原作「而」，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❷「吾」，原作「其」，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❸「祕演」，原卷後校：「一無『祕』字，下同。」

❹「嗟」，衢本、《宋文鑑》作「若」，則「若夫」與下連讀。

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❶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釋惟儼文集序 慶曆元年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原校：一作「二」。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原校：一作「得待」。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

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户十五年。❷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原校：一作「有」。卓卓著原校：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絶寵辱，遺世俗，❸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

❶「江濤」，原卷後校：「一作『濤江』。」
❷「其户」，原卷後校：「一無『其』字。」
❸「世俗」，原卷後校：「一作『世事』。」

貴而無爲哉？❶ 醉則原校：一作「嘗或」。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爲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原校：四字一作「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猒，惟惜其將老也已！❷

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之其終。❸ 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原校：一作「顯」。於此時。❹ 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❺ 可以見其志矣。

廬陵歐陽永叔敘。

詩譜補亡後序 熙寧三年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没，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❻ 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原校：一作「於」。今者豈原校：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

❶ 「尚」，原作「苟」，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❷ 「惟」，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無此字。

❸ 下「之」字，《宋文鑑》、影元本、衡本無此字。

❹ 「此」，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無此字。

❺ 「文章」，原卷後校：「一作『文辭』。」

❻ 「焚棄」，原卷後校：「一無『棄』字。」

脱之經，❶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❷不見先儒中間之説，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捂，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原校：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原校：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説不止於箋、傳，而恨已原校：一作「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偏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原校：一作「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

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❸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

❶「徒」，原作「徙」，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❷「聖」下，原卷後校：「此下一有『人』字。」
❸「次比」，原卷後校：「一作『次第』。」衢本「比」作「皆」，當屬下讀。

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❶《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删《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❷此今《詩》次比也。

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説，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説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説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原校：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原校：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原校：一有「矣」字。

集古録目序❸ 嘉祐七年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❹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

❶「此」，原脱，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補。
❷「黜」，原作「點」，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❸「集古録目序」，衢本題作「集古録自序」，《宋文鑑》題作「集古目録序」。
❹「彊」，原作「疆」，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粮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

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❶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録》。以謂轉原校：一作「傳」。寫失真，❷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

❶ 「不」下，原有「知」字，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删。

❷ 「轉」，衢本、《宋文鑑》作「傳」。

多聞。

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廬陵歐陽脩序。❶

蘇氏文集序 皇祐三年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録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没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見收而寶之于後世者。❷雖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原校：一本作「困」。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原校：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原校：一無此字。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宴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❸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

❶「陽」，原脱，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補。

❷「見」，衢本、影元本、衡本作「有」。

❸「矣」下，原卷後校：「此下一有『其』字。」

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出，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原校：一無此字。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❶

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詞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原校：一無此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❷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壯貌奇偉，❸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❹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原校：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

---

❶ 「宜與」，原卷後校：「一作『宜爲』。」

❷ 「其」，原脱，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補。

❸ 「奇」，原作「其」，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❹ 「而人」，原卷後校：「一作『而世』。」

出。自老子猒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説，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説最近於聖人而然也。

滎陽鄭昊，❶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❷輔原校：一有「之」字。以彊力之志，❸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滎陽」，原作「榮陽」，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❷「淳」，原脱，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補。
❸「彊」，原作「疆」，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二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序九首

韻總序

倕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❶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原校：一作「禍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殫焉。❷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别，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

洛僧鑒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

❶「奚仲」下，原衍「公」字，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删。

❷「辨」，衢本、影元本、衡本作「辯」。

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❶ 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原校：一有「者」字。之於髮，績原校：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黄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原校：一作「聿」。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原校：一有「聿」字。而正焉。鑒原校：一無此字。聿之書原校：一作「韻」。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寘原校：一作「送楊二赴劍浦」。序 慶曆七年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原校：一本有「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❷ 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

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❶「辯」，衢本作「辨」。

❷「平」下，原衍一「平」字，今據影元本、衢本删。删此「平」字，則與「四十五字」數合。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原校：一作「思」，一作「深」。《詩》之怨刺無以異。❶ 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原校：一有「是不可以不學也」七字。

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説》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原校：一無此三字，而有「説以贈其行。挈道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慶曆二年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❷原校：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於有司。❸ 有司斂群材，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絫黍不中尺度，❹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原校：一作「咨嗟而」。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原校：一作「奈何其不中也」。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原校：一作「士」。亦不以責

❶「患」，衢本作「思」。曾本校：「家本作『思』。」
❷「南豐」，衢本作「南昌」。曾本校：「家本作『南昌』。」
❸「與其」，原卷後校：「一無『其』字。」
❹「黍」，原爲空格，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補。

有司，❶皆曰：「其不中，法也。」原校：一作「其如不中法何」。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❷原校：一作「守」。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原校：一作「失多於所得」。嗚呼！原校：二字一作「噫」。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原校：一無此字。小者亦可以中原校：一作「就」。尺度，而有司原校：一有「遽」字。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原校：一有「益」字。堅其守。予初駭原校：一作「驚」。其文，原校：一有「既」字。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

曾生槖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❸然曾生亦不以干也。原校：一作「而生亦不一往干之」。予豈敢原校：一作「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原校：四字一作「士大夫既莫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原校：一有「曾」字。生者可以弔有司，原校：一有「之失」二字。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景祐四年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❹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❺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

---

❶「人」，曾本校：「蘇本作『士』。」

❷「手」，曾本校：「蘇本作『守』。」

❸「京師之人」，原卷後校：「四字一作『士大夫』。」

❹「十三四」，原卷後校：「一作『十四五』。」

❺「其在」，原卷後校：「一作『其存』。」

地。原校：一本注云「往時忠、萬、夔、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爲蜀所侵」。❶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原校：一作「及」。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❷何其偉歟！原校：一作「哉」。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原校：一作「破」。金陵，功最多，於時原校：一作「最有功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❸田氏功書史官，❹祿世于家，❺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原校：一作「天下既平久矣」。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❻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

文初辭業通敏，❼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原校：一作「自荆南而西將」。拜其親於萬州，維原校：一作「繫」。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原校：一作「望山川」。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原校：一有「留」字。數日乃去。原校：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原校：一有「之」字。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❽險怪奇絕，乃原校：一作「直」。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❾今之所經，❿皆王師嚮所用武處，原校：一作「今文初

---

❶「爲蜀所侵」，原卷後校：「四字一作『入於蜀』。」
❷「如一郡縣吏」，原卷後校：「一作『若取一郡縣吏』。」
❸「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原卷後校：「一作『最有功故當時語名將者稱田氏』。」
❹「功」，原作「攻」，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❺「于家」，原卷後校：「一作『其家』。」
❻「反衣」，原卷後校：「一作『反以』。」
❼「通敏」，原卷後校：「一作『精敏』。」
❽「峽」下，原卷後校：「此下一有『其』字。」
❾「以取」，原卷後校：「一作『而取』。」
❿「所」下，原衍「謂」字，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删。

所歷，皆鄉時王師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景祐四年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❶以善歌詩知名。原校：一作「以好古能文知名於時」。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原校：一無此字。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原校：一作「知名」。於人者，繄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原校：一作「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

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原校：一作「切」。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録於仲尼而列之《國風》。原校：一有「使」字。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没矣。❷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原校：一作「三」。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❶「甲科」，原作「科甲」，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❷「泯没」下，原卷後校：「此下一有『必』字。」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慶曆二年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❶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禄之勸，❷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原校：一無二字。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❸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僞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❹原校：一作「漸」。至於爵禄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❺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原校：二字一作「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

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原校：一有「困」字。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爲善士，原校：一無此字。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原校：一有「焉」字。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

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

---

❶「而」，曾本校：「蘇本作『書』。」

❷「禄」，原作「福」，且於卷後校云「一作『禄』」；衢本、衡本作「禄」，今據改。

❸「豈必」，原卷後校：「一作『豈皆必』。」

❹「而忘」，原卷後校：「一作『而亡』。」

❺「又失」，原卷後校：「一作『久失』。」

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爲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原校：一有「以」字。周於生，而生尤好原校：一有「學」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原校：一作「終」。窮也哉？❶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年三月十九日序。❷

送王陶序原校：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原校：「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剥，其卦五，皆陰剥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❸原校：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原校：一本畫卦。五爲夬。原校：一本畫卦。大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原校：一作

❶「必」，曾本校：「蘇本作『終』。」
❷「三月」，原卷後校：「一作『五月』。」
❸「卦」下，曾本有「也」字。

「以壯而」。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❶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❷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説，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❸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❹有漸而不失其時，原校：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説、以和而濟之，❺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

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原校：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❻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原校：一無此字。自原校：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説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原校：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原校：一作「著于」。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❼未始施之

❶「五陽而一陰」，原卷後校：「一作『一陰而五陽』。」
❷「直可決之」，原卷後校：「一作『則可直決之』。」
❸「大」，原卷後校：「一作『泰』。」
❹「用其剛」，原卷後校：「一無『其』字。」
❺「以正以禮以説以和」，原卷後校：「《宋文粹》作『以禮以正以和以説』。」
❻「而」，原卷後校：「一作『之』。」
❼「君之力學」，原卷後校：「四字上一有『若』字。」

於事也，❶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原校：一有「脩述」。

孫子後序 原校：一作「書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原校：一有「至二十餘家」五字。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説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❷故或膠其説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説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吕、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吴、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公每坐計數勝敗，❸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吴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❹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吴、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

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

❶「施之」，原卷後校：「一無『之』字。」
❷「其」，原作「有」，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❸「公」，原脱，今據原校「一有『公』字」補。又衢本、影元本、衡本無「數」字。
❹「彊」，原作「疆」，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原校：一作「排」。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汩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原校：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慶曆二年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原校：一有「之」字。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❶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

❶「見」上，原衍「有」字，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删。

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原校：一作「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吴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三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序八首❶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皇祐元年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毁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❷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原校：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原校：一有「且」字。猶以是爲相戒懼，❸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

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原校：一無此字。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

❶「八」，原作「七」，今據本卷所收序文數目改。

❷「其中」，原作「中其」，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❸原卷後校：「一無『爲』字。」

出其原校：一作「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於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原校：一作「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

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

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猒也。❶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至和元年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原校：一作「逾」。遠而彌存也。❷其所以爲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之。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者可也。❸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

❶「久處」，原卷後校：「一作『久遊』。」
❷正文及原校中兩「逾」字，疑其一當作「愈」。
❸「言者」，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衢本作「言」。

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❶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原校：一作「以」。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原校：一作「其」。言乎？

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原校：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❷原校：一作「其遲速雖異」。而原校：一作「然」。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原校：一無此字。者，皆可悲也。

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原校：一有「而」字。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推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至和二年

自孔子歿而原校：一無此字。周原校：一有「益」字。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絶。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

❶「飢」，原作「饑」，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❷「有速」，原作「而速」，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説之亂經也，屢爲説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❶欲奪衆人之所信，原校：一作「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

余以謂自孔子没，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説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説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説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原校：二字一作「以」。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原校：一有「也」字。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原校：一作「載」。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原校：一作「今之世矣」。

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❷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原校：一有「矣」字。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原校：一作「載」。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原校：一有「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原校：一有「有」字。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

❶「千歲」，原卷後校：「一作『數千載』。」
❷「也」上，原有「者」字，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删。

合。余嘉與脩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舘修撰歐陽脩序。

外制集序 原校：一作「慶曆制草」。慶曆五年。

慶曆三年春，丞相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原校：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

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❶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勑

❶「拜」下，原衍「又」字，今據衢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删。按：若不删「又」字，則當與其上之「拜」字互乙，作「又拜」，亦可通。

❷「諫職」，原卷後校：「一作『諫院』。」

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敕，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❶而除目所下，❷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❸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

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原校：一作「而」。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❹於是録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爆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❺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集序 嘉祐二年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絶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群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

❶「文書」，原作「文章」，今據衢本、宋刻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❷「目」，原作「日」，今據衢本、宋刻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❸「盡導」，原卷後校：「一作『盡道』。」

❹「豈」，原脱，今據衢本、宋刻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補。

❺「所作」，原作「作所」，今據衢本、宋刻本、《宋文鑑》、影元本、衡本改。

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❶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

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❷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録之，得一百七十三篇，❸以傳於六家。

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嚱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内制集序 嘉祐六年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原校一作「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説；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原校：一作「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

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

❶「詼」，原作「談」，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❷「俚」，原作「狸」，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❸「三篇」，原卷後校：「一作『二篇』。」

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内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

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原校：一作「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❶慎所傳以惑世也。

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説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説，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

❶「闕」，原作「闋」，今據影元本、四庫本、衡本改。

孔子既没，異端之説復興，❶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絶。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絶之際，奇書異説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説，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説，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

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黄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説，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❷何其繆哉！

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❶「興」，原作「與」，今據影元本、四庫本、衡本改。

❷「十四世」，原卷後校：「『四』當作『六』，《後序》可證。」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説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説，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四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序六首 傳一首附

思潁詩後序 治平三年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産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原校：一無此字。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潁之念未嘗原校：一有「一日」二字。少忘于心，原校：一無此二字。而意原校：一作「心」。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

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潁，蓋將謀原校：一有「葺弊廬以」四字。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於潁者非一日也。不類勦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録序 治平四年

《歸田録》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録者，録之以備閑居之覽也。

有聞而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狥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❶以受侮于群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鰐黿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脱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❷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❸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原校：十一字一作「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録乎？」

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熙寧元年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

❶ 「怨嫉」，原卷後校：「一作『怨恨』。」
❷ 「效」上，原衍「蛟」字，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删。
❸ 「無所」，原卷後校：「一作『無可』。」

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❶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

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

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❷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❸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潁詩序 熙寧三年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

❶「至於」，原作「至」；「悔」，原作「侮」，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

❷「莘」，原作「華」，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改。按：孫莘老即孫覺。

❸「行」下，原有「其」字，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删。

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潁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兹又莫大之幸焉。

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潁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熙寧三年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

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

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❶

薛簡肅公文集序 熙寧四年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

❶「士」下，原衍「集」字，今據衢本、影元本、衡本删。

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原校：一無此字。兩得，況其下者乎。

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

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熙寧三年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

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❶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❷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原校：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❸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

❶「曰吾家」，原卷後校：「三字上一有『對』字。」
❷「五一」下，衢本、影元本、衡本有「爾」字。
❸「所誚」，原卷後校：「一作『所謂』。」

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❶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原校：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❷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

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原校：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❸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禄，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聊以」，原卷後校：「一作『所以』。」

❷「偕」，衡本作「皆」。

❸「無稱」，原卷後校：「一作『無補』。」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五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康定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

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後訓養精鋭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

滅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鋭；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鋭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

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内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

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

没，賊鋒熾鋭，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❶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❷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

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

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❸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原校：一作「何」。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

❶「權」，曾本校：「家本作『榷』。」
❷「財用足」，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財足用』。」
❸「未」下，原衍「而」字，今據衢本、曾本、影元本、衡本刪。

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❶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

❶「不」，影元本校：「一作『勿』。」

絶。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

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煑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産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人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争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争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

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苦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原校：一有「於」字。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原校：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己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

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説之法爲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争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原校：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

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❶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

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一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鋭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不爲」，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不自爲』。」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六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原校：一作「上封事」。書慶曆二年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原校：一作「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淺，原校：一作「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

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原校：一無此字。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説原校：一作「議」。不得以沮原校：一作「汨」。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原校：一本「治」作「致理」。

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❶中外原校：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原校：一作「困」。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原校：一作「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原校：一作「平」。一

❶「伏見」，原卷後校：「一作『臣伏見』。」

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原校：一作「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盗賊，今盗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原校：一作「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原校：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原校：一作「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❶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

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原校：一作「最」。闕者，❷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❸故不覺其少。❹何況原校：一作「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原校：一有「用」字。之臣。❺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

❶「所採」，原卷後校：「一作『年來』。」
❷「伏思」，原卷後校：「一作『臣伏思』。」
❸「惟善」，原卷後校：「一作『蓋善』。」
❹「少」下，原卷後校：「此下一有『也』字。」
❺「敢言」，原卷後校：「一作『敢曰』。」

何謂三大弊？❶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原校：一有「煩而」二字。不信，賞罰原校：一有「行而」二字。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原校：一作「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原校：一有「二帝」二字。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❷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❸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❹威振夷狄，❺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原校：一作「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原校：一作「輩」。在其左右。❻此二帝者，原校：一有「凡有所爲，後世莫及」八字。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

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原校：一作「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❼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

❶「大」，原缺，今據「三」下原校「一有『大』字」補。
❷「漢武」，原卷後校：「一作『漢武帝』。」
❸「立功」，原卷後校：「一作『收功』。」
❹「服遼」，原卷後校：「一作『破遼』。」
❺「威振夷狄」，原卷後校：「一作『威加四海』。」
❻「房杜」，原卷後校：「一作『王魏房杜』。」
❼「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原卷後校：「一作『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

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强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强臣之患，❶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原校：一作「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爲，❷然何所憚而不爲乎？原校：一作「何憚而久不爲哉」。若一日赫然執原校：一作「奮」。威權以臨之，則原校：一作「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柰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❸臣請言三弊。

夫言多變則原校：一有「俗」字。不信，令頻改則原校：一有「下」字。難從。原校：一作「人」。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原校：一作「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原校：一作「咸」。相謂曰「且未要原校：一作「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原校：一作「官」。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原校：一作「文」。牒縱横，上下莫能遵守。原校：一作「稟」。中外臣庶，原校：一作「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原校：一有「一」字。也。

用人之術，不過賞罰。原校：一作「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用人」，一作「人君」。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原校：一作「也」。太祖時，

❶「今朝」，原卷後校：「一作『方今外』。」
❷「聽」，原缺，今據「願」下原校「一有『聽』字」補。
❸「一事」，原卷後校：「此上一有『而』字。」

原校：一作「臣嘗聞太祖皇帝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❶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原校：一有「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九字。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原校：一作「分明」。皆如此也。昨原校：一作「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原校：一有「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八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❷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❸威原校：一作「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原校：一有「二字」。也。

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❹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原校：一有「兵額空多，所用者少」八字。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原校：一作「効」。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原校：一作「法」。往來州縣，愁原校：一作「怨」。嘆嗷，既多是老病小怯原校：一作「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原校：一作「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原校：一作「効」。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原校：一作「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原校：一作「路」。然而鐵刃不剛，原校：一作「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

❶「問」下，原卷後校：「此下一有『蓋』字。」
❷「皆當斬罪」，原卷後校：「一作『法皆當斬』。」
❸「所」，原卷後校：「一作『是』。」
❹「言」，原卷後校：「一作『舉』。」

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❶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虚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原校：一作「無實」。之法教老原校：一作「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原校：一有「三」字。也。❷

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原校：一有「直」字。言原校：一有「其」字。大者五事。

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❸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❹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吕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原校：一作「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争，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原校：一作「萬人」，下有「其佗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原校：一作「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❻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❼原校：一無此字。為今計者，原校：一作「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

❶「造作」，原卷後校：「二字上一有『蓋』字。」
❷「則」，原卷後校：「一作『此』。」
❸「兵」，原卷後校：「一作『師』。」又「九」，原卷後校：「一作『六』。」
❹「兵」，原卷後校：「一作『衆』。」
❺「只用」，原卷後校：「『用』字下，一有『兵』字。」
❻「而」，原缺，今據「少」下原校「一有『而』字」補。
❼「愈少」，原卷後校：「一作『爲少』。」

減兵則破賊。❶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❷加又原校：一作「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勑勵諸將，❸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數。❹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原校：二字一作「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原校：一作「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

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原校：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原校：一作「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原校：一作「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❺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原校：一有「委之要地」四字。授之兵柄，❻

❶「破賊」，原卷後校：「一作『破虜』。」
❷「當」，原卷後校：「一作『得』。」
❸「勑」，原卷後校：「一作『飭』。」
❹「四」，原缺，今據「得」下原校「一有『四』字」補。
❺「至於」，原卷後校：「一作『以至』。」
❻「授之」，原卷後校：「一作『授以』。」

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❶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原校：一作「爲報」。又下有「又何患於無將哉」一句。此二事也。

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原校：一作「塞」。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原校：一作「兵興」。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❷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❸不過十八萬，原校：一作「十萬人」。尚能困其原校：一無「其」字。國力。況未若原校：一無二字。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原校：一作「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原校：一有「而」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原校：一有「而」字。無將原校：一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原校：一有「惟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二句。此三事也。

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

❶「賢豪」，原卷後校：「一作『英豪』。」

❷「漢武好」，原卷後校：「一作『昔漢武帝好』。」

❸「勒兵」，原卷後校：「一作『耀兵』。」

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勑勵諸將，❶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詗原校：一作「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原校：一有「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十一字。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原校：一無「此」字。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原校：一無「力」字。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衄，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原校：一有「不以臣言爲狂密」七字。詔執事之臣，熟原校：一作「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

❶「勑」，原卷後校：「一作『督』。」

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原校：一作「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偏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❷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❸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原校：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原校：一有「以」字。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原校：一無上十字。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原校：一作「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原校：一有「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十字。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原校：一作「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原校：一作「誅」。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❹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强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

❶「仲尼曰」，原卷後校：「一作『語曰』」。

❷「豈無材智之臣」，原卷後校：「一作『非無材智之人』」。

❸「拘」，原卷後校：「一作『循』」。

❹「糾舉之術」，原卷後校：「一作『糾案之法』」。

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❶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别，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

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原校：一有「不材」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❷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内，四夷攻於外，❸事勢如此矣，❹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原校：一作「惟陛下留計，狂直甘俟誅夷」。臣脩昧死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右言事書，凡「一作」者，皆江鈿《文海》本，疑是初稿，不若集本之善，故難盡從。姑摘其大概如此，後人亦可推公改定之意矣。

❶「緩」，原卷後校：「一作『縱』。」

❷「天文變」，原卷後校：「一作『天災見』。」

❸「於外」，原卷後校：「一作『其外』。」

❹「事勢」，原卷後校：「一作『事理』。」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七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書　八　首

荅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康定元年

脩頓首再拜啓。急脚原校：一作「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原校：一有「卑情不任欣慰之至」八字。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爲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

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原校：一有「之工拙」三字。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原校：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

不知兵事，竊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屢於諸公間略聞緒言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願不爲浮議所移」。

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原校：一有「此在明哲，豈須獻言」。然尚原校：一作「但」。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❶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原校：一作「亦宜」。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原校：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夏公又以見舉。某孤賤，素未嘗登其門，非執事過見褒稱，何以及此？媿畏！然某已以親老爲辭，更無可往之理，惟」。幸察。原校：一有「焉」字。

荅李詡第一書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原校：一有「非」字。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爲原校：一作「與」。吾子辯，況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爲

❶「知義」，原卷後校：「此下一有『可用』二字。」

原校：一作「與」。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説焉？人還索書，未知所荅，慚惕慚惕。脩再拜。

荅李詡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説。

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説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❶

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絶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

❶「究」下，原卷後校：「一有『凡』字。」則「凡」字當屬下讀。

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

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説，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説，事無用之空言，原校：一作「文」。此予之所不暇也。

或有原校：一作「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❶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

❶「邪」，原卷後校：「一本作『而』。」若是，則當屬下讀。下句「果惡邪」同。

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❶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❷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原校：一無此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❸景祐四年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荅，❹宜遂絶，而再辱書；再而未荅，宜

❶「混」上，原卷後校：「一有『善惡』二字。」
❷「勤」，原卷後續校：「一作『勸』。」
❸按：原卷後注云京本《英辭類稿》所收答樂秀才二書，「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今作「原卷後增校」，列于校記中。
❹「當之」，原卷後增校：「『之』，或作『時』。一無『當之』二字。」

絶，❶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❷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虚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禄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❸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❹惟恐不悦于時人，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❻爲此則受禍，❼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❽僕天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禄仕而竊名譽者，❾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❿方欲取榮譽於世，⓫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勑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

❶「宜絶」，原卷後增校：「二字上一有『益』字。」曾本有「益」字。
❷「切切」，原卷後增校：「二字一作『勤』。」
❸「遺業」，原卷後增校：「二字一作『道』。」
❹「浮薄」，原卷後增校：「一作『浮巧』。」
❺「悦于」，原卷後增校：「一作『悦於』。」
❻「爲彼」，原卷後增校：「二字上一有『蓋』字。」
❼「受禍」，原卷後增校：「一作『獲罪』。」
❽「不易」，原卷後增校：「一作『未易』。」
❾原卷後增校：「一無『者』字。」
❿「先輩少年」，原卷後增校：「一作『今先輩年少』。」
⓫「方欲」，原卷後增校：「一作『方將』。」

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❶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❷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❸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❹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荅。幸察。

荅吴充秀才書 康定元年

脩頓首白先輩吴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❺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

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毁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❻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原校：六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有所責，原校：一作「求」。得原校：一無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

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❼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學者

---

❶「如其」至「之士也」，原卷後增校：「一作『如其器焉，直可齊於漢之士也』。」

❷「慎不可學」，原卷後增校：「一作『又不宜學』。」

❸原卷後增校：「『今』字下，一有『予』字。」

❹「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原卷後增校：「一作『雖有言，安能取信於先輩哉』。」

❺「何以」，原卷後校：「一作『孰能』。」

❻「先輩」，原卷後校：「二字一作『矧如足下』。」

❼「鮮焉」，原卷後校：「一作『鮮矣』。」

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❶讀《書》者如無《詩》，原校：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原校：此字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原校：一有「於」字。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原校：三字一作「彊區區力作」。言語，此原校：一無「此」字，有「而宏博不及孟、荀之雄者」十字。道未足而彊原校：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原校：此句一作「又溺其悦也」。故愈力原校：一無此二字。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原校：一無「此足下」以下一句。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原校：一作「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原校：一作「下」。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原校：一有「何患不至」四字。

先輩原校：一作「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悦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景祐二年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

❶「讀易者」，原卷後校：「三字上一有『使』字。」

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

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❶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❷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

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原校：一作「陛」。上，❸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❹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原校：一作「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

❶「也」，原卷後續校：「一作『矣』。」
❷「不」，原卷後校：「一作『未』。」
❸「殿階上」，原卷後校：「一作『陛下』。」《宋文鑑》作「殿陛上」。
❹原卷後校：「一無『者』字。」

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原校：一作「請罷」。以此辭焉可也。

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❶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

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

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❷

與曾鞏論氏族書 慶曆六年

脩原校：一有「拜」字。白。原校：一有「曾君先輩足下」六字。貶所僻遠，❸不與人通，辱遺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

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原校：一作「族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

❶「百十」，原卷後校：「一作『百千』。」
❷「幸察焉」，原卷後續校：「一作『幸賜察焉』。」
❸「僻遠」，原卷後校：「一作『僻絶』。」

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❶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絶者，❷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鄫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鄫氏者是也。❸

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❹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不能周悉。❺幸察。

荅宋咸書 至和二年

脩頓首白。州人原校：一作「吏」。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❻而又苦心勞神原校：一作「疲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原校：一作「考」。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

❶「當仕」，原卷後校：「一作『當在』。」衡本作「當在」。
❷「亦未有」，原卷後校：「一作『亦少得』。」
❸「鄫」，原卷後校：「一作『繒』。」
❹「茶鹽使」，原卷後校：「此下一有『時』字。」
❺「不能周悉」，原無，今據「究」下原校「一有『不能周悉』四字」補。
❻「儒者之於學」，原卷後校：「一作『學者之爲工』。」

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六經非一世之書也，❶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原校：一無三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原校：一本二字作「之於學」。勤矣，原校：一有「其於經至矣」字。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

脩學原校：一作「性」。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原校：一作「失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原校：一本二字作「行有日」。怱怱不具。原校：一本「具」字作「得盡所懷」。惟以時自愛。❷廬陵歐陽脩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附〕與樂秀才第一書景祐三年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册，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爲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爲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

❶「六」，原無，今據「而」下原校「一有『六』字」補。
❷「以時」，原無，今據「惟」下原校「一有『以時』字」補。

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

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内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爲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顔回同一師，其爲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强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巧正見待，❶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爲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京本《英辭類稿》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録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

❶「巧」，衡本作「方」。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八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慶曆二年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删修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説，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説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説不合于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説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

豆，耳不聞弦匏，❶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弟，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脱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内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

❶「匏」，《宋文鑑》、衡本作「歌」。

爲田幾井，容民幾家？ 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 民之貢賦幾何？ 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 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 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 此其一可疑者也。 秦既誹古，盡去古制。 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 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 其果不可行乎？ 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 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脱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 此又可疑也。 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 三代之治，其要如何？ 《周禮》之經，其失安在？ 宜於今者，其理安從？ 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❶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原校：一作「訓練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原校：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❷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爲繁原校：一有「且勞」二字。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

❶「諸侯大小」至「建宗廟」，原卷後校：「一作『諸侯之國大小數千，皆建□邑，立宗廟』。」

❷「縣」，曾本校：「家本作『郡』。」

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原校：一作「均」。民，刑以防之，原校：一作「姦」。此其淺者爾。原校：一有「蓋不可專用也」六字。今自宰相至于州縣原校：一有「之」字。一作「至内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原校：一有「況民之泯泯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久矣」二十五字。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原校：一作「大者煩而勞，細者簡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原校：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夫，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❶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説有異原校：一作「戾」。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

❶「記」，衡本作「説」。

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原校：三字一作「人告」。必改，故曰「改過不悋」。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爲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嘉祐二年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原校：四字一作「能弭」。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原校：一作「未有」。如《禹貢》之爲書原校：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爲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横壠、商胡再決，三十餘年，

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原校：「聚」字，一作「事期」。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禜、原校：一作「蜡祭」。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説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弟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❶遠取諸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爲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地不均」則「穀祿不平」，❷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

❶ 「諸」，原無，「取」下原校「一有『諸』字，下同」，今據補。下「諸」字同此。

❷ 「井地」，原作「井田」，今據原卷後校「『井田』，一作『井地』」改。

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民田矣，❶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説攸聞。」《書》、傳之言，❷其戾如此，而原校：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説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税賦之原校：一有「法，穀禄之」四字。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❸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説，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録乙鳥之生商，❹《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宫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鸜鵒」，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暨「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説，自啓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虚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爲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

❶「民」，原無，今據「名」下原校「一有『民』字」補。
❷「言」，原卷後校：「一作『説』。」
❸「聞其詳也」，原卷後校：「一作『聞其説』。」
❹「乙鳥」，衡本作「元(玄)鳥」。按「乙鳥」即「鳦鳥」，亦即「玄鳥」。

諭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禄、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禄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

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❶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❷原校：一有「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上孰我知」，原卷後校：「一作『上或不我知』。」

❷「古」下，曾本校：「宣和本、蘇本有『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于古』十二字。」

歐陽脩全集卷四十九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原校：一作「五龍祈雨」。文寶元元年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

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原校：一有「之」字。重事也，原校：一無此字。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爲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爲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脩原校：一作「吏」。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禄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原校：一作「吏」。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寶元元年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于漢孝景帝之神：

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后耘耔。」又行見老

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爲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❶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爲罪又甚於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饗！

祭桓侯文 景祐四年

謹以彘肩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

農之爲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❷稔則租賦科斂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爲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原校：一作「高阜」。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没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慶曆五年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

❶「令」，曾本、衡本作「今」。曾本校云：「吉本作『令』，今從諸本。」

❷「遇」，衡本作「過」。

各即其封。祀薄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脩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況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既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尚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滁州。慶曆七年。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原校：一作「于城」。已成而圮。原校：一作「壞」。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原校：一作「藏」。靜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原校：一作「救」。否當且待。原校：一作「有待」。

又祭城隍神文 滁州。慶曆七年。

雨之害物多矣，而原校：一作「惟」。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原校：一作「已」。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❶原校：一作「成城」。不能知原校：一作「爲」字。雨。惟神有靈，可與雨原校：一作「以與」。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原校：一作「厥」。職，無媿斯民。

❶「知人」，曾本校：「宣和本、蘇本作『成城』。」

祈晴祭城隍神文慶曆七年

昨者王倫爲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脩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弊，防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咎必有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當有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内，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漢高祖原校：一作「城隍廟」。文滁州。慶曆七年。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原校：一作「民怠」。慢，則懼神罰。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可補，敢不勞厥躬？咎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滁州。慶曆七年。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靈原校：一作「神」。而言曰：

吏有常職，來官于滁原校：一作「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❶ 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原校：一有「也」字。孰宜愛其原校：一作「滁」。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

❶「不三四歲而易」，原卷後校：「一作『不過三四歲』。」

而犯威靈也。❶ 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 吏於凡小事猶皆原校：一無此字。 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 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❷ 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原校：一有「爾孰難而孰易」六字。也。 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爲也。 況滁人原校：一作「民」。 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原校：一作「神宜愛之深也」。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化不測之能也。 吏誰敢與神較，而原校：一無此二十三字。 脩輒原校：一作「敢」。 以此爲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 其政原校：一作「某政之」。 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黷，神宜降殃於原校：一作「于」。 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 民之幸也，脩之願原校：一作「幸」。也。 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慶曆七年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

古之爲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 故勸農節用，均豐補歉，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 一遇天災，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 今乃不然。 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 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干神。 賴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及遠邇。 神之大惠，如何可報？ 吏之大過，如何可

❶「威靈也」，原卷後續校：「一作『威靈者也』。」

❷「無所感動」，原卷後校：「一作『雨不可得』。」

逃？惟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

潁州。皇祐二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

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慤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説於神，雖其有請，宜不原校：一作「無」。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爲，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説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兹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

原校：一作「簡肅公」。

文

寶元元年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

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原校：一作「三」。年，卒追前言。生死原校：一作「死生」。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

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位則難期。惟其行己，敢言是原校：一作「自」。師。

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葬不

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原校：一作「舍人」。文康定元年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祇役于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

嗚呼謝公！原校：一作「公乎」。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❶脩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原校：一作「甚困」。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還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原校：一作「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

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❷嗟夫！爲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原校：一作「何」。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亡。

滑人來迎，脩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

❶「初」，原卷後校：「一作『間』。」

❷「力」，衡本作「助」。

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饗！

祭薛質夫文 大理寺丞薛直孺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癯。莖華雖敷，不菂而枯。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曰命矣夫。在聖猶疑，況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縗，慕無孺孤。奠觴爲訣，已矣嗚呼！尚饗！

祭叔父文 慶曆四年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四叔都官之靈曰：

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絏，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尹子漸文 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源。慶曆五年。

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

嗚呼！天於原校：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夭壽。苟百年者亦死，❶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❷

❶「年者」，原卷後校：「一作『年之』」。

❷「常存」，原卷後校：「一作『長存』」。

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説；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己而推天？禍福吉凶，原校：一作「壽夭」。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原校：一作「誰」。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❶哀以辭而永送。尚饗！

祭尹師魯文 慶曆八年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原校：一作「出處」。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胷。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

❶「莫及」，原卷後校：「一作『莫返』。」

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没。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慶曆八年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胷，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原校：一作「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

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悦其外，不窺其内。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❶原校：一作「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藴而不見，遂原校：一作「遽」。以没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毁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

❶「壞」，《宋文鑑》作「碎」。曾本校：「家本作『碎』。」

脩曩在場屋，公爲先進，既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伸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觴而已。尚饗！

皇考焚黄祭文

男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

脩不肖，不能紹稟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禄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弟者四，❶今謹以告。惟是褒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饗！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弟」，影元本、衡本作「第」。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　居士集卷第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嘉祐元年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

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巵。十年再見，公老予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原校：一作「秖」。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❶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鍔。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訃已在門。昔者罇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爲訣，夫復何言！尚享！

祭資政范公文 皇祐四年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

❶「韜」，原卷後校：「一作『韞』。」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好訐；❶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群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毁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原校：一作「度」。夷行險止。

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毁易，理又然歟？

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鷇，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

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毁，没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争？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嘉祐二年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

士之進顯於榮禄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閑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

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

❶「公爲」，衡本作「謂公」。以下三句中「公爲」，衡本均作「謂公」。

以爲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猒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洏。尚饗！

祭吳尚書文 嘉祐三年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

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原校：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

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原校：一有「惟」字。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原校：一作「往」。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原校：一作「次」。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梅聖俞文 嘉祐五年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

乙未，具官歐陽脩謹率具官吕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原校：一作「出」。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顔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尚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黄祭文 嘉祐七年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人之告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

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禄。材薄任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光閟德，發耀有時。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

❶「兀然」，衡本作「無幾」。

此朝廷所以推仁廣恩，而爲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祇畏，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

官有職位，❶繫身于朝，不得瞻望松楸，親執籩豆，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

祖、祖母同詞。

皇考太師祭文 嘉祐七年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

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禄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粤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尚饗！

皇妣太夫人祭文 嘉祐七年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滎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

❶「位」，衡本作「任」。

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曰：

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❶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禄，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烏烏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哀愴之情，謹遣兄之子嗣立以告。尚饗！

祭宋侍中文 治平□年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原校：一作「智」。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司之信。輤車其行，❷禮備哀榮。奠觴爲訣，脩等之誠。尚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治平四年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臣歐陽脩伏覩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

伏惟大行皇帝至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

❶ 「柏」，衡本作「楸」。
❷ 「輤」，衡本作「輀」。

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翣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獺之薦，冀仲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絶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原校：「祭」，一作「弔」。治平四年。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敭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❶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册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峥嶸，而埋藏於地下者，原校：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産靈芝而原校：一作「之」。九莖。柰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横，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

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

❶「共」，衡本作「俱」。

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胡太傅文 治平四年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

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栢，凜凜寒標。他人磨礲，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饗！

祭劉給事文 熙寧元年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

嗚呼！金百鍊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

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胷。尚饗！

祭丁學士文 治平四年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毁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蹔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没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

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饗！

祭吴大資原校：一作「長文」。文 嘉祐二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侍郎吴公之靈曰：

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玉堂，❶早接儁遊之末；紫樞黄閤，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原校：一

❶「金門」，原卷後校：「一作『金馬』。」

作「廬」。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釂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尚饗！

祭蔡端明文 治平四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孜，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公君謨之靈曰：

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鋭而意氣横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禄及親，人以爲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悦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卧病於苫凷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況於親戚朋友乎！況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

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饗！

青州求晴祭文

原校：「求晴」，一作「祈晴」。熙寧二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

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仁，憫斯民之若此也，❶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穫得以時，而民足食，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爲請。尚饗！

居士集卷第五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之」下，原卷後校：「一有『苦』字。」

{
"filename": "MTQwOTEyMDE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091201.zip",
"filesize": 88098689,
"md5": "8fdeb04f995d59fe4a58ac08b82819d4",
"header_md5": "4826551d5c4801c8c85c801d47199ef5",
"sha1": "a56b4f506c72a838e08d3455a8d3f3acf2ad9cc1",
"sha256": "10ba83c5c1d69f669b9c5572cbc35568756bac1a7d2324a85bbe4761a9d0ab33",
"crc32": 922259854,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12921857,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731,
"pdg_main_pages_max": 731,
"total_pages": 740,
"total_pixels": 427528192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